序

辭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紅樓富女詩証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為之紅樓夢焉嘗思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乘檮杌其事則聖賢齊治世道興衰述遒真直筆讀者有益身心至于才子之書釋老之言以及演義傳奇外篇野史也。

竊古假名人情好題編者託詞譏諷觀〻娛耳目今夫紅樓夢之書立意以賈氏主甄姓為賓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即幻幻即是夢書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詞無妄誕說夢豈無荒誕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賈寶玉之頑石異生應知琢磨成器無乃溺於閨閣幸耳關雎之風尚在林黛玉之仙草臨胎逆料良緣會合豈意摧殘蘭蕙惜乎標梅之嘆猶存似而不似恍

然若夢斯情幻之變互矣天地鍾靈之氣寔鍾于女子詠絮丸熊工容兼美者不一而足貞淑薛妹為最鬟婢嫋〻秀穎如此列隊紅妝釵成十二猶有寶玉之癡情未免風月浮貶此則不然天地乾道為剛本秉于男子簪纓華冑垂紳執笏者代不乏人方正賈老居尊子姪躋〻英年如此世代朱衣恩隆九五不難功業華褒此則亦不然是則書之似真而又〻于此作者之關舊套開生面之謂也至〻

用事物之間婚喪喜慶之類儼然大家
事有重出詞無再犯其吟咏詩詞自屬清
不落小說故套言語動作之間飲食起居之
事竟是庭闈形表語謂因人詞多徵性其詼
諧戲謔筆端生活未墜村編俗俚此作者工
於叙事善寫性骨也夫木槿大局轉瞬興亡
警世醒而益醒太虛演曲預定榮枯乃是夢
中說夢說夢者誰或言彼或云此既云夢者
宜乎虛無縹緲中出是書也書之傳述未終

餘帙杳不可得既云夢者宜乎留其有餘不盡猶人之夢方覺兀坐追思置懷抱于永永也

甲辰歲菊月中浣

夢覺主人識

紅樓夢

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劃薔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蠏咏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問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四十三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悞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狼虎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窻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吒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寃決獄平兒情權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思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梅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强羞説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絶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妬婦方

紅樓夢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illegible]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愧則有餘悔又無益[illegible]大

然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祖
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飽之日背父兄教育恩
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
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我之罪固所不免然閨閣中本
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併使
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
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
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亦可
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

曰假語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荒唐也無稽崖無稽也煉成高經十二丈照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照應副十二釵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女媧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根故道

補天之句 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煉煅……哉人生……）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這是真像非幻像也）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奇詭險怪之文有如髯蘇石鐘赤壁用幻處）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好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之不大歡喜）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伏長安大都）詩禮簪纓之族（伏榮國府）花

柳繁華地伏大觀園溫柔富貴鄉伏紫芝軒去安身樂業何不再添一句云譬個爲世情痴作主人曰昔子房後謁黃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隨此石而去余今見此石亦悵恨不能隨此石而去聊供閱者一笑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不知投奔何方何處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

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悲歡離合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取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

自已說有些趣味故遍寫在此意欲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庭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技亦無班家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吾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吾師竟假借漢唐等年號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吾不借此套者反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故情理便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

文者甚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汚人妻女[illegible]淫兇惡不可勝紀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illegible]人心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illegible]千篇一例且其中不能不仍涉於淫亂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人在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字樣敷陳滿紙故逐一看去易生厭怠竟不如我半世親聞親見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將他們去比前代書中

所載之才女名媛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解悶也有幾首歪詩俗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也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富者又懷不足之心即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人世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心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害

腿脚奔走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通同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事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

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沒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句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出處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以下…石…記之文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妙…的口…惜米…

紅樓夢 第一回 六

頹不遇此石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閶口先云勢利伏甄封二姓之街內
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綿為士隱火後伏筆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
狹世路寬平者少人皆呼作葫蘆廟糊塗也故假語從此與爲廟傍住着一
家鄉宦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姓甄真假之甄寶玉亦借此音
後不註名費廢字士隱託言將真事隱去也嫡妻封氏風因風俗來情性
賢淑深明禮義八字正是寫後日之香菱見其根源家中雖不甚富貴然
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本地推為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為望族敘事有層落因
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
竹酌酒吟詩為樂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復寫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

欽典異

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猶云應憐也)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熱日無多)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說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人歷

也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人笑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全用幻有絳珠草一枝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時有赤瑕宮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者以此命名確極○點紅字玉字二神瑛侍者單點玉字也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能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竟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水為湯飲食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

甚至五内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妙極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況世之人乎趣甚警甚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總悔輕舉妄動之意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點幻字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又出一警幻皆入關鍵處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覌者至此掩卷細思歷來小說可曾有此句千古未聞之奇文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餘不及一人總部之主惟二二人

也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記述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道人道趣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塲功德那僧道正合我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

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說旣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固不可洩

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蹟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四字可思）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疊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隐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醒得無痕不落舊套）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姆抱了英蓮走來士隐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鬬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所謂萬境都如夢境同看也）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此則見幻緣）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隐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奇怪所謂情傳也）又、士隐

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才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況天下之男子乎。看他開卷所寫之第一個女子便用一二語以爲終身得知托言寓意之旨誰爲獨寄興於一情字耶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煙消火滅時伏後文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隔壁二字極細極險記清）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假話妙）表字時飛（實非妙）別號雨村者（雨村者村言俗語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來也）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

[illegible]一
男

子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献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士隱慌

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誆駕之罪畧坐弟即來陪雨村忙
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
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
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
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八字
是矣雖無十分姿色却有動人之處更好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
之小說滿紙羞花閉月等字這是雨村目中又不與後文相似雨村不覺看得呆了古今
窮酸色心尤重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
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

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是莽操遺容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這方是女兒心中意中正文又最恨道今之小說滿紙紅拂紫煙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今古窮酸皆會替婦女心中取中自己妙極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一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

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
知雨村自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
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却又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寫士隱愛才好客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
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
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這是弟一首詩多少香奩閨 後文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亦為傳詩之意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遂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

道旣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寫雨村窮途氣象不俗）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欵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圞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飲乾過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落套矣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寫士隱如此豪人全無一些粘皮骨骨氣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寫雨村真是個英雄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是宿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又周到之此因使人過去那家

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　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寫雨村真令人爽快）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士隱令家人霍啟（妙附起也此因事而命名）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

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問卜不思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寫出南直致禍之實病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五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

政存

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勦捕田庄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風俗也本貫大如州人氏言風俗大縣如是也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大緊情如是風俗如是也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封

肅便半用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
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
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
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此等人多極　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
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
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
拄了拐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
足道人瘋狂落拓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好
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

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艸枯楊曾為歌舞場珠絲兒結滿彫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臥鴛

鴦一段妻妾迎新送故倏恩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金滿箱銀眼
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已來喪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一段訓有方保不日
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一段一女兒後
無況生前空為籌畫計筭痴心不了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打卜憐
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一段功名陞黜強奪苦爭喜懽不了亂哄你
方唱罷我登場總收古今億萬痴人共歷此幻場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認
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嫁
衣裳苟能如此便能了得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幇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

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
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雨點
鬟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
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
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大
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
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回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即在冷子興一人即俗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儘一二回不能得成何文事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略出其半便閱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人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

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
若使先敘出榮府正人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
友至一僕其死板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筆哉今先
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累贅開
手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
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於子興口中一出
閱者已洞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細一
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

水燃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是虛敲旁擊之文

却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麽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illegible]封

家各各驚荒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 衆人忙問端的原来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綫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丢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我尋回來為葫盧家伏線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 嬌

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

在女兒前一力攛成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

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乃封百金贈與封肅又

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好生過活以待訪尋女兒

下落士隱家一段小小榮枯至此結所爲真不去假爲來也 却說嬌杏那丫鬟便

是當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

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妙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相對照

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

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 是

偶因一回顧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慢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且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　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此亦奸雄必有之態）交代過公事將　年

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却自己擔風就月遊覽天下勝蹟已伏下至金陵一節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鹺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蓋云學海文林也總是暗寫黛玉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十二釵所出之地故用真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

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　没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賈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濟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鹾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

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脩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鐘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却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

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
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
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
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奇
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
我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
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
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
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

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定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

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蹟那日進了石頭城點眼妙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葱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

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得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

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已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至此五代如今敬老爹是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乜　敢來

管他的人（伏後文）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illegible]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因湘雲故及之）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記真湘雲祖姑史氏太君也）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家務（伏下賈璉鳳姐當家之文）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隨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

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上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青埂頑石已得下落矣）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正是寧榮二處支譜）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先愛如珍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小世上

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一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千古奇文）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

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
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忙
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
異若大仁者到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
治世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
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
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
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
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隆之

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

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皆

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

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裡自己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那兩個字號還尊貴無對呢你們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時必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

斯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来後来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莫不是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得好些遂得了密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呼姐妹起来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来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

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姐妹都是少有的

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

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一是

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爺庶出名探春小

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賈敬之女）因史老夫極

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皆續復

（前文未及正詞源三疊）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

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

豔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大

紅樓夢　第二回　十三

小姐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一排的却也是從弟兄而来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這女學生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三個

這是極小的又没子長一輩的妳妹一個也没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的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于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現在

乃叔政老爺家住帮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様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兩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説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説話竟多吃了幾杯兩村笑道説着别人家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窻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閉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

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紅樓夢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央

煩賈政兩村領其意而别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之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脩下薦書一封托内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内兄信中註明不勞吾兄多慮兩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

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復醒一筆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兼

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内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

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帮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個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黛玉自忖之語）身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〻盛

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

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箇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次有層于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　銀

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　以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者黛玉也哭箇不休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乃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邢氏這是你二舅母王氏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李紈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来可以不必上學去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媽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

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為迎春寫照）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為探春寫照）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眾人

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言
談不俗身体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
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
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
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
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
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
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親
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此和尚瘋瘋癲癲了

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賈母道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為後菖菱伏脉）叫他們多配

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

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斂

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蕩無禮心下想時只

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

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飛仙子頭上戴

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

赤金盤螭瓔珞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

窄褙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為熙鳳寫照）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

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麽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

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要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跟他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

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麽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来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昔晚上想着再叫人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昔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很漏鳳姐是個當家人）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来了邢夫人一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

紅樓夢　第三回　八

早有衆小厮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未識黛州能乘此否）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是那邊的軒俊壯麗再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為大觀園伏脈）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

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總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

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
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嬤嬤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
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
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
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
堂屋中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
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
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

上設着三尺来高青緑古銅鼎懸着待漏随朝墨龍大
畫一邊是鏨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
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金字跡
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蒔拜
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
東邊的三間耳房内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入房[illegible]来

臨窻大炕上鋪著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著香盒右邊几上汝窰美人觚内插着時鮮花卉茗盌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嬤嬤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打量這些丫鬟們粧

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
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鬟走來笑道太太
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
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
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
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
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
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

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尚未回來晚間你見便知了你已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侄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了因陪

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的豈有得沾惹之禮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夏廳北邊立着一箇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子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

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飲熙鳳安箸
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
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
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
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就坐了賈母命王夫
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坐右手
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
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
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

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們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响了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

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及至進來原是一箇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刀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正是

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見過来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即轉身去了一回再来時換了冠帶頭上週回一轉的短髮即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弾墨襪厚底大紅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盻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手韻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寳玉極確其

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

皮囊　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　愚頑

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凄凉　可憐辜負

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

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

狀

却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点点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别重逢的一般

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没有

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没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麽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駡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姊姊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說没趣如今来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

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戴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

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箇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姐命人送了一頂藕荷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箇是自己的奶娘王嬤嬤一箇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一箇二等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

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鬟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因寶玉

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寔憂鬱　是晚寶玉李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說今日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應如此訓傷感來還甘露

水也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
纔安歇次早起來看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
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
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
委探春等却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
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
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
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回

紅樓夢第三回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取名賈蘭今年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有書

者先伏下文李紋李綺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為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卻以紡績女工為要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工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于此日有這幾個姑娘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

下乃是两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拐來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拏兇犯以

扶善良存沒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 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麼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

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
輕省耐不得寺院凄涼景況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
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
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
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
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榮
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
忙問何為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 有一
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

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一欸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寧國榮府二公之後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有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

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在籍］豐年好大雪［隱薛字］珍珠如土金如鐵［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只得具衣冠出去接迎有頓飯工夫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早為下半部伏根］今告打死之人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

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箇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不是寫馮是寫英）淵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立意不近男色也不再取第二箇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

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箇半死都不肯収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箇稀爛抬囘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為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

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单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要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一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之我哄他

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況他是箇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薛家

若賣與第二家遂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

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正為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箇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箇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呢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寔不忍為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

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

只説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子令其寔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勿

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稱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狥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此事皆由葫蘆廟内沙彌新門子所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

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
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箇獨根孤
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
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
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
字終日惟有鬭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
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
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
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

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念只留心針指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

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事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筭舊賬再計新支其寔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以點檢下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

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視為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謠咱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

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咱們且住下再
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
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會子反一窩
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
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
每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
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的收
拾身子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
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為尔既

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都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娘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

說叙了一番契濶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務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

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静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道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倒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

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

且素性瀟洒不以俗事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别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正是

漸入鮑魚肆　反惡芝蘭香

紅樓夢第四回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来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迎春惜春探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

了一個薛寶釵（欲出寶釵却先叙二玉然後轉出寶釵三人方可鼎立行文之法又一變）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别（如此反謂愚痴蓋從世人眼中寫出）因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卧故略比别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

求全之毁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泪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元春消息動矣）賈珍之妻尤氏乃治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寶

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
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
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
有一嬤嬤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
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
些個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
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
道我怎麼沒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
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

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般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進房如夢境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

擺設就合着他的意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寶玉臥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一個再見秋紋二個新出晴雯三個新出麝月四個新出四個丫鬟為伴秦氏便分付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此夢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妙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

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蹁躚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

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迴風舞雪珠翠之輝
輝兮滿頭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
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
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
華服兮閃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篆美彼
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
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
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
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来 何方信

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携帶携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想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

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士隱曾見此匾對而僧道不能領入留此回警幻邀寶玉後文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你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

再四看這司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着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數十箇大橱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橱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

人說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驚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録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録矣寶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

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

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

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辯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兎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

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户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上有一枝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氷永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

漏天機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醒點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

絳珠為誰觀者思之故我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

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細玩此句）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嬛捧上茶來寶玉自

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嬛來調棹安椅設擺酒饌真是

瓊漿滿泛玻瓈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肴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塡傳奇之曲

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
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
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
平
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
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
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
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
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紅樓夢　第五回　古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

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

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
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
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
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
驕奢淫蕩貪還構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
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

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

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
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
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
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
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
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
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

印戚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黄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

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

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
色不淫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
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
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
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
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紀
尚幼不知淫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别
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
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

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

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
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
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
至次日便柔情綣繾軟語温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
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
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
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
要緊（點醒世人）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
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

花乃木居士撑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不怕我們在這裡（摟得無痕）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知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是

一覺黄粱猶未熱　百年富貴已成空

紅樓夢第五回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唬的忙褪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撚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

来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来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来襲人趁衆奶娘丫嬛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别告訴别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麽故事了是那裡流出来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强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

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伏下晴雯文）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

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取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

兒遂將岳母劉老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帮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

就顧頭不顧尾了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偺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刼去不成劉姥姥說道誰叫你打刼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已跑到偺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

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偺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祐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補前文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偺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

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麽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姥姥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麽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

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的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姥姥便起来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了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

的無不應承於是劉姥姥帶了板兒進城找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撣撣衣服又敎了板兒幾句話然後蹭至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談西的劉姥姥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脚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

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劉姥
姥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
却在家你從這邊遶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姥姥謝
了遂携着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
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玩耍的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
個孩子在那裡廝鬧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
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麽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
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
當上的劉姥姥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

你跟我來引着劉姥姥進了後院至一院墻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姥姥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閑話又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

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姥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

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聽了便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往走這一遭兒

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姥姥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麽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

心眼子再要賭口氣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伏下文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姥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偺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

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来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来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来等奶奶下来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来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来上了正房台堦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毡簾（是冬天）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

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俱從劉姥姥目中看出）劉姥姥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記清）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寫豪門侍兒）只得（字法）問個好讓了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吃了

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恍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兒有煞用呢正訣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想是已時）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

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姥姥一把掌打了閙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姥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

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炷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茶時

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麽不早說劉姥姥已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麽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

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

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　話畢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麽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姥姥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說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

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為何来只得忍耻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来少不得說了剛說道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来了鳳姐忙止道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响進来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才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没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

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　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了

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個妥當人来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别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兒回来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来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賈蓉方慢慢的退去這劉姥姥身心方安妙從劉姥姥目中寫来○度至下回方又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〻為别

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哪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裡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

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
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
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
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
沒空過了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
他便有什麼說話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
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
間劉姥姥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的道
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　能意

思我已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六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用去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

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呢憑他這樣你老拔一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姥姥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

我的娘你怎麽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　王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麽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姥姥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紅樓夢　第六回　十九

紅樓夢第六回

紅樓夢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擛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

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娘長篇大套的說些家々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了丫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

有什麽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為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鈔從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麽海上

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　釵

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匀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癩

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錦

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剩下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寶丫頭的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

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是這們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嘆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来近日賈母說孫女

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
解悶却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
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
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廈內
聽呼喚默坐迎春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侍書二人
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鐘周瑞家的便知
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
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
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

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嬛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卻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嬛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秃歪剌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

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為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越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

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　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攝手攝脚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姐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叫彩

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兒偏生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

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着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壻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

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别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

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麽呢怎麽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合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凉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

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甬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就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僧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人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

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又沒有什麼事
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
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
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
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
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
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
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
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鬟等

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就先笑嘲一陣一手攜
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
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
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
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
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
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的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
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寶叔
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

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伊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跌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潑辣貨形像還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不笑話我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没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

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强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才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靦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的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　主意

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illegible]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坐起說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

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曾遭我塗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艷婢驕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我言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

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寳玉道寳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採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寳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問寳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寳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舘家父年紀老了賤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為

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

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

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你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

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水半碗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

廳口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脚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

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

個楸番細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
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
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
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
裡藏衆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
魄散便罷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
鳳姐和賈蓉也遠遠聽得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
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是什麼
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 不什麼

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道細問等我回了太〻仔細搥你不搥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紅樓夢第七回

紅樓夢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賛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趂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即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

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遶遠路而去當下眾嬤嬤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嬤嬤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

向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沾光也妙單聘仁善于騙人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妙夢遇坡仙之處也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妙蓋云無星戥也與倉上的頭目名

戴良妙云大量也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亦錢間花之意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麽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去了閑言少述

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娘室中來見薛姨娘打點針黹與丫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丫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麽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

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的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語安分隨時自云守拙（這纔是寶釵正傳與前寫黛玉之傳一齊參看各各極其妙各不相犯）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

姨娘安又問別的姐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一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託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清埂峯下何如只見大如雀卵体燦若明霞色瑩潤如酥膩五色花紋纏護又看官們須知道這亂是大

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註明）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

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為誚

通	通	
靈	靈	莫失莫忘
寶	寶	仙壽恒昌
玉	玉	
正	莫失莫忘	
面	仙壽恒昌	

通	
靈	一除邪祟
寶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玉	
反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面	三知禍福

圖式

圖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是心中沉吟神理）念了兩便方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又引出一個金項圈來卻在侍女口中流出妙）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補出素日眼雖見而實未留心）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

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不離不棄
與莫失莫忘
一對



芳齡永繼
又與仙壽恒昌
一對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余亦謂是一對不知支干中四柱八字可與卿亦對否）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味兒（不知比羣芳髓何如）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氣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

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玉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

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蓬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去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

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𣳚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駡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浪酒閒茶原不相宜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

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鬟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搪搪寒氣那李媽媽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湯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戰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煖來方飲間黛玉磕着瓜子兒只

抿着嘴兒笑可巧黛玉的小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多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兒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的身子寡弱經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媽

不知道幸虧是在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說就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是沒有爬爬的從家裡送個手爐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了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媼激醉了的無怪乎後文一笑）寶玉聽了此話

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嬤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

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切還尖我這話算個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是接前老爺問書之語）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們你們在這

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鷄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吃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完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一我

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將這大紅猩氊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別人者襲人晴雯之輩也）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扶頭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

上斗蓬罷若使寶釵整理顰卿又不知有許多文章寶玉聽了方接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麽不見衆人不敢直説他家去了只説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 寶

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么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才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過那府裡去囑我貼在門斗上怎麽忘了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手冷我

替你撻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說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二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撅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見

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生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他就叫人送了家去了　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上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上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可謂閑茶與前浪酒相照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

瑯一聲打個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碰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也也

好我們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戴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鐘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

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温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付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是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

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手因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挪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自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

聽寶玉之好日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閙争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紅樓夢第八回

紅樓夢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丢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

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麽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添炭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

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已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總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

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眾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

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

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

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
日方撒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麽不去辭辭
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原
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
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
有帮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為
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
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又兼
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鐘一住三五天和自己重孫一

撥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寛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侄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秦寶二人來了

都生的花朶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靦腆溫柔未語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纒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

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伏下、又金榮）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羡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

寓榔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唬的忙回顧時原來是個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

問他道你咳嗽什麽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麽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麽先讓我抽個頭兒僧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麽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

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覇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去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弃于金近日連香玉亦巳見弃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帮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更不

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

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
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
那些不得志的奴僕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
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了些口聲
不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
出寧府自已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
又聰敏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
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
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

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相畢又推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

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日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膝屁股不膝管你毬毬相干橫竪沒膝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

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爭要去
抓打寶玉秦鍾尚未去時從腦後颼得一聲早見一方
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
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
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坐誰知
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
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
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
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

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摜了来終是身小力薄却摜不到反至寶玉秦鍾桌上就落下来了只聽豁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

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

等四個一頓擣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沒禮似的依我的

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〻〻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別

人家來得偺們側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

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道爺也一用自已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遂往火裡奮茗烟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自已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

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强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

忍得一時忿　終身無惱悶

紅樓夢第九回

紅樓夢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散了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伏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

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裡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呢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纔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

爺一年也帮了偺們七八十两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我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産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幷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

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是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麽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問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禮這金榮的

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說罷别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麽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温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麽没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

知怎麽經期有兩個多月没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說眼睛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𢩐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麽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樣一個媳婦兒這麽個模樣兒這麽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没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

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靜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總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

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麽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

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
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
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
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
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
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妹
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
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
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

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麽說的尤氏答道倒没說什麽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没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悮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群大夫那裡要得一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麽說他也

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
輪流着到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個吃
了他不見效到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
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
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
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
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
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
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是

喜是病又不知有方碍無方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况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瞧的等得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

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
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
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
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隲文給我好好的
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强百倍
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
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
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

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
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
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
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
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
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
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
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
了老爺名帖去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可

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合府上的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了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

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為是我

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胗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胗畢了說道伏們

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夘間必

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扶持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呢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的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

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愆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致十日不等都長

過的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

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二錢土炒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黃芪三錢

香附米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二錢炒　真阿膠二錢蛤粉炒

延胡索錢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前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是不錯的

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紅樓夢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来先是賈璉賈薔到來看了各處的

座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台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

悶看着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敬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說道他這

個病得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

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還活着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欵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

了甚歡喜說這總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来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麽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

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来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女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座裡都笑起來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嗽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

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荒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二叔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礼单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媳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

氏道也是總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兒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

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合我好的如今

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有了公婆跟
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
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
去呢寶玉正眼瞄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
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倒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
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覺流下来
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
子反添心酸倒不是来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了說寶

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這樣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三兩遍鳳姐兒纔向秦

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着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况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裡去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

紅樓夢　第十一回　七

来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説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説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帯着跟来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来只見

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經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踈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

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緻一步步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道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

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

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来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来請奶奶来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

寶玉合一羣了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捴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同住罷你坐了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单來讓鳳姐兒点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合親家太太点了好幾齣了你点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

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点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了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

于是說說咲咲点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車傍侍立都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正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

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心焦且說賈瑞到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痛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

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你後日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麽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

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半日頭說道這什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也該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

老〻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纔纔的說别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麽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唫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没有什麽事麽平兒方端了茶

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十的
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
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啐了
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兒平兒
回道這瑞大爺是為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
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
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
起這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
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快請進來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知男人家見

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閑着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

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强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虫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别叫了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亦不方便你且去等

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怎麽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来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将

門檻了一撼閙得鉄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勾南北俱是大房牆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内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瞞他背着臉一溜烟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

外非飲即賭嫖娼嫺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慌只說往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沉是撒慌因此發恨捺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了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苦萬状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

失信賈瑞急的賭咒罰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不差〕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

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没有聲响心中自思道别是又不來了又涑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拉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咲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

是賈蓉奇絶真燥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説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脱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体只説好侄兒你只説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説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説畢翻身出來

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就

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别嘐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裡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嘫喇喇一净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冷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麽了少不得撒慌說黑了失脚掉在

茅廝裡了一面即到自已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想思尚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還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

作烧白日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
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
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佈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
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
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
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
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
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
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

紅樓夢　第十二回　七

着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再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來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着聲兒叫喊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

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頭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搶背者乎）取出一個兩面皆可照人的鏡子上面鏨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想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徜徉而去

衆人昝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寳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𡃤得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麽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畨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一睁眼鏡子從手裡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

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
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
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
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
落下来仍睜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
了衆人上来看看已没了氣身子底下氷涼漬濕一大
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
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毁此鏡遺害人世不小遂命駕
火来燒只聽鏡内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

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正哭着那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堂中搶鏡入手飄然去了當日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于鉄檻寺所謂鉄門限是也為秦氏停柩作引子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凑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帮助到也豊豊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為

身染重病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

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痴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事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

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獘便是有了罪已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

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
我與嬸嬸好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
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
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
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
平輩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
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

思莫不悲號痛哭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笑（與鳳姐反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

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　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㻉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　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　哭

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闔家大小遠見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意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

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另設一壇于天
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業
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設五十衆高僧五十
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
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
盡弃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恣意奢華看
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
尋好板便說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桅木出
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

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要就抬了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的見

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頭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愿為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將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轉疊法敘前文未及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中甚不自在可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

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看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

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子收了道回去送與户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就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

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兑還是送到內相府裡戴權道若到部兑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伏下文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賈珍令賈蓉次日

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告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珠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筭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

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亂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

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

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
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
法决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
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嬸不看
侄兒侄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
被人恥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着心中已活了幾分却
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
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

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面管照管照便是我有不知的請示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

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
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為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
總好不要存心怕人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
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
既這們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
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
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
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
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

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麽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來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

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三回

紅樓夢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

們裡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册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册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点了一点數目单册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衆

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窻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
道既請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
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
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点兒管不
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面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罷便
分付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
看完又分付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
內单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
分作兩班每日单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

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单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单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单管收祭禮這八個单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户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担帚一草一苗或去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

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摠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降絆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要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点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香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匙鑰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

然賞你們的說畢又分付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担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趂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槩都蠲了鳳姐自已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煎了

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分付
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
天按時刻過來点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
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
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
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眾青
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
鬧那鳳姐知道今日人客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妝

拾完倫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嗽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攙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却似斷線之珠滚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

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点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悞了你比他們有体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

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

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

時放下臉來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眾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銀米吩咐散了罷眾人方各自執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又伏下文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于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眾恐秦鐘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來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

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

紅樓夢　第十四回

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我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子生痛還攔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糊裱去了

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册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

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㬥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人前不及細問賈璉心中只是記罣待要回去奈爭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 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撿点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 打折你的腿赶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又早天明忙梳洗過

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
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
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
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
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
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
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
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
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

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鎭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卧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日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

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脚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閙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赶新做出

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一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

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蓆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

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孫子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此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往

駐札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
轎内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自大賈
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
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
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
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為快今日
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
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水溶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
流跌宕不為官俗國体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

不免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
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四回

紅樓夢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説寶玉擧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戴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擊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叅見水溶忙從轎内伸手攙住見寶玉戴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点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

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水溶水溶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絲縧親自與寶玉戴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

資質想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

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了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水溶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寗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

記罣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别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寶玉聽了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王那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轅馬岔入人羣往北而

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只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回避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在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者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

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点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續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厮們又告以紡線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妝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厮忙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果

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經去了寶玉帳然無趣伏下文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子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户人家那庄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線之女走不多遠却見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咲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

車上只得以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

說笑間忽已趕上大殯早已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

鐵檻寺中僧衆已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

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

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

一謝過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

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

也到晌午方散完了這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

道場方去呢那是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

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同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鉄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陰陽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参商有那家艱難安分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勢尚排塲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鉄檻寺下榻獨鳳

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靜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所謂縱有十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此意可會）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靈罷了那秦鍾只跟著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靜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

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高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

秦鍾笑道這可是没有的話寶玉道有没有也不管你
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丢開手秦鍾笑道這又
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
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
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
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
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
人雖未上手却也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
鍾笑說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

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

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
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
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
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
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
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
說一個女兒要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
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
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相契

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這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靜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点子手段也是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来

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那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篷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点子事在别人眼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

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些也不勾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体才是一路奉承的話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鐘趂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自個在那裡洗茶碗秦鐘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再這麼我就叫了秦鐘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作呢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

遠水救不得近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把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唬得魂飛魄散倒是那人蚩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到不依咱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illegible]中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illegible]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賬

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因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　宿無語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

可以完了靜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兒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々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兒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遥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

紅樓夢　第十五回　十一

話下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回再見分解

紅樓夢第十五回

紅樓夢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書偏生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却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

倫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卻養了一個和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重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不

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

眾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廳廊下佇立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概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于面于是都按品大妝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

赦賈珍亦换了朝服帶領賈薔賈蓉奉侍賈母前往于
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秦氏生魂先告鳳姐矣獨
有寳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
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
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
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
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寳
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系兩

府近日如何熱閙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畧有些喜意細問緣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零苓香串珠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忙無片刻閒空見賈璉路遠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

紅樓夢　第十六回　四

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撢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叅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裡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我

若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点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点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鬥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况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

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番更不成個体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没見過世面誰叫大哥錯委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来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偺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

房裡人鬧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呟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了碗裡望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着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那姨娘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着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他不上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

一般了我倒心裡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此處係平兒倒鬼）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找出來花

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胆花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面前只謊說香菱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娘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好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嬤執意不肯平兒等早與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

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没的到吃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來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奶奶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們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

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跐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荅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見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

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赸笑吃酒說胡話胡話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

是別悞了正事總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
親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賈璉笑道這才
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
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
呢我已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
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
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貼体萬人之心世
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
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

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抛離父母豈又不思想之理而父母在家思想兒女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体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内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

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

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化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照應綱盛）（案前文）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

甄家㖊喲喲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說也這樣的豈有不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嗽了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

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嗽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体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

費事且倒不成体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娉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個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

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没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走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呌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

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用賈璉点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嬸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話聽獃了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賬兒給我兄弟帶去按賬置辦了來鳳姐

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徑去了這裡賈薔也忙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語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

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處

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点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節畧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点人丁開冊

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
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
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
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
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
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
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明
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
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

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裡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更衣到外邊車備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内室唬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

見奏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轉展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採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罣着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吒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

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麽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大可發笑）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

亦無益于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　第十六回　十七

紅樓夢第十六回

紅樓夢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

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睹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偌大景緻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

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
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
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
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便生疏了縱擬出
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没意思
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
則存之劣則删之未有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
日天氣晴和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
先往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傷

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厮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不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

先東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艸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

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遊那一邊出去方可徧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於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演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了寶玉道常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

終勝雎今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
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
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多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
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奬
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
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
木深處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数步漸向北邊平坦寛豁
兩邊飛樓揷空雕甍綉檻皆隱于山拗樹抄之間俯而
視之則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

三港欵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于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于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况此處雖云省親别墅亦當依此制之

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及至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堪你且說你的來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来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萬縷香

賈政聽了点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

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那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

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雎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眾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亂道先說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眾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怎麽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

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来儀四字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来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尚緑　幽窻棊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向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巳

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
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
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
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
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 桶取 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
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粧蟒綉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
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
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湘妃

竹簾二百掛金絲籐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墻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

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拘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兒明日竟做一個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稍

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總相稱賈政與衆人都說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花頭見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

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人能
紀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
說的不過我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
引衆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
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向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
都忙悄悄的推寶玉叫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
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
知朱樓畫棟悪賴富麗爲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
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

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為也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做而成遠無隣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為地非其山而强為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

氣的喝命又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緑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出于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

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于是賈政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迂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

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墻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狠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艸或有牽籐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若此捴然不

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象草中也有藤蘿薜
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
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
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
異艸也有叫作什麼藿蒳薑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
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左太冲吳都賦
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蓮見蜀
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
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

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
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連着捲棚四面出
廊綠窻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煑茶
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
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
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
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

蕪滿院泣斜暉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云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便不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焦葉文猶緑不足為奇衆人道李太白鳳皇台之作全套黄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焦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説着大家出来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焕螭頭賈政道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説一面走

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想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磨折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

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相饒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做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槪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于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

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墻環護綠柳周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

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
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
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
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頗
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
想幾個什麽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
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
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
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說一樣遺

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修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隔一隔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槅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尒五色紗糊竟係

小窓倏尔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墻皆是隨依古董
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是懸于壁
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為怎麼做的
原来賈政走了進来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
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窓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
住回頭又有窓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仰面
也進来了一起人却與自己形像一樣却是一架玻璃
鏡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来
從此門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著賈政

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衆人咤異這水又從何而来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拗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来仍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前見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于是大家出来那寳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

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
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呢寶
玉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来抱住
說道今日虧我們老爺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来
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
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
強今免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
人道誰没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
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

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了知不曾難為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面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来一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之香袋拿起剪子来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来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却

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衣襟上将所繫荷包解了下来遞與林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

摟開手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来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裡賈母聽了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姐妹們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着荷包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聲笑了

寶玉道好妹妹　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也只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家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

物料賬目又有林之孝来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做的十二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于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自有兩個老嬷嬷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来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

神数于去冬圓寂了遺言説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他説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放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荅應着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頭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偺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脚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来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總全備了監督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兎以

及鵁鶄等已買全交與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了念佛經咒于是賈政方畧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准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来

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無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圍幙遮擋嚴整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

監云早多着的呢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時候再來也未為晚于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一時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的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

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来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向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宮扇又有金鎖提爐焚着御用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綉鳳鸞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来扶起賈母等那鸞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

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此石頭記自敘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非癩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能見這世面本欲作一篇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盛但恐入了小說家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一賛一賦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頌而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也所以倒是省了些筆墨卻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光景因點頭歎道奢華過費忽又見太

監蹕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是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色紬綾紙絹及通草為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匾皆係上回賈政偶一試寶玉之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之況賈府世代詩書來往文墨之士正自不乏豈無一二名手題咏竟用一小兒語

唐塞直以暴殄之家所為豈石頭記所表之寧榮府哉
據此是自相矛盾了須将作者原委說明方為了了

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来添了寳玉賈妃乃長姊寳玉為幼弟賈妃念母年将邁方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寳玉未入學房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教受了幾本書識数千字在腹中雖為姐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来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

雖非名公大筆然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愛弟所為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一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天仙寶鏡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窓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真是金門玉户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于是亦退三茶獻罷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

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得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礼其媳婦丫鬟等行礼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餘前信息皆知故有此問）王夫

人啟曰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命請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礼命免過上前各叙濶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欵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两處自有人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荅應母女姐妹叙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于内行叅等事又謂其父曰田舍之家虀塩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属之中豈意得

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祝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且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

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貴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来小太監引寶玉進来先行國禮畢命他進前攜手攔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来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華麗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

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歸座大
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羮把
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
園之総名曰大觀園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有鳳来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緑玉改作怡紅
快緑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

右帘在望賜名曰浣葛山庄　正楼曰大觀楼
東面飛楼曰綴錦閣　西面叙楼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個字的匾名十餘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
秋風荻蘆夜雪等名不可勝記又命舊有匾聯俱
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絕句云
御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賜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唫咏姊妹

韋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是出意外之喜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来自去搆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姐妹之上然自付亦難與薛林爭衡

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真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

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釆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釆勝蓬萊綠裁歌扇迷

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

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

出谷修篁時待鳳来儀文風已著宸遊夕教化應

隆歸省時屬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　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姐妹所及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彼時寶玉尚未做

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

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麽（乃翁前何多敏捷今見乃姐何反遲鈍未免怯才拘緊人所必有之耳）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想不到了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也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

在望一首因吁他抄録前三首却自已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姐姐做試官尚用鈴手 難怪世間之代倩多耳）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已所作的三首高十倍了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摇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
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
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倦紅粧夜未
眠凭欄垂絳袖倚石護清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
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

稞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
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
四首之冠遂將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
綵箋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令太監傳與外廂賈
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
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
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
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做

完了詩忙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伏賈宅之敗）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伏黛玉之死牡丹亭）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

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紬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等例行賞乃是上節略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

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姐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各式金銀錁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定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姐妹房中奶娘衆了

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

雙其餘彩緞百疋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及

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

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

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

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淚来卻又勉強笑着拉賈母王

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

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視一次見面是儘容易的何

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

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别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正是

　　豔入金溝細浪添　津橋楊柳綠纖纖

　　賣花聲動天街曉　幾處春風揭繡簾

紅樓夢第十八回

紅樓夢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此回寫出寶玉閒闖書房偷看襲人筆意隨機跳脫復又襲人將欲贖身揣情諷諫以及寶玉在黛玉房中尋香嘲笑文字新奇傳奇之中殊所罕見原本評注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今刪去以俟後之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幷回奏歸省之喜龍顏

甚悦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伏下病源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總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

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炮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閙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閙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于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閙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閙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

一坐便走開各處閑頑先是進内去和尤氏並丫頭姬妾説笑了一回便出二門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于跟寳玉小厮們那年紀大些的知道寳玉這一来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着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来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寳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内曾掛着

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内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紙窗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摟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地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麽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縹緻倒白凈

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踈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数也不問問别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来話長真正新鮮奇文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

万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作万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来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子再往這裡来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来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

姐去瞧他在家作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跑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維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侄女兒來家正吃果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来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来

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来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来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来説道你也忒胡鬧了可作什麼来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来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説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撞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来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説别要来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

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髒爺怎麽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來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箇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

仍盖好放與寶玉懐内然後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来襲人見総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沒有空去之理好歹嘗一点兒也是来我家一淌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穰吹了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華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盖過了（伏下後文）且說襲人見寶玉穿着大紅金䊵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因說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换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

往那裡去寶玉笑道原是珍大哥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来向他姐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来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着一遍仍與寶玉掛好了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

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花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于是仍進後

門来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任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殼偏奶母李嬤拄拐進来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鬟們只顧頑笑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不大進来你門越發没個樣兒了別個嬤嬤越發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体統了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

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顧玩笑並不理他那李
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
覺丫頭們總胡亂荅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嬤
嬤又問道這盖碗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吃了呢說畢
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
着的回来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
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
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
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

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来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李嬷道你們也不用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

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奶奶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姐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嬛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

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丢開取栗子来自向燈前撿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兩聲襲人道你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緫往你家来寶玉聽了忙笑道

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麽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麽叫人答應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兩聲正

不自在又聽襲人歎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姐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兒我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裡也

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麽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也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着呢且自我從小兒来跟着老太太先扶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扶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来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扶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

沒有的事那扶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得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强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俗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

十倍利弄了来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来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了的我就不該弄了来臨了剩我一個孤鬼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原来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肯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

們賣没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如今爹雖没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来再多淘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能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麽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

有施恩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扶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来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禁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

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為酥酪生事亦如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已也難說襲人笑道偺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

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些更

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銷謗只做出個喜讀書的樣子来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已不能解聖

人之書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来的這些個話怎怨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呌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胭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在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

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好快三更時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得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挣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盖

上被窩攊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了嬛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内静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来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閙了一夜今兒還没有歇過来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别處去閙會子再来寶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别人就怪膩的黛玉

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坐着偺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說道没有枕頭偺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来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髒婆子的黛玉聽了睁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来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

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見别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朶裡又大家不干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

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戴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来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

饒你了說着畨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来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来因問什麽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因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

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見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盖上面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因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緻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直不荅寶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

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
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来也
没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
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
又謅道林子洞裡原来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
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
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火須得趂此打刼些
来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回
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品最

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樣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

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道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滚在香芋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一個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說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而只認得這菓子是

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是你編我呢說着便擰得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

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
倒想不起来就别急的那樣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
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
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
的剛説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嚷吵起来正意

戲謔主人調笑僕　相合姊妹合歡親

紅樓夢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見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

叫他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赶過去寶釵一把拉住他道你别和你媽媽吵那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様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

似的哄人不哄了襲人先只道李嬷嬷不過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説病了纔出汗懞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来聽見他説哄寶玉又説配了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説你不信只叫別的了頭們李嬷嬷聽了這話越發氣起来了説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麽大

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强一面說着一面也哭起来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来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来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聽得後面一片聲譟動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来拉了李嬤嬤笑道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

管他們總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鷄快跟我来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嬤嬤脚不沾地跟着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發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来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欺眊兒又不

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殺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留不得了但只是天

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麽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麽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寳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寳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已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嬛們舖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寳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

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嬤嬤們鬥牌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文綺霞秋紋碧浪都尋鬧熱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射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麽不同他們頑去射月道沒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㲉你輸的射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扶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侍了一天這會子還

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看寶玉聽了這話
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
射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話頑
笑豈不好寶玉道偺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
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
射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
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
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
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

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射月身後射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射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来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射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你又来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事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来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射月悄悄的扶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

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来閒逛彼時正月内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来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同寶玉一樣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来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

了因拿起骰子来很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二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来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没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子們一搶

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别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麽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

何歆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鍾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了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因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

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麽這裡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竪那一件好就舍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不成你原来取樂頑的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聽了只得回来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那裡墊了踹窩来了賈環便說同寶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攆我来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盤下流没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没意思正説着可巧鳳姐在窓外過都聽在

耳內便隔窓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我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竪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你也是沒個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

子霸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
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多少錢就這麽樣兒賈環見問只
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
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
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
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
的為你這個不尊重的地方哥哥恨得牙癢不是我攔着窩
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来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
了豐兒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

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忙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

回房去了寶玉便跟了来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句話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来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来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這樣只會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

紅樓夢　第二十回　十

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来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来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温言来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来作什麽死活憑我去罷了横竪如今有人和頑要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来作什麽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替先也

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
舅姐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
你先來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
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疎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
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
我也為的是我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
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沉吟半日說道你只
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慪人難受就
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肷披

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爆燥就九
了黛玉歎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
說着只見湘雲走来笑道愛訛口字音哥哥林姐姐你們天
天一處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
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愛
哥哥愛哥哥的回来赶圍棋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
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還咬起来呢湘雲道他
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
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来你敢挑他

麽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短處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是他我那裡就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兒得一個咬舌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

話說史湘雲(玉)(此)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

跌了那(不)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

在門框上攔住笑道　這一遭兒林黛：

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

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罷)

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

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姐妹兩個尚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

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撩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不是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嗎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

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竪我不出門又不

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
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
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
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
稍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住一面
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
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
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
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

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因又怕史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啪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道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裡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麽勸都是耳旁風寶釵

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說話倒有些識見寶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們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以後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已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領斗蓬來替他蓋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目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

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吧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
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也
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
摸不着是爲什麽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
你勸我的是什麽話呢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
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
亂吃了一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
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
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間來麝月只得跟

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擡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呌什麽名字那丫頭答道呌蕙香寶玉又問是誰取的蕙香道我原呌芸香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寶玉道正經該呌晦氣罷什麽蕙香呢又問你姐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呌四兒不必什麽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花襲人三字在內說得有趣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拏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就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

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此上本莊子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

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毀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减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恋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若說襲人不來同卧固不成文字來同卧亦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是何神奇絕妙文字）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

人見他無晓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觧衣剛觧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麽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麽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

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偺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聲鵝鬬叫別人笑橫竪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扶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裡

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胗脉大夫便說替夫人

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虫猪毛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欵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

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以小厮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因他自小兒父母替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生得幾分人材見者無不羨慕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麗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童不曾

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魂飛魄散也不及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体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賈璉此時恨不

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髒了身子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别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裡去後

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縷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倒賭很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

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様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情人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

的心就合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樣的留神搜了一搜
竟一点兒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
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偺們搜着說了走
開去了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
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是的只許他
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
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
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
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有

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行得是的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一句木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裡跑出來隔着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

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笑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和你算賬賈璉聽了忙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作難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我有話和你說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紅樓夢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

就是例往年怎麽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麽想定了但昨日聽了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麽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查我就彀了我還怪

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做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的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

來做東這意思還叫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彀酒的彀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筭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和我啷啷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寃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

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大歡喜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一分不須繁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打起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

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𨁝着人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俗們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摺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

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
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偺們只管偺們的
別理他們我把把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
裡白聽白吃已經便宜還讓他們点戲呢說着大家都
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
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
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
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
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

這些熱鬧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筭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點降唇鏗鏘頓挫韵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得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听听寶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随緣化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称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

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于是大家看
戲至晚時方散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
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見因問年紀那小
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
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
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
道只点点頭不說寶玉也点了点頭亦不敢說史湘雲
便接口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
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听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

了說果然像得狠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樓把衣包收拾了翠樓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听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總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

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言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至賈母裡間忿忿的躺着去了寶玉沒有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

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倒底是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

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呢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玩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見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

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是回來躺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

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麽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麽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姐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麽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喜歡寶玉道什麽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

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又因填一隻寄生艸寫在偈後自己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

為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携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却不同湘雲分崩有意次日又與寶叙看寶叙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觧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來存了這個念頭都

是從我這一支曲子來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的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說二人果往寶玉屋裡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

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
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
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
米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
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
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
彼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來也不為出奇了只
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

不知不能呢還去叅禪呢寶玉自已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叅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罷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箇眾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

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
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進前一看
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
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
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並將賈環
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機心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
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
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
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

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麽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麽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箇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是一個枕頭

一個歟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做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他姐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来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娘丫鬟站滿李宫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蘭哥便問怎麽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李

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璉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品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懶與人共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所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

起便攙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納悶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

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送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

老爺斟酒寳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荅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著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此元春之謎才得徼倖奈壽不長可惜哉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寳玉荅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耳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妝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此探春遠適之讖也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此黛玉一生愁緒之意

賈政道這箇莫非是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此寶玉之鏡花水月

賈政道好好大約是鏡子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此寶釵金玉成空

賈政看到此謎明知是竹夫人今值元宵語句不吉便佯作不知不往下看了于是夜闌杯盤狼藉席散各寢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

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

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鉄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于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唤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唤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事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沒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

的䑛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已經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為

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
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裡
頭的規矩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
里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
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
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
寫了領子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
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三百兩賈芹隨
手拈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

拿了回家與母親商意登時僱了一個腳驢自己騎了又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園中景緻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寶玉自幼在姐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

命他也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尤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

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别吓他老子唬着他老嬤嬤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綉鸞綉鳳等衆丫鬟都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不自在你

也要奚落他趁着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魯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

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姐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

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究竟也無方碍又何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

老太太等你吃飯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一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吽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没有甚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付吩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别處覺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吽

你住那裡去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黛玉住了瀟湘舘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說寶

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姐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繡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蟇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窓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妓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窗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內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雲軒裡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鸘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兒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薄子

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着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就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玩煩了的不能開心只有這見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

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呌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肯不拿進去踟蹰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于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

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點出埽花仙女）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

地方髒的臭的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忙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真這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林黛玉把花具都且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

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借用得妙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

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落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此誓新鮮）說的林黛玉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而不秀一個銀樣蠟鎗頭（更借得好）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的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

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已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上只聽見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是原來姹紫嫣紅開

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聽曲子再聽時却唱到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

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流水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流水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女子畢竟女子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想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丁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他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

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况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紅

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
抵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
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
以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
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
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
還是這麼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
右勸也不改你道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也
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

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來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

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搖車的爺爺拄拐的孫孫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侄兒蠢認作兒子就是侄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

到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去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厮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倒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好規矩）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裡

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挲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

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麽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麽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麽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玩兒娘兒兩個說着不覺又晚飯時候調開棹椅羅列杯盤母女姐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姐妹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一段為五鬼魘魔作引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麽事情賈璉告訴

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走必須當日去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

紅樓夢　第二十四回　五

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的名義可思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為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数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

們這小鋪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鑽幾個錢弄的穿的吃的我看看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得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作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

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的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

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斤麪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世情寫透）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

一把扯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管打降喝酒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睁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個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凭他是誰

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隣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親我便罵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也也罷你也不必愁煩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若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裡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

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教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

也十分希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稍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裡去了的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來者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已吃了還留飯在那裡叫小了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

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寶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素喜奉承當排塲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

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罣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若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侄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子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

紅樓夢　第二十四回　十

錢現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别說今年貴妃宫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嬸娘一遍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的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

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点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

邊儀門外綺霰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厮看見了他都總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茗烟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麽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了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别的小厮都頑兒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

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茗烟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外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茗烟也就趕出來問怎麽樣茗烟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紅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麽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

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茗烟道這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没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呢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茗烟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

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窓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日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嬸娘如今嬸娘既知道了

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麽不成了多大點兒事躭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

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霰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了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不在話下這裡賈

芸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似此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着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浪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的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

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嬤嬤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你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道我在後院裡纔從裡間的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

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個鬢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那丫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認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不做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茗烟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

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浪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ㄚ頭便忙迎去接那秋紋碧浪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别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咤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别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麼小紅道我何

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便啐了一口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浪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偺們都别要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說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単讓了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

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帷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麽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浪俱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寳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作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

樓 第二十四回 七

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語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暗的思量番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

帕子我拾在這裡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轉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紅樓夢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紅

第二十五回

一

玉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性情因此納悶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著出神一時下了牕子隔著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䟐出了房門只粧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為一枝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著忽見碧浪來請

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紅玉便向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著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攊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著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

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燭花又叱金釧擋了燈亮衆丫嬛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見王夫人和别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他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道我

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
出來了彩霞咬著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
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著只見鳳姐兒
來了見過王夫人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
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
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
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
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攀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
說矩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

只是揉搓一會開上酒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去說著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荅理兩眼只向著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見的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要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臘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聽寶玉嗳喲

的一聲滿屋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矗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脚鷄是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你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帮着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

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荅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你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竪有一塲氣生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赶著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

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
却把臉遮了搖手吽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瞧
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
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
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
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
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
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
便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管包好了這不過

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俠鬼跟著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道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婆道這個容易只是多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

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油再有幾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

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為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經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吽人来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閒逛去了一時来到趙姨娘房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姨娘正粘鞋呪馬道

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趙
奶奶給我些綢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
歎口氣道你瞧那裡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好東西也
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就挑兩塊去是了馬道婆
便挑了幾塊掖在懷裡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
了五百錢去你可曾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道婆道
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
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力不足馬
道婆道你只教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

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看了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馬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說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

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
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
馬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人
明不敢怎樣暗裡也就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
聽這話裡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算
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
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
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
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

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麽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麽東西麽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麽個明白人怎麽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治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麽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零碎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

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叫了一個心腹了頭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己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婆道你先拿去作個香燭供養馬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契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褲腰裡掏出兩個紙人兒來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掏出幾個紙剪的青面鬼來叫他併在一處都掖在他二人卧床上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

夫人的丫頭進來道馬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閑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鵑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一同信步出來看庭前綠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廻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

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茶葉狠好寶玉道我嚐了嚐不大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茶呢林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鳳姐道我那裡還多著的呢黛玉說我叫了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

茶葉就使喚起人来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
怎麽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
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李紈笑道我們二嬸
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
的討人厭罷了說了又啐了一口鳳姐道你替我們家做
了媳婦少些什麽指寶玉道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門第
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玷辱了你黛玉起身
便要走寶釵叫顰兒急了還不回来去了倒沒意思說
著站起来拉住纔至房門口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

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去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得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著要走寶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

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嚇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于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賈政邢夫人賈珍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光光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

瞪著眼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了刀擡回房中平兒豐兒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著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荐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二人並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裡更甚因此那些婆媳了

鬟都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著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

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做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睁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們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如同摘了心肝的一般趙姨娘在旁勸了幾句咁賈母罵了一大頓且說若寶玉死了我只同你們算賬賈政聽了上來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忽有人来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著大罵問是誰咁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閙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

了一句南無解宽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来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如何模樣

一足高来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命請了進来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来醫治的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未能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来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聽説便進内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出来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

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硬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煆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卧室上檻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佯佯不理出門已不見

了只得依言而行二人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了
說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
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
什麼寶釵道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
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
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
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人再不跟着好人學
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
欲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紅樓夢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强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已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

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䆫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紅玉聞聽在䆫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来罷佳蕙聽了跑進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裡給林姑娘送錢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

知多少你替我收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来紅玉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且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来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說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樣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渾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

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著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可氣晴雯綺霰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眾人

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麽樣收拾房子怎麽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紅玉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

來吃說著向紅玉擲下回轉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倒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著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擡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罷紅玉道他等著你

你還坐著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著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走來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卻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了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

來終是李嬤嬤道他又不痴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李嬤嬤道我有那樣的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棍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筆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

前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著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著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

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恁様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裡面隔著紗窓子笑説道快進来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内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燗爍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説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靸著鞋倚在床上

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将書擲下早堆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著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材容長臉面穿著銀

紅襖子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兒不是別個卻是襲人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都把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了他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

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著些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麽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総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

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倒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

玉問墜兒知是紅玉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呢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怠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慌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

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裡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

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纔不演呪說著順著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著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把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

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著了寶玉纔走上来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林妹妹睡覺呢等醒了再來請剛說著黛玉起来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說著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麽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麽黛玉道我沒說什麽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呢我都聽見了二人

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面哭著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

校夢　第二十六回　十

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茗烟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麽茗烟道爺快出来罷橫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墻角邊一人呵呵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道要不說姨

父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茗烟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觧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這麼說就完了寶玉道噯噯你越發該死了又向茗烟道反叛肏的還跪著做什麼茗烟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

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来的這麽粗這麽長粉肥的鮮藕這麽大的西瓜這麽長這麽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栢香燻的暹羅豬魚你說他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麽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著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来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

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著

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来是庚黄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将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麽看不真寶玉将手一撒與他看道便是這兩字罷其實與庚黄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菓銀的正說著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

寶玉便知是神武将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荅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著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鋼山教兎鶻梢

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幾盃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的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

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著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相懇之處說著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

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入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

吃他叫他留著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
配吃那個說著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
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
来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来了心裡要
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来見寶釵進寶玉的
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来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
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各色来但見一個
個文彩炫燿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
院来那門閉著呢黛玉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

絆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内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内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别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麽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

要髙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借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淚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

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来這林黛玉秉絶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鵶一聞此聲俱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䰟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伊軋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来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樓夢

第二十六回

十七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紅樓夢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著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鴈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

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自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用話來相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

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大姐探春香菱與眾丫鬟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

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鬧了他來說著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請了安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况且林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罷了倒是回來的妙想畢

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滴翠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檻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隔子糊著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

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著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荅道我已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麽謝他又回道你别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麽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没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道說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

的罷你要告訴别人呢須說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嗳呀咱們只顧說話看有人来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咱們在這裡他們只當咱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咱們也看的見就别說了寳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燥了况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寳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

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窓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的我要悄悄兒的唬他一跳還沒有

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是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

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著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凈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丫頭今兒没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

全惧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等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窰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說撤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

從山洞裡出來站著繫裙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紅玉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的只見晴雯綺霰碧浪紫綃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餵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

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們還睡覺呢碧浪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著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霰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著將荷苞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

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著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認著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纔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

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推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說

的這麼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揑揑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減斷說著又向紅玉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

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兒比你大的大的趕著我叫媽我不理今兒是擡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

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歲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是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我從前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

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情也得見識見識剛說著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們昨

兒可告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去處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

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去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有叫你寶玉笑道没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没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

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出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撩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是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是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

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了那一回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

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

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麽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聵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麽難處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為什麽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著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丢

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著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著他說著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兒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

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咽嗚之聲一面數落著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訴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二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泪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脅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収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强於汚草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収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

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茫無所知逃出這大造塵網去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

西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道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著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

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日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急急的加了烹調收拾精緻干干淨淨各樣鮮菜時物收著等著姑娘到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的到我這

心裡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頭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想著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著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景

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著怎麼樣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倒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脫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咤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

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
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
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
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了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
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
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
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
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了得罪了事情
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

笑二人正說話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

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没聽見有個什麽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座的人都笑了寶釵抿著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

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别的不用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也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不筭為奇只在羣藥裡筭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著擺手兒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說你别

吽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
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手一拍說道我
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著忽一回身只見
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
著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棹子聽如此說
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
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
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
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

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沒有散的花兒上也得掐下來給我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沒法兒只得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的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起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褁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

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裡
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番尸盜骨的作了藥
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
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
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
他圓謊他質問著我王夫人道寶玉狠會欺侮你妹妹
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
著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
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

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著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你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著吃齋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已先跑到棹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輛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

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著二則也記罣著林黛玉忙忙的要茶嗽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羼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著蹬著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厮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

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筭個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麽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紅玉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得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麽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

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来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著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你跟著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著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是吃了飯這麼控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

還不好呢再變他一變黛玉便把剪子一撩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去抹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了

說著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著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林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總不理寶玉又問了頭們這是誰教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關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弥陀佛赶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茗烟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

紅樓夢　　第二十八回　　十

衣裳去就自已先往書房裡來茗烟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茗烟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茗烟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茗烟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茗烟鋤

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思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托所以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先命唱曲兒的小廝

們過來讓酒然後也命雲兒過來敬酒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著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新樣兒的梯己新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壇何如雲兒聽話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丢下想著你來又記掛著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唱一壇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壇

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

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痛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

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寳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

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背地裡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来終身指靠誰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

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崩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盃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

道悲什麼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 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呵呵笑道該罸該罸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

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有好的了聽我說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道 女兒樂一根𣰆𣰆往裡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悞了別

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灯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千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

畫暖眾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
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念
起寶貝來蔣玉函忙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
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
可不是寶貝是什麼呢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著寶
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
該罰該罰說著說著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
玉函等不知原故猶問緣故雲兒便告訴出來蔣玉函忙起
身陪罪眾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

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棋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意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

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的聊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著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著二人道放著酒不吃兩個人逃出席來幹什

麼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来纔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丢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就幹這些事也不該

拿著我的東西給那些混賬人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漚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會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扔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

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宫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

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著一個香如意一個
瑪瑙枕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
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和
數珠兒別人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
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
這是怎麽樣原故怎麽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
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别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
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麽就錯了你的是在
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的老太太說了明兒叫

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輸說著便呌紫鵑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著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呌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

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
道除了別人說什麽金什麽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
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
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麽誓管你
什麽金什麽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
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
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
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
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的多心我再不的

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會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呢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

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
你的那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見寶玉問
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
下來寶玉在傍邊看著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羡慕之
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自已沒福得
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
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
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釵褪了串子下來遞
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已倒不好意思丟下

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登著門檻子嘴裡咬著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經不得風兒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著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妨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麽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来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

的什麽没看過的戲我就不去了鳳姐道他們那裡凉快兩邊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来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麽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了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来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

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而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
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
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
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
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
道還是這麽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
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
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
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

了去因此李宫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单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盖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

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綉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画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來金釧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嬷〻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烏壓〻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

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〻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村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硼斷了我的扇子咭〻呱〻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見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胎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

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来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来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肏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来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来都喝聲叫拿〻打〻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来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

爋花的沒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説忙道快帶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説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来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爋剪跪在地下亂戦賈母命賈珍拉起来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説不出話来賈母還説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别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

層的瞻拜槪玩外面小厮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
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来吽人来帯去給他幾
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来領了下去賈珍
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厮們見問
都一齊喝声說吽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
跑了来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不
承望来這麽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帯了你的那院裡去
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幺兒們多挑幾個
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

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到不了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個小厮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又眼向着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

趕賈璘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墻根下慢慢的
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
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
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聲要馬
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
又罵小子綑着手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
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
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

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

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来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来
賈珍忙去攙了過来那張道士先呵〻笑道無量壽佛
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没到
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
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别
的倒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
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来的少東西也狠干淨
我說請哥兒来逛〻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
在家一面回頭叫賈玉誰知賈玉解手去了纔来忙〻

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麽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麽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好也沒一個像他爺爺

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
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没赶上大
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一呵ミ大
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
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
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得過
但不知老太太怎麽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
太示下緫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
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

今也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罷了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鵞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見奶奶在這裡也没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来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

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来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来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来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净的怎麽拿用盤子潔净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説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来了衆人聽説閧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麽常常的説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来一

舉兩用却不為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来托出去給那些遠来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麽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麽就帶他去瞧了呌他進来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歳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的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来放在盤内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各處遊

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
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
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可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
這是他們各人傳道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
不稀罕只留着在房裡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
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〻如意或有歲
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貝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
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
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

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個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於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纔方退出這裡

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站了東樓衆了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麽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来至外邉預備着伸表焚錢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寳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邉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已玉帶上用

手內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麽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〻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麽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〻有心不管什麽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着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

向心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裡揣著卻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都倒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便向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戴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果然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来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做什麽我不過没事來逛逛一句話未了只

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来了原来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赶過正樓来拍手笑道嗳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說咱們娘兒們来閑逛〻人家只當咱們大擺齋壇的来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得不預備賞封了剛說着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樓来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来送禮賈母纔後悔起来說又不是什麼正

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〻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〻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〻聲〻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

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

寶玉聽了便向前来丈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
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来寶玉又道昨
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証我一句我
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
上日的話来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
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
苦来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阻了你的姻緣你
心裡生氣来拿我煞性子原来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
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合黛玉耳鬢厮磨心情相對及

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

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
白有你你心裡竟沒我心裡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
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
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
玉你只管了然自有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無毫
忽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
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
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
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

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要知我的心你方是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踈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来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来咬牙恨命往地

下一摔道什麽撈什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
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摔碎便回身找
東西来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說道何苦来
你摔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来砸我二人鬧着
紫鵑雪雁等忙解勸後来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来奪
又奪不下来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
人忙赶了来纔奪了下来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
西與你們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黄了眼眉都变
了從来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〻拌

嘴不犯着砸他倘或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来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来紫鵑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来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

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
行氣輳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
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
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
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
玉的手氷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
麼委曲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
就丢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
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扇暑見三個人都鴉雀

無声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来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免强笑向寳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来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接了玉道何苦来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寳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竪不戴他也没什麽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

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
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甘連了他
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来告
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来瞧他兄妹
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
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
進来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来又沒為什
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
你們不小心扶侍這會子鬧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將二

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夜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戴了

還得我穿了他終戴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
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趂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
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
寃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
小寃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寃
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凴這兩個寃
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
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
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寃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

今忽然得了這句話頭好似叅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厮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你還罵小厮們蠢不能体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麽着了明兒初五日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麽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

常一樣這麽也好那麽也好那寶玉聽見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囘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劃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知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

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總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ミ的為什麼不來我

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〻可大好了紫鵑道
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
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来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
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来由不得傷心了止不
住滾下淚来寶玉笑着走進床来道妹〻身上是可大
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荅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
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叫傍
人看見倒像是偺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来勸
偺們那時節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

打要罵凴着你怎麽樣千萬别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萬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别叫人知道偺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别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也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麽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

親妹〻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〻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脹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登〻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一聲兒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泪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泣自嘆

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淚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帯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已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来向寶玉懐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淚寫盡寶黛無限心曲假使聖歎見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處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黛玉一支手咲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ミ扯ミ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

涎皮賴臉的連個裡也不知道一句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妨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跳了進来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們好了没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巳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来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日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illegible]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

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呼他們做什麽有我扶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咲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已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咲對訴倒像黃鷹抓住了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那裡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裡都咲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咲道大哥〻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

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々不知我病倒像我懶
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閙了姐々替我分辯分辯寶釵
咲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
弟兄們日々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咲道
姐姐知道体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
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
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
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々比楊貴妃
原也体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

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訕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

也趣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我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負荊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荊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

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問道人說你們大暑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吒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臉辣〻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看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体的由

着人説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巳没趣又見黛玉来問着他越發没好氣起来欲待要説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説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巳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声從賈母這裡出来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来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着針線都打肫兒王夫人

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〻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〻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〻不捨的悄〻的探頭瞧〻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〻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

醒来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
麽金簪子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
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
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麽去罷我
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
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〻爺們都叫
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
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們聽
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来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

叫上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没趣忙進大觀園来只見赤

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

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的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来寶玉忙〻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〻婷〻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

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筆自已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着地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来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劃呢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劃了有幾十個

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纔這麼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

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
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
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了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
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咲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
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嗳了
一聲纔覺得渾身氷涼低頭一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
說聲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星
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
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

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耍將院門関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関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麽来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不可開教他淋

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灣腰拍手道你怎麽大雨裡跑什麽那裡知道是爺回来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乃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咲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来了踢在那裡了

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扶侍他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别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别人来寶玉道我終也不是安心襲人道

誰說是安心了素日開門関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他們也没個怕懼兒你原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〻他們好剛總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已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声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〻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噯喲便知踢重了自

已下床来悄々的秉燈来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噯喲一声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麽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々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説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説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觧

紅樓夢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泪来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来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麽樣襲人勉强笑道好〻的覺怎麽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

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〻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〻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内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扶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别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扶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来將王濟仁叫

来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麽服怎麽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没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

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

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已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麽樣明日你自已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得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

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赶過来向寶玉道好〻的又怎麽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〻既會說就該早来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来就是你一個人扶侍爺的我們原沒扶侍過因為你扶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扶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襲人聽了

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
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已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〻你
出去逛〻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兩字
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
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
鬼〻祟〻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
來了正經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挣上去呢也不過和
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
一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

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四

忘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可是奴才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為了事進来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個什麽主意我

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来含淚說道我為什麽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来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筭把這氣下去了筭無事中說話

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

人拉起来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
道叫我怎麽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說着
不覺滴下淚来襲人見寶玉流下泪来自已也就哭了
睛雯在傍哭着方欲説話只見林黛玉進来便出去了
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麽好々的哭起来難道是為争
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
二哥々不告訴我々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説一面拍着
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
了嘴告訴妹々替你們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

什麽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麽着還有人說閑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

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来說
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
盡席而散晚間回来已帶了幾分酒踉蹌来至自已院
内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
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
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来說何苦来又招我寶
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姣慣了早起就是跌了
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

罷了襲人好意来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〻該不該
晴雯道怪熱的拉〻扯〻做什麽叫人来看見像什麽
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
為什麽睡着呢晴雯没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来
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
洗了澡我叫了他們来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
還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偺們兩個洗晴雯
揺手笑道罷〻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
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麽呢我們也不好進

去的後来洗完了進去瞧〻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麽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没工夫収拾水池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凉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倒一盆水来你洗〻臉通〻頭繞鴛鴦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麽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〻手拿菓子来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那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

是為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麽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〻幾声寶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赶上来

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了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總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

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来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〻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麽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子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

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
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
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
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来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
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
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倒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
玉道這算什麽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来住了没兩
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来
老太太的一個新ゝ的大紅猩ゝ毡斗篷放在那裡誰

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裡來的那些慌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

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〻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憨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别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〻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〻好寶玉道多謝你記罣史湘雲道我給

他帶了好東西来了說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個扎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就帶了来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来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来還是他真真的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

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說話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是
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告訴来人
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来的人
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
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　日
知道的女人来還罷了偏生前日又打發小子来可怎麼
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
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ミ一個鴛鴦姐ミ
一個金釧兒姐ミ一個平兒姐ミ一個這倒是四個人

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麽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説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説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説話一面説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説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説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ミ你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ミ們去逛ミ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

身要瞧鳳姐兒去衆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
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觀園来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
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
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
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单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
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
和咱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
個還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
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

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麽好荅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就奇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麽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麽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只

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〻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来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来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陰陽豈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付了成形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〻都看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看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〻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

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縧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

牝為陰牡為陽怎麽没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没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着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呵呵的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麽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規矩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

笑道你很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瞧那是誰掉的首飾金怏怏在那裡翠縷聽了忙赶上拾在手裡摸着笑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寳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来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擧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寳玉從那邉

来了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来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来了連忙迎下来携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来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来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嗳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収起来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〻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丢了往那

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正是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荅應襲人道這會子又害燥

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偺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燥這會子怎麽又燥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麽好後来我們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麽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麽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立刻死了你瞧〻這麽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

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會不念你
幾声話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
是這麽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倒說人性
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
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〻們的我已得了今日
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没忘了我只這个就試出你來
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
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送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〻
送你的原來是寶姊〻送了你我天〻在家裡想着這

些姐々們再沒一个比寶姐々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个親姐々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々罷不用提起這个話史湘雲道提這个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恐怕你的林妹々聽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々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个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々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々又不知怎麼了

襲人道且别說頑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
便問什麽事襲人道有一双鞋摳了墊心子我這两日
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〻史湘雲道這
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麽針線上的
裁剪上的怎麽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
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
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
聽了便知寶玉的鞋子因笑道既這麽說我就替你做
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

道又来了我是个什麼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别曾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就早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个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

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个扇套子試〻看好不
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个瞧那个看的不知怎麽又
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来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
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麽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
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
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麽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
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敢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
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
說着有人来回說興隆街的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

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〻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〻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来湘雲笑道還是這个性情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〻這

些〻為官作宰的談〻講〻那些〻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〻我這裡仔細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樣呢提起這些話

来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去了我倒過意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〻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惱了人賭氣不理人後来還得人賠多少不是寶玉道林姑娘從来說過這些混賬話沒有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寫足憨寶玉殊可發一大笑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赶来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

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寳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〻風流佳事来因而悄〻走来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寳玉又說林妹〻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

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亦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滚下泪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漫漫的走若似有拭泪之狀

便忙赶上来笑道妹〻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寳玉便勉强笑道好〻的我何曾哭了寳玉笑道你瞧〻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寳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丢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呢一句話又把寳玉說急了赶上来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

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麽筋都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麽不放心我不得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麽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

話寶玉點頭讚嘆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這
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
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
凡寬慰些兒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
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々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
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个字也
不能吐却怔々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
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々的望着黛玉兩个
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滾下淚來

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々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麽可說的你的話我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獃來兒女之情畢露至此極矣原来方纔出来慌張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来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住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赶上来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来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々我

的這心事從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来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魂消魄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了還不快去寳玉一時醒過来方知是襲人送扇来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將来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

怔〻的滴下泪来心下暗度如何處置方免此禍正在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邊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麽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两个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〻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説話越發没了經緯我故此没叫他了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〻說道嗳喲這麽黄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麽别是想起什麽来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

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姑娘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煩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体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再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

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都紅了口裡含ミ糊ミ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没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把手一拍說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着使罷要匀靜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ミ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

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煩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活一點半點他家那些奶〻太〻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个牛心左性子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漫〻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

我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老婆子忙〻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〻投井死了襲人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个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泪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着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个屍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泪來寶釵聽見這

話忙向王夫人處来道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且說
寶釵来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
裡間房内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
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来寶釵道從園裡来王夫人
道你從園裡来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
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笑道你
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
怎麼好〻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
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一下攆了他下

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大氣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寳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根前憨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个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寳釵笑道姨娘也不勞念念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

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两銀子與他原想還要
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裝裹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沒
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々做生日的两套我
想你林妹々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原也
三灾八難的既説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裝
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様我現叫裁縫赶做套給他要
是别的了頭賞他幾两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
然是个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
裡説着不覺流下泪来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

叫裁縫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邊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察言觀色早已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他母親叫来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已五内摧傷進來王夫人又數說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来至廳上剛轉過

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𠯆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了跟

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做主不

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出頭惱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

一百個也罷了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

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兩聲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

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没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跑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

幾個小厮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厮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觔酥連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麽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執

事人掭尅奪之權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興来小厮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衿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道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服色一丟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

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氣痕一疊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綑來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言到裡頭去立刻打死眾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

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分付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
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
人來往裡頭稍信偏生沒個人來連茗烟也不知在那
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
便赶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
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
子偏生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
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
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

子道有什麽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麽不了事的寶玉急得手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增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倒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了過來咬着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説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

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赶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屋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厮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

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孝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性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

死他快拿繩子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
一同死了在陰司裡得個倚靠說畢爬住寶玉放聲大
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泪
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
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積禁不住解下汗巾看脉
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處不覺失聲大
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
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
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

與迎春姐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下來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氣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

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
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
兒子也為的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
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經
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
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
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
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
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

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

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寶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更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痛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到這麼個樣兒還要攙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櫈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消

究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了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曲只不好十分

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揷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門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茗烟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麽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茗烟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麽知道的茗烟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

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紅樓夢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

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罷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

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也不至于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理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的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

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生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麽好好的就動了氣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茗烟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心多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

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作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犯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來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

則他原不理論這些妨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知是寶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你可常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赶着送出院外說姑娘

到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内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

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去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

了一聲說道你又作什麽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

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麽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連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麽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呷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

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了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子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往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回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射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

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人來也罷了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扶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麽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躭悞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

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湯是收歛東西剛纔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麽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淹的玫瑰滷子和吃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得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

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等不勻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金蓋鵞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鵞黃箋子麼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内無人便問道我恍惚

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你要聽見告訴我聽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咽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

他兩個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了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寶玉該管比如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掰着口兒說一陣勸一

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着誰呢說着由不得滚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扶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不到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罣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

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不過只說你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和老姨娘們一体行事誰知你方緫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麽只管說什麽只別呌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麽別的說我只想討着太太一個示下怎麽变個法兒已後竟還呌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

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别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倒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惱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欲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

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些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

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個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

應着去了回來正值寶玉朦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調來吃試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罣着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說道你往林姑娘那裡去看看他做什麽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麽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麽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一件東西或是取一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麽樣搭訕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

子掭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做什麼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應是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教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

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悶住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

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心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糢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羡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内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

了究竟襲人是聽見茗烟說的那茗烟也是私心窺度並
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
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
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定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
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
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
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說道不知好歹的寃家
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
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

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說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到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闖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晃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晃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糟派我我把那因攛的牙去了總罷分明是爲寶玉打了沒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

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得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些而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到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便是旁人勸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勸上來子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

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日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的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個寶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

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巳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玉的纔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麽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巳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巳房中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

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正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的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已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紅樓夢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抑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散盡了不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已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

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緣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麽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麽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

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歎道双文双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薄命勝于双文哉一面想

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該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歎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

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内陰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麽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已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

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又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像聲兒你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变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裡

說起這話來這叫我連立脚之地都沒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晃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晃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

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便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妹反叫娘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傷心起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

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多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

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我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放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叠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一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厨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厨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上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

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着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

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子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附廚房裡立刻拏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十碗湯來王夫人說道要這些做什麽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個進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拏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

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
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做了在我賬上來領
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麽幾
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麽巧再巧不過老太太
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
麽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麽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如今
他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
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
會獻好兒鳳姐嘴乖怎麽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怎麽

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說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有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筭起都不如寳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寳丫頭好這到不

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

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面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絛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

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
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的丫
頭多呢你歡喜誰只管叫他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
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
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
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
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
房內坐賈母也覺腳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
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

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進來與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說道讓他們小妯娌扶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

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
意他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
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我姑媽不用讓還
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
姨媽笑着應了于是鳳姐放下四双筯上面兩双是賈
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
站在地下看着上菜鳳姐兒先忙着要干净傢伙來替
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
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

等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絛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吃着手兒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

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道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着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

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這哭喪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緣故待要虛心下氣磨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麽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已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氣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曾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

因為走不動你進給我吃了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躭悞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兒忍不住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嚇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

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

家的嬷嬷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别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的是勇男蠢婦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聽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

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躭悞到如今自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那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没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却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碰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

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
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
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
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
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
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
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
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
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

可不是獃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之下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兒都好的遭榻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

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絛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

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的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姣艷再要淡雅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爱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的打一条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柱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

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筭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

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的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

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拏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

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玉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已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拏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拏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

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了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去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賈政將來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厮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

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嬷嬷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一日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

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
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
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討厭延
及古人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
獨有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
閑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
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已
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
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

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算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到是你提醒了我看這起人也大不識足錢也賺夠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個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自管迂延着等

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兒方回王夫人這日
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
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
姐死了太太跟前少了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
頭好就吩咐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聽了想了一
想道依我說什麽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穀使就罷了
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
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
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了一想道也

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扶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双分子也不為過逾了鳳姐荅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麽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

麽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串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按手兒怎麽來怎麽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

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他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的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

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以後凡事有趙

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何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

王夫人道那可使不得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呢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兒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

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到要幹幾件尅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咱們也不想一想自已也配使兩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寳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寳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

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觧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竪四都是了頭們睡覺轉過十錦隔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進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帚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的笑道姑娘來了我到不防唬

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兒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

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鍼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

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
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裡一看只見
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
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蝇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
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
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麽新聞忙也來一看
也要笑時忽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
道黛玉口裡不讓人的怕他取笑便忙拉他道走
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

必去了偺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兒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笑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

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緣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頭沒着落終久算什麽說那

些無情無義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
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
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
便走寶玉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
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
什麼沒意思難道做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
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
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
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情性古怪

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的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胭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

國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
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
不過仗氣血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
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
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
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
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斷
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
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的時節如

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睏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都告訴他

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
枕上見他進來閩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
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
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裊青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
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笑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
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
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
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
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

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札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

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麽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麽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

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鮮血來太太打發得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的沒人理的又偏要病賈薔說脈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

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

們的眼淚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人眼淚罷了襲人只知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

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兒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

讚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着齊齊整整的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了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到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附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

我來你時常提提我好等老太太打發人去接我寶玉連連荅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觧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長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单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往賈母王夫人處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

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檻之下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愛

之深耶公因伏几凭林之時忽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塲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及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造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著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

園前因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接連二啟字句因人而施誠作者之妙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

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麽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讓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麽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

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
想我又不會做詩瞎亂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說得
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
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
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
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
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纍贅這裡
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
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

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脯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

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惜春迎春諸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于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熙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説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

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
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
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今竟不厭俗容我做東道主
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推我做社長我一
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
榭二位學究来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
少了我們三個雖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
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詞

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這兩日子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那裡去或

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

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了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韵十三元了頭一個韵定要這門字說著又命拿詩牌來翠墨便拿十三元一屜放在棹上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

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
秋色或又和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
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
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
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
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
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
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
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

玉道香完快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限門盆魂痕昏韻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輕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

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氷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艶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憑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西欄如有意清砧遠笛伴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説探春的好李紈説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説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説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説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
　誰訴倦倚西風夜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
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稿探春道這評有理
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
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
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
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
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

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畧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

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

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雇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隔子上碟槽空著因回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

我何常不是這樣說他偏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
着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
再瞧那隔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來呢秋紋笑
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話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
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
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的
纔開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
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
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

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文錢賞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

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句話當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好沒見識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

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

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
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
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
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
些不知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
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
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蹤兒你們都得了難
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了頭得了一遭
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

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罷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掐絲盒子來先揭開一

個裡面裝的是紅菱與雞頭兩樣鮮果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咱們這裡園裡新結的果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

只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東西出去在外穿戴了襲人又囑付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兒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

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媽媽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並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一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

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韵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詩韵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强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樣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詩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兒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録出先笑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

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

　尋偶人爲題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

　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

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

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

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

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

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詩社便

要作東雖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已便宜

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又做不得
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
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
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
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
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裡有一個夥
計他家田裏出的好肥螃蠏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
的人從老太太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那
螃蠏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

螃蠏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别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喒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蠏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棹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喒們兩個就别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

人哩我若不把姐姐當做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蠏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若題過于新巧韵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主

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筭不得什麽還是紡績針黹是我們本等一時閑了倒是于身心上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荅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俗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賔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寔字寔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

套賦景咏物兩関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

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故爾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

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
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
末卷便以残菊揔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
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
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為
韵所縛喒們别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
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此而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
這樣大學問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喒們五個人這十二個
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

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著水眼也清亮了賈母聽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牕左右有廻廊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路歧路喳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着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問這

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鏡香深濕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

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麽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

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到常笑笑覺得開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况且他又不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体不錯就罷沒的倒叫我從神兒似的做什麼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搭桌子要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

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的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蠏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蠏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巳攊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蘂再拿菉荳麪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

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
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
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
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
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
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
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
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麽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
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

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赶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

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
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螃蟹到喝了一碟子的醋他也
算不會攬酸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
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
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
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
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噯喲了一聲衆人撐不住都
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
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

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蠏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蠏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罷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棹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

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
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
蠏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
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
掃了你們的興旣這麽說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
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
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
是什麽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
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

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棹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棹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又在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氈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

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撮了一個綉墩倚欄坐著拿著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

坐問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過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

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走來看看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

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這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何不就號枕霞舊友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沒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虛

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
聽晚砧癡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
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
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
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

香酒一杯泉漑泥封勤護惜好和井逕絶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别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琹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奈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漫沉音毫端運秀臨

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

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

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

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擷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
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鴈歸蛩
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
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
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凭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疏燈描

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回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病萬里寒

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不得不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箇也不好到底傷于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推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絶

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此首固好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虛無踪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道是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

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冥蓢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蠏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不可無詩我已得了一首因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

腥洗尚香祇為世人貪口腹披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
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
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
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双
双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
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酧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

做的不如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

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筭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紅樓夢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著他笑道偏要你坐拉著他身傍

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著他笑道可惜這麽

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一著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体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有個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了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

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上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强呢平兒

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
裡的彩霞是個老寔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裡
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
道凡一應事却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
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
李紈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
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了頭就是個楚霸
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了頭他就得
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了頭來死的死去

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魂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

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方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唬的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為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幾年間

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体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敷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

平兒答應著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麽事這麽要緊我爲著大奶奶拘着說話我又不逃了這麽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慌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亂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的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姥姥因

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這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了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

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兩個三個這麽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得著的也有摸不著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

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句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著又往窓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别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縁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

難為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著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

姥姥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厮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厮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纒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

股總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著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也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使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衆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

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

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睏一覺悶了時和些孫子與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

別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是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塲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了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擱得住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

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越發得了趣
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
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
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
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
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
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
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
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姥姥

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了我爬著那窓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

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環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

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看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别說這個了再說别的罷寶玉聽說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媽媽子今年七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絶後的如今奏了

玉皇給你個孫子原是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麽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

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捉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

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

見説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纔説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些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福也

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
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
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幾百錢
按著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著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
來再作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不
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
烟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麼茗烟笑道
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
樣所以我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

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

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紅楼夢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晏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数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棹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

子自斟壺豈不别緻賈母聽了說狠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数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棹椅預俻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

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且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

屏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衆人荅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

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挿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之間已來至沁亭亭子上了嬛們把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

柱生下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閒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

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然要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綉鞋別沾髒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跴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

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搥一搥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了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窻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

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
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
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
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麽不見象了頭們荅
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
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
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
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
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

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

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言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

多大見幾多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緑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道且別說鳳了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

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衆人都看了都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著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個帳

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

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發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遠
有好的呢我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門遠
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
船咱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漵一帶走來未至
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戧金五色
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
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
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
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

帶著端飯的人等趕著逛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是說劉姥姥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了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嬛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

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廂銀著攲數人位挨序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著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人一棹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嬛

在旁邊拿著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尾來拂著丫鬟們知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劉姥姥說別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著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強得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

一碗放在賈母棹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棹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已却鼓著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棹子叫噯喲寶玉早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

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的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姥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個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肏攮他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

一個呢你快嚐嚐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姥姥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嬤嬤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裏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

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付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了你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著來三人吃畢劉姥姥

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了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影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窰的大盤盤内盛著數十個嬌黄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著小槌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了㗎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卧榻拔步牀上懸著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沒干没净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

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説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説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喒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喒門可又樂了鳳姐聽説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回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

好聽回來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髒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

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恍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嬤嬤散衆丫鬟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

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肯留著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漵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

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寔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著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你們都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衆人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娘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

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妳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

那架紗棹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荅應著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毋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毋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

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著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椈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内二層紗幮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

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著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

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理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促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

了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罰一杯酒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得一張六與

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
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
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
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
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
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
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個個稱賞飲了酒鴛鴦
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
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閑花落地聽

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回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
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
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
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
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
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
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
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著他黛玉只顧怕罰
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

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藍子好採花黛玉道仙仗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道該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道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要聽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說的這麽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四

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大笑起來只聽外面亂嚷嚷

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樓夢　第四十回

紅楼夢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閧堂大笑起來于是吃過門杯因又鬥趣笑道實告你們說罷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道果真要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

頭的可　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

劉姥姥聽了心下掂掇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

的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　會

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哦是了

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

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

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

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

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

子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
整剜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了鳳姐兒笑道更
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姥姥一看又驚又喜驚的一
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第十
個極小的還有手裡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
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
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多要鳳姐兒笑道這沒
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了
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姥姥唬這

紅樓夢　第四十一回

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
有年紀的人經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了　吃
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弥陀佛我還要　杯
吃罷把這大杯收著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
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姥
姥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說慢些不要嗆了薛姨
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姥姥要吃什麼說出
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姥姥道我知什麼名兒樣樣都
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搛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

搛些茄鮝送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咤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這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撫了些放入口內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illegible]道這也不難你可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illegible]肉

紅樓夢　第四十一回

切成碎釘子用鷄油炸了再用鷄脯子肉並香[illegible]新笋蘑菇五香腐乾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鷄[illegible]乾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illegible]吃時拿出来用炒的鷄爪子一拌就是劉姥姥聽了[illegible]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来隻鷄来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法斷他怎麼做来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劉姥姥笑道怨

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户內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朵裡天天聽他口兒裡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盃體重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的衆人聽了閧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女孩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演

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忙了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水而來自然使人神移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送與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

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已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着寔有趣擎著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們姊妹兩個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已已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好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illegible]有了

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出席
都隨着賈母因要帶着劉姥姥遊玩散悶遂同姥
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麼
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姥姥一一領會又向
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
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眾人
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姥姥道那廊上
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
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眾人聽

了又都笑將起来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箇小捧盒揭開看時每箇盒内兩樣這盒内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穰鵞油捲那盒内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麽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由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 姨 媽吃薛姨媽二

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的一嚐剩了半遞與了頭了劉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樣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箇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罷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盤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了剩的鳳姐又命攢

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的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大姐便要了環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與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便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球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寶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倒底

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你去烹茶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道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著遞

與劉姥姥說你嚐嚐這個茶劉姥姥便一口吃盡笑道
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便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
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
便把寳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寳玉悄悄
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寳釵便
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
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寳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
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饕這
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上面

紅樓夢 第四十一回 八

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擱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姥姥吃了他嫌髒不要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鐫𤫩瓟斝三個隸字後有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便斟了一斝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䀉妙玉斟了一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這個

俗罷了妙玉道這是俗罷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
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罷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
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為俗
罷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
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
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
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 不
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 了
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者 了妙

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

麼嚐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淳如何吃得寶釵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黛玉寶玉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撩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也不管我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髒了只交與就是

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 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 一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着那杯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着說明日劉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

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
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
就辭別出園去了王夫人又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
衆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才賈母
坐的榻上命一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着腿吩咐
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
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　在
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著樹的　傍
着水的到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　着劉

姥姥進眾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的牌坊底下劉姥姥道嗳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着之下磕頭眾人笑灣了腰劉姥姥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眾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眾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嚮忙的拉着一個了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眾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

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厠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眩辨不出路逕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姥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着花

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水流往漁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姥便度石過去順著石子角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房門于是進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了出來劉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要我碰頭碰到這裡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姥姥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姥姥自恃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

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
的點頭嘆了兩聲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著葱
綠撒花軟簾劉姥姥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
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帖在墻上錦籠紗罩金彩
珠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
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
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他進 劉
姥姥詫異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 找
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 還言

劉姥姥笑道你好沒見識面見這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他親家也不荅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想畢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

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姥姥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側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　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敁敠道路定是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illegible]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　有小了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　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彀他遶回子好的　且瞧

瞧去一面想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的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姥姥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髒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仍用罩子

草上些須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姥姥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了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姥姥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姥姥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々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与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 擺晚

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〻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姥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怜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

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功勞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别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好過我們大姐兒也著了凉在那裡發熱呢劉姥姥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了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從來没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找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熱起來劉姥姥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

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走慣了那個墳園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送祟

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乙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姥姥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自然經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于尊貴了也經不起巳後姑奶奶到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有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姥姥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幾時

一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姥姥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哥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兇化吉都從這巧字來鳳姐兒聽了自然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伏後文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閑着把送姥姥的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姥姥道不敢多

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姥姥過這邊瞧瞧劉姥姥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綢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

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已後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

兒說一句劉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念佛云　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燥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　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缸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干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槩不要別罔費了心劉姥姥千恩萬

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厮們雇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嬤嬤請賈母進帳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

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著賈珍到了台磯上早有兩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廚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揷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了也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

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
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
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
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嬷嬷端着一張小
杌連忙放在小棹前面畧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
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
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
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出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
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凉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畧

清淡些常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着姐兒又駡我了只是要清清凈凈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

将藥方放在桌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姥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閑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姥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姥姥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老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　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是

送人或是自己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子裡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錁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姥姥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

着只見一個小了頭拿了個成窯鍾子來遞與劉姥姥
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姥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
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
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
你罷劉姥姥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
包好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
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
替你說罷閑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
上叫兩個小厮來幫着姥姥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

了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姥姥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了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

裡只説我何曾説什麽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麽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于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生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人我一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

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勾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着我們我們偷背着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

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悞了他可惜他把書也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到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這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着呢

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偺們到了那裡[illegible]知道了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眾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illegible]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姥姥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

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掐
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
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
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衆人聽了都笑
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李紈道我請你
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
假他嫌少你們怎麽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
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
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

怎樣黛玉自己也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似　佳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麽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是淡的回想却有嗞味我到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

說单畫園子成個房様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總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聽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個名兒叫做携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

聽咕咚一聲响不知什麼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筍向東一歪連人帶椅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過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畧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

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到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偺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了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裏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踈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

就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不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不留心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堦磯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腳染臉撕髮到是小事依

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帮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挿的寶兄弟好拿出去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 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

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
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丨　托墨
經得皴搜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滃濆畫也
不好紙也可惜我教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
就有一張細致圖樣雖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
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丫頭
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礬了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
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
金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籠上風爐子預備

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製一副兒總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画画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黄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　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　硯了

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著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蠏爪十支小蠏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珠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鉛粉四匣胭脂十片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偺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

又使了包你一葷子都勻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絹籮二個檀筆四枝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斤木柳炭一斤三屜木箱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斤黛玉忙道鐵鍋一口鍋鏟一個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笑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眾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你那裡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

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妳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道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道我姐姐不饒

我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廝鬧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倒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伶利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髮攏一攏黛玉果然轉身来寶釵用手攏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

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配寳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凉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疎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到有味兒又吃

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來不為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

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好就是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王夫人道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来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里珍　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

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媽媽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

坐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愿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的把不得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

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筭一筭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姐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卜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麽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寔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

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忙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分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

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到不向著婆婆姑娘到向著別人這兒媳婦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個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錢却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

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着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了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了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

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賬他們兩個為什麼苦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來偺們樂說著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用度都也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了頭說那一班好就傳

那一班鳳姐道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便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來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

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早晨尤氏方纔起來梳洗有丫頭們送上一包銀子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

有呢正說着了頭們回說那府裡大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𥫩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頭應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二太太姑娘們的並底下女孩子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

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著果然按數一點只有沒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穀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

了事我也丁是丁夘是夘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
一股兒不出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總是不依你
呢說著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
的收起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道奶
奶先使著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
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
我看著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
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
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

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着一經出来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怜見的那裡有這些閑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着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要百戲並說書的女先生兒全有

都打點取樂頑要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丢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麽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麽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

紅樓夢 第四十三回 九

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来凑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要緊的事到北静王府裡去就赶回来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裡的要緊姬妾没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来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咱們只管做詩等他来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来請便都往前頭

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来
寶玉心裡有件心事于頭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
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
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
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横竪就來的茗烟也摸不着頭
腦只得依言說了次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
門等着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
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趨下去了茗烟也只得
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

是往那裡去的茗烟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茗烟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烟道這裡可有賣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茗烟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茗烟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內有散香何不

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首衣襟上掛着個荷包
內摸了一摸竟有兩點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
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爐炭茗
烟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
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
這樣沒命的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
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
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
地就是水仙庵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庵就在這裡更

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茗烟道這水仙庵的姑子長往偺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別說是偺們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庙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庙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庵裡面

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著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共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

槩不用說道命茗烟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平淨地方兒竟揀不出茗烟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茗烟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茗烟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茗烟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第一天上無双的極聰[illegible]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

你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了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茗烟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著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免強吃些我知道今兒偺們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出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儘

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茗烟道這便纔是還有一說偺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晚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九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

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為儘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赶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全其道茗烟道這更好說著二　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烟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　是大騎的手裡提緊着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裡只有幾個老婆子看着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一說阿

彌陀佛可來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去尋了華服換上問在甚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寶玉聽說一逕往花廳來耳內早已隱隱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寶玉忙進廳裡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寶玉忙趕着與鳳姐兒行禮賈　王

夫人都說他不知道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來必告訴他打說着又罵跟的小廝們都偏聽他的話說那裡去就去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倒底那去了可吃了什麼可唬着了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沒了給他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答應着因又要打跟的小子們衆人又忙說情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經

回來到家該放心樂一回獨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恨這回來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别處沒吃飽路上着了驚怕反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嘆的也有罵的

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

紅樓夢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來做什麽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

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著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著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在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

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别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台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乖乖的兒在我手裡喝一口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

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得不得了趁著儘力灌兩鍾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嬷嬷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

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
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著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
喝干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
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
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
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
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
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了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來
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了頭先只粧聽不

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隔扇關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台磯上命那丫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著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規矩矩的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說掛著房裡無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便沒看

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著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强嘴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了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了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了頭子先還强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鉄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著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

問道叫你瞧著我做什麽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著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的二爺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屋裡來了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

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了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了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兒道告訴我什麼那了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乾淨兒說着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了頭一個趔趄便攝腳的走了鳳姐來至窗前往裏聽時只聽裏頭說笑道多早

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麽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我命裡怎麽就該犯了夜又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腳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

淫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
們淫婦忘八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
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干
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
麼說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
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来了已沒了主意
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
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
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

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為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平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

威風来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来了便不似先
前那般潑了丢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
已散出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
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
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
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人来了唬的我不敢進去
在窗户外頭聽了一聽原来是鮑二家媳婦商議說我
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
氣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為什麼要害

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赶來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連母親嬸母也無碍故逞强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乜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也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

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兒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似的那裡保的不這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燥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裡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着人家出氣兩口

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麽是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魘倒的既這麽着可憐見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鳳姐兒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恼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梗噎難鳴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素日鳳了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倒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

話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来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白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淫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

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淚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便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當能和女孩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

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
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
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來平兒洗了臉寶玉
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
姐姐賭氣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
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口不
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
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掐子一根遞與平兒又笑向
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

紅樓夢　第四十四回　十

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扑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比別的粉輕重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都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要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裡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裡就夠打腮胰了平兒依言裝飾果見鮮艷异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

竹剪刀擱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

兒還遭塗毒想來此人薄命似黛玉尤甚想倒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泪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儘力落幾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拿面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閑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

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来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賠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下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黄湯不說安分守巳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辨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鷄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

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了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妝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了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沖撞

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饒了我罷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了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著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

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為聽了傍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淚來平兒道我伏侍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

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
夫人磕了頭老嬤嬤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
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淫
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
我熬的連個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
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
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
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叨叨難道還叫我替你跪下纔
罷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

兒噯的一聲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一陣又威嚇了一陣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

讓他告去若告不成倒問他個以尸訛詐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辦亦不敢了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

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有了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灌喪酒了你別埋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illegible][illegible]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麼齊全倒像下帖子請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

社御史鉄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月錢不彀花想出這

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一文
話說的衆人都笑道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
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原叫你
帶着姑娘們念書學規矩針線你們要教導他們的這會
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
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兩
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入
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
等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

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官衆的通共筭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總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無賴的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筭盤分金撥兩的話出來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他還是這麼着若是生在

貧寒小門小戶之家做了小子了襲還不知怎麼下作
枉嚼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平
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
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
易狗長尾把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
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又招我來了給平兒
拾鞋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眾人
都笑了鳳姐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的這臉
彈子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

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来我當着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經不起李紈道什麼經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鑰匙叫你主子開了門我東西去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

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麽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撿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我的命了况且悞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礙，姐妹們的若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已落不是豈敢有累你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

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倒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做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　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

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裡說給你們別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咱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

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總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嬤嬤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托

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麽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那縣

第四十五回

官雖小事情却大為那一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鬧鬧牌說說話兒誰好意

思的委曲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護在頭裏當日

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說着只見賴大

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倶不說且說陳谷子爛芝蔴的搗熟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恩想不到的這麽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

園子裡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賞個臉爭爭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十四日子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是沒有賞禮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

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太太也就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吽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

賴

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們往裡抬小么兒們倒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嬤嬤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

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
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向他㸔大
家的說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
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嬤嬤磕頭
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
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
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
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单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
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

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多往那裡來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閑

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
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經不得一
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粗忽也都不責他這日
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
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
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
一春夏又不老又不少成什麼不是常法黛玉道不中
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
時候我是怎麼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

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少竟不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

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
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
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又
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
教導我怪不得芸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
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要說了那話
我再不輕放過你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
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
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

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况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

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郤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

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麽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偺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總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口裡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

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悽凉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秋窗風雨夕

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剔泪燭
泪燭搖搖熱短檠　牽愁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脈脈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　疏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洒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一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吃藥了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照了一照覷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由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履

第四十五回　完

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净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来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頂子来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

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話來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

史　第四十五回　夫

臥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戴笠出去了又
耆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
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
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
可有人跟没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
燈籠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
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
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
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

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裏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裏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麽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

憂。

第四十五回

十七

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占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悞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觧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悞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雨氣

那婆子笑道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窓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夢

第四十五回

六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紅樓夢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向鳳〻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

卷　第四十六回　一

白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躭悞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狠喜歡偺老爺呢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倒拿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

今　日

上了年紀行事不妥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
些事無礙知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麽鬧
起來怎麽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
也多偏偺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
心愛的了頭這麽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
子要了做房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
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我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
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
力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

要

第四十六回

二

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

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
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
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
討去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發笑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赸
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
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碍眾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見
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
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
心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燥我細細的告訴了他

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個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惹不得的人雖如此說包不嚴他就願意我先過去了

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便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着伏

第四十六回　四

何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

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斑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咤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手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

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吊猴的因滿
府裡挑一個家生女兒收了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
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
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
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槩是齊全的意思要
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
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體面又尊
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
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

智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
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
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麽臊處你又
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
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
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還
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跟了
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
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

我並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燥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

必安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 是背的也只說着看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臊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去了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這裏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

第四十六回　七

鴦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于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珀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

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去了然我心裡
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
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
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
也不能去平兒方欲笑答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
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
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襲人笑着走
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
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

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好色了畧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交你個法鴛鴦道說來我聽平兒咲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咲道他們兩個都不愿意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鴛鴦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做正經人

告訴你們與我排解今你們倒替換取笑兒你們自爲
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
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着些兒別忒樂過了頭兒
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
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
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
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
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
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
的

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納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燥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著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

道你的丈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illegible]的着
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
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的好鴛鴦道ク生
女兒怎麽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
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
道當時我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
這個娼婦專會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也有個
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
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

如夢　第四十六回　十

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贏手批子打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着夾那毴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

馬都是好畫兒什麼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
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
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
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
外頭横行霸道自已就封了自已是舅爺我若不得臉
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
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
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擠三掛四的俗語說當着
矮人別說矮話姑奶奶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

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别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别牽三掛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况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横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燥了沒的盖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别出來他就挑出這個腔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

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麽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爲往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來家裡了我疑惑怎麽不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竟沒見我三人嚇了一跳回

身一看不是別個正是寶玉走來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那裡來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趾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找去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

再没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曉得此時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 邊漿

紅夢　第四十六回

況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題平兒說了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

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把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帮說什麼呢金家的道平姑娘没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他來告訴我來家了太太也在這裡請他來帮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總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些什麼事情

第四十六回

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聽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下流囚攮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

帶入二門裡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
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
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鴛鴦一夜没睡至次
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命他出去
鴛鴦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
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
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
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
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火年他必定嫌

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不來已後誰敢收他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趂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别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

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
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
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他
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
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姐
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
湊趣兒呢鴛鴦喜之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
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麽來說園子裡嫂子又
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

鴦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竪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日後再圖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嗓子裡頭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在這裡原來一進來時便袖內帶

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右手就絞衆婆娘了鬟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絞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麽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筭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筭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

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又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槩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子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在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麽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裡人　媳婦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

媳婦一味怕男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麽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裏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

不得終不成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麽怨得人要我幸虧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

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胡了的餋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九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紅樓夢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

第四十七回

夫人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着也是天

天丢下爬兒弄掃箒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 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麽他就趂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筭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也還投主子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太要衣裳

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了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

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
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總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
了丫頭忙答應找去了眾人忙赶的又來只有薛姨媽
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
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
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
嫌遠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
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
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鬬牌姨太太的牌也生偺

們一處坐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偺們娘兒四個鬭呢還是再添個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個下手兒坐着姨太太的眼睛花了偺們兩個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人倒不學筭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筭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筭筭今兒該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子上左右都

埋伏下了說得賈母薛姨媽都笑起来一時鴛鴦来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鬬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躕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来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没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来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

道我到不希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笑了忙笑道
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撂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
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
已發的也怨人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已打着你那嘴問
着你自已纔是又向薛姨娘咲說我不是小氣愛贏錢
原是彩頭兒薛姨媽咲道我們可是不這樣那裡有像
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
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咲道彀了我的了竟不
為贏錢單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

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麽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拏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了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了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忙笑道賞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頑兒罷了鳳姐聽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你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

〻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
進去了牌也不用鬭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
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偏有
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
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
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
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
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
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〻 太太

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趣早兒丟開手罷太太
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畧好
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
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
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
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
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
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
了一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去平兒

了、亻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来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
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
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来又使眼色
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
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没躲過賈母便問
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
恍惚看見有個人影兒讓我瞧瞧去一面說一面立起
身来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日可出門
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来又作鬼做

神的賈璉陪笑道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我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麽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麽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什麽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

第四十七回　七

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来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illegible]来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搬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沒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来請

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性不在話下這裡鬭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展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之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正寬

澗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外面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很遠的也沒來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舊小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們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不可且賈珍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

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
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
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
悮認作優伶一類安那壞心那賴大之子賴尚蓉與他
昔交好故今日請來做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
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
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囑咐我說纔一進門雖見
了你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
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請出他來你兩個見

了行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来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来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把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坆上去了湘蓮道怎麽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坆上只有二里多路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坆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来便就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

兩個人收什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
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茗烟出去到墳上
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沒有他說不但不
冲且比上年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幾個朋友新
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動
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行
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
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眼前十月初一我
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

て　第四十七回　十

沒有積聚的總有幾個錢來到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茗烟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你等到跟前自然知道了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說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

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廻避的是
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
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要辭的你別
和別人說就是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
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一見
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火
星亂出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義尚
荣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
珍寶忙趔趄着走上一把拉住笑道你往那

蹤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坐就疼我了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你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靜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怎麼你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柳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替另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小

孩子從沒出門的你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去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于

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讓自己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丶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頓飯時的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睄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睄不曾留心近處又跴過去了湘蓮又笑又恨便是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

人烟稀火便又圍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
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
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便了說着先就撤馬
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跡已希、有
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且來
偺們先說個誓日後要變了心說與人去的便 薛
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 說
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
聽鏜一般背後好似鉄鎚的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

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慣家不慣捱打只使三分氣力向他的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挣起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內說你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為什麽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

禁不禁有哎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滚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哎

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哎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水髒的狠怎麼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向葦根子底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髒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薰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

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掙挫起來無奈遍体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道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個小厮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四下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

你的似個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椅角上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又命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

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咱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養好了出的去時那邊

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囘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陪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到顯的媽偏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又道他不怕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到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住小厮

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四十七回　　十七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内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餞行内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鋪内攬總家内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

發大小兒上來當鋪裡照管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来賣除去關稅花消稍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筭盤從沒拿過地方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来賺錢也罷了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

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個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著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不等著這幾百銀子使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事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麽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日況且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門和他世交呢我要

「他去怎麼得有錯處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到之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和好到不交我去我竟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起身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我呢議年了賭氣睡覺去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裡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也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能改媽也不能又生別的法子了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

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
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了正言
順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
橫竪有夥計們帮著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
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
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舉眼無靠的他見了
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思了思
忖半晌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
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

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皆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說今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

鉄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天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説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来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説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两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媽上京帶来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两個年老嬷嬷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两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項物盡行搬了進来收貯命两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

来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去纔是我前日還同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倒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来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来歷的也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

老嬷嬷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
回園中来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奶奶說的等大爺
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奶奶多心說我貪着
園裡来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
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没個空兒就每日
来一趟慌慌張張的也没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性住
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心香菱笑道好姑
娘趁着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
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日進来先出園東角門

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悄悄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你只柰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你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陪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去回你奶奶一聲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話我竟沒話荅應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便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

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
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
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房鄰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
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
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來
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
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
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
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了不得難道姑娘就該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六

也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不信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為了什麽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麽風村半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裡看家裡的所有收著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世人叫他做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裡還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

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家裡来坐着拿出這扇子来畧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来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凍死餓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子天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七

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破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那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丸藥上棒瘡的姑娘快

尋一丸子給我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一丸來與平兒寶釵
道既這樣怎好這沒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
寶釵答應著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過晚
飯寶釵等都到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
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
進來了也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
既要學做詩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畧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
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為師你可不許膩煩了說着就西　乜下
拜師黛玉忙攙起他來命他坐下笑着說道你既要學自　好先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八

丟律詩這律詩不拘七言五言總只八句先兩句為起後兩句為結為合這個或對或不對都可當中承轉是兩 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怪道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的二四六分明看人家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的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併規矩竟是沒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

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積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也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　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各家的看看你

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姑娘你就這個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選的有一首念一首的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寳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寳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

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
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
畧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我領畧些滋味不　是、不
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
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
不出來的想他意思去却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
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
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　所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紅樓夢　第四十八回　十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似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裡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麼想起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

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
昨晚上看了這兩句到像我又到那個地方去了正在
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
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遠聽你說了這兩句
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
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
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暧暧遠人村　依依墟裡烟

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

字是從你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
了再不用再講越發是老學了你就做起來必是　的探
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　娘
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
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　若
說我們真做詩說出來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
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　頭和相公　商
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
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誰不傾心嘆服他

們都抄了刻去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說你更真是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做一首来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幾個字去香菱聽了歡

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illegible]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illegible]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illegible]時只見寫道是

月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睛彩輝煌映画攔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縳住了把這首詩丢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屋子也不走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咤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含笑

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的工夫天就亮了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憨憨的又往黛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

有些意思没有説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莫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了還得另做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窻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絶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

得你看句句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堦下竹前挖心搜胆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咲着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了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的大咲起来寶釵道可真成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咲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来問我我豈有不說之理李紈笑道偺們拉了他往四姑娘那裡去引他瞧瞧畫兒

叫他醒一醒總好說着真個大家出來拉了他過瀟香
榭至暖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illegible]
在壁間用紗罩着眾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illegible]方
有了三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女因指着[illegible]道
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一[illegible]各
自散後香菱滿心中只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illegible]回
神至三更已後上床卧了兩眼睜睜真到五更方[illegible]朦
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聽他安穩睡了心
下想着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否這會子乏了

日，别叫他了。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說：「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們樂學，不成詩，反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

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在夢中做得八句了，梳已畢，便忙録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在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四十九回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瞧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看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鷄唱五更殘
綠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寳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只是那裡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太太太太的姪女兒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

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於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們嬸嬸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也不能湊在一處這〻兒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壓壓的一地說原來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打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見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此三

第四十九回
二

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聘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看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眾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

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
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
道你們還不快着看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
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一樣子到像是寶
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
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瞧他這妹子還有大嫂
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
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
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

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有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到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可興旺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曾探春道我

纔都問了問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
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襲人笑道
他們說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看三姑娘看着怎麽樣探
春道果然的好我看連他姐姐並這些人不及他襲人
聽了又是咤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好去
呢到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
不可的已經逼着偺們太太認了乾女兒了老太太要
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
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有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

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越發等他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人不合試不如等着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

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這裡住咱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同在園子住了咱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喜歡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他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

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等算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為竟不相邢夫人及他的父

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怜他
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
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
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嬸
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
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鼎又遷
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
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
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因此

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illegible]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illegible]還有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illegible]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illegible]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月[illegible]或有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時刻月分[illegible]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併賈母王夫人[illegible]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illegible]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之[illegible]又

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愛說話的那裡經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了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着現成兩個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麼湘雲聽了忙笑問道這是

那兩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靈香菱湘雲二人聽了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蓬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

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咱們的說的寶琴香菱寶釵鶯兒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竟叫你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

由他怎麽樣他要什麽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却有人真心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裡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黛玉湘雲便不則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

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裡還怯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實處寶玉素習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附心中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著寶琴叫姐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

已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近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從前說了取笑還曾惱過如今又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

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我反落了單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的告訴了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摭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

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毎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些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毡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來

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
縐面白狐皮裡的鶴氅束一条青金閃綠双環四合如
意縧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
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
一件多羅泥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
添花洋線番羓系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
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的一件貂
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
帶着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大紅猩氈昭君套又圍着

大貂鼠風領黛玉先嘆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來[illegible]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illegible]見他裡頭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五色綉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条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現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

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勾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庵好我已竟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

李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咱們裡頭二丫頭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盡彀了寶釵等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韵李紈笑道我心裡自己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

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
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
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
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鷹膀褂束了腰披上玉
針蓑帶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庵來了
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
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　脚
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
那邊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

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芦雪庭只　了頭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芦雪庭蓋〻二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横籬竹牖推窓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条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了頭婆子見他披簑帶笠而來却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現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

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着大紅猩毡斗蓬帶着觀音兜扶着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媳人打着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

紅樓夢　第四十九回　十四

碗飯就着野鷄爪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便叫留着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着又吃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韵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着只見李嬸也走來看熱鬧因問

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凈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眾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跟我來做詩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

拿了鉄爐鉄叉鉄系幪來李紈道仔細看劃了手不許哭
說着因探春進去了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　為
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　個
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兒寔不能有空今見如此有趣樂得
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
先燒一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
琴等及李嬸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韵
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
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

不教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髒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能小丫頭去了不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

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庭一、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風流你們都、、做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羶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了一回子手平兒帶鐲子時卻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眾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也不用找

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管包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倒忘了如今趕着做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後面尚未列才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四十九回

觧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紅樓夢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為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說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箇鳳字李氏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

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
咲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听見一夜的北風 有
一句是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衆人听說 相
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發
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
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嬸平兒又吃
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紈便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
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苕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聞潮　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　何處梅花笛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　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　龍鬬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起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

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　拗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重搖　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峯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　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衆人又忙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

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道　空山泣老鴉　堦墀隨上下
湘雲丟了茶杯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
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令　湘雲
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
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
失鮫鮹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
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　沸
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煑酒葉難　黛玉
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

紅樓夢　第五十回　三

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道到底說的是什麼話湘雲喊道　石樓閒睡鶴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暖親貓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脈脈　寶琴又忙聯道是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再

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听听還有什麽舌頭
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咲箇不住寶釵推他起
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即起
身咲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咲道倒是你
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
說還沒收住呢李紋听了接過來便聯一句說道　欲
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　說
道彀了彀了雖沒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　不
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咲道

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咲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咲道我原不會聯只好擔待我罷李紈咲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揷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揷瓶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于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箇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

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忙的吃
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
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一面命丫鬟將一
個美人聳肩瓶拿來貯了水准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
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忙道今日斷
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閑着也沒趣回來
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叫他自己做去罷代玉笑
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彀莫若揀玉聯
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這三

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也搶了許多去了我們一概都別做只讓他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不會做的還是讓琴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听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咲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咲稱謝寶玉咲道你

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卻忙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鬟上來接了簑笠担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依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

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吟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沖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瑶池脱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妝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瑶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咲稱讚了一翻又指末一首說更好。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〻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咲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听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皷了若皷絶不成又要罰的寶玉咲道我〻有了黛玉提起筆來咲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

咲道一皷絶寶玉咲道有了你寫罷了衆人听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揺頭咲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咲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咲點頭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又揺頭說巧湊而已湘雲忙催二皷寧　人咲道

入世冷桃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總評論時只見幾個丫鬟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着這個無妨

沒的叫他娘兒們跴雪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
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
也會樂我來看說着李紈早命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
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
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兒想起你們
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
拿一付盃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　飲
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什麽東西衆人忙捧了過　回
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也罷了撕一點子腿來李紈忙

紅樓夢　第五十回　九

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又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听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去了衆人听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便挪倒儘下邊賈母因問作何事呢衆人便說做詩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的衆人答應說笑了一會賈母便說這裡濕潮你們別久坐仔細受了潮濕因說你四妹妹那裡煖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画兒趕年可有了衆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

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裡外都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着度月兩字[illegible]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覺溫香拂臉大家[illegible]入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裡惜春因笑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

來賈母㕸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羢羯褂㕸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illegible]了要我好找我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着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illegible]底找了我來以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㕸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淨的悶小了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

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
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
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
債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
飯去再遲一回就冷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兒
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抬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
姐兒手仍上轎帶着衆人說說笑笑出了夾道東門一
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鳬靨裘站在山坡上
遥等身後一個丫環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

少了兩個人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上他的這個人品、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個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說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個穿大紅猩猩毡的、衆了賈母道那人是那一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

道我總又到了櫳翠菴妙玉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
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咲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
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了一
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
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
咲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〻子
薛姨媽咲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姐太
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〻老
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女兒說的老太太心上不大爽

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賈母咲道
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貴
不遲薛姨媽咲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丫兒
咲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秤五十兩銀子來交戶收
收著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了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
得忘了賈母咲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
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裝心
裡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便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到得
實惠鳳姐將手一拍咲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

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和我分這會子估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另外再封了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

好話未說完衆人已咲倒在炕上賈母又說及寳琴在雪下折梅比画兒上還好又細問他年庚八字並家內景况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已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多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

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的意思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准了他們兩個却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意思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閑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語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煖你只畫去趕到[illegible]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

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画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咲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光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咲道這到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々觀音　有世家傳四書一句湘雲接著了就說在止于至善寶釵咲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咲道再想黛玉咲道我猜着了是雖善無徵衆人都

咲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
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咲道這難為你
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咲着
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打
一個字眾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
是花草的花字李綺咲道恰是了眾人道螢與花干
黛玉咲道妙的狠螢可不是艸化的眾人會意都[illegible]
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illegible]
近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眾人都道也要做些兒淺

紅樓夢　第五十回　十五

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咲道我編了一支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謎衆人都不解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偶戲人的寶玉咲道半日說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衆人聽了都咲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見得識面多走的

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正用着了你的詩且又好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眄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咲道從小過的地方的古蹟不少但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回

紅樓夢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跡　題
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　爭
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咲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艸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大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氷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衣身輕　私掖偷携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柔造作了兩首雖于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傳不知底裡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单是關夫子的坟倒見了

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興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人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

前來吃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來回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兒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兒又道那

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幾枝金、珠釧倒華麗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子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賞的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

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腳的，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說不得我

自巳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烧胡了的捲子似的人先咲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体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将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弾墨花綾水紅紬裏的夾包袱裡面只見包着兩件舊綿袄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

拿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咲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吽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麽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着那件舊毡斗篷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咲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穀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

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廻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内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

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了頭知好歹添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嬤嬤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illegible]的

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

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咲道你們煖和罷我都
完了晴雯咲道終久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來湯婆子
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
壺咱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
以不用寶玉咲道這個話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
我這裡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
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進裡間睡去說話之間已
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燈炷香扶侍寶玉下
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

紅樓夢　第五十一回

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叫喚麝月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单穿着紅紬小綿袄兒寶玉道披了我的袄兒再去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頦滿襟煖袄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嗽盂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

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晴雯咲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咲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扶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扶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咲〃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咲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

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咲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蠍蠍螫螫老婆樣的寶玉咲道到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

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倒反
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
邊的被掖一掖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
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
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
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响麝
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
影子裡小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
來是那個大錦鷄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

若肖肖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咲說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寶玉咲道這不是他在這裡渥呢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咲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似的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咲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

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
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
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咲道他早起就嚷不
受用一日也没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
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
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嬌嫩起
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內隔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
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
兒再說咲罷寶玉方悄悄的咲道咱們別說話了省又

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裡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沒有人了傳一

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罷了老嬷
嬷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吃兩劑藥好了便
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
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裡只管
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過
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別疼腦熱的
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咲道別　這原是他
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
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

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单伸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胗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

了些吃兩劑藥踈散踈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嬛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緻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嬷嬷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嬷嬷咲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

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到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瞧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老嬷嬷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

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
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咲道王太醫和張
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銀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
躉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
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
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他在那
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
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磁子
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

子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笸羅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咱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跟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

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挾剪姑娘収了這塊揀
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閂了櫃子出來咲道誰又找去多
些你拿去了罷寳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
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
太醫來先胗了脉後説病症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
沒有枳寔麻黄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
較先也減了些寳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
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
他瞧了還説我經不起麻黄石膏枳寔等狼虎藥我知

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幾闌的白海棠連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松栢我嫌楊樹那麼大株樹葉子只一點子沒一點風他也是亂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寶玉咲道松栢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可知只兩件東西雖不怕是濂的幾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盃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罢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

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果然香得雅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呼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咲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

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横竪有女人們上夜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姊妹美飯新鮮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野鷄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别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經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經不住何況衆位姑娘鳳姐說畢未知賈

毋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個了我上次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体貼你們這些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婆娘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

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双全的只

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单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麽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寳玉因挂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屋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卧于炕上面臉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湯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别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出去吃飯的麝月是平兒來找他出去了他兩人鬼鬼祟祟的不

知說些什麽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様人况且他本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救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又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断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麽忽然又瞞我起來寶玉笑道讓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說些什麽來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了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麽就得了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

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了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有的再料不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了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人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一二年間時還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房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到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的誰知鐲子褪了口只丟在草底下雪深了沒的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法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

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麽這麽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做蝦鬚鐲子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不好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平兒竟能体貼自心氣的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你好

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平兒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領他這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嗅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了關竅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廂雙

金星玻璃一個扁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翻盒扇裡面還有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嗅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麽便又多多挑了嗅入忽覺得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

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頭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

穿什麼衣裳說定了就好今兒晚上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個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剛到院門外忽看見寶琴小了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赶上問那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也轉步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那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團坐在薰櫳上叙家常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做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

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横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茶壺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寶玉便反口讚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麽昨兒未見黛玉因說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

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又如何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盂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擱得住花香來燻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也倒清淨了沒拿雜味來攪他寶玉咲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說古記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自們明兒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咲道罷

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奚落我做什麽我還不怕燥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分明是難人了若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塡寃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

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黄頭髮打着聯垂滿頭戴着都是珊瑚瑪瑙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厢金嵌寶的實在画兒上也没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寶琴咲道還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去取來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没

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罩兒慣說這些白話把你就伶俐的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

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回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一面下堦磯依依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越發夜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嗽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話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還未了只見

趙姨娘走進瞧黛玉來問姑娘這兩天好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黛玉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着怪冷的親走來看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飯完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燻櫳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櫳上睡一宿無語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

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
說着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
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
瞧去再把我們那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
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
果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
忙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
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强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話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黛玉又叫住他問他

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咱們叫起他來穿好衣裳
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
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咱們擠在一
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想呢二人纔叫時
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
什妥了纔命秋紋檀云等進來一同扶侍寶玉梳洗畢
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毡的罷寶玉點
頭即時換了衣服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
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

紫姜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後身寶琴面向裡也睡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囉呢的尖袖大紅猩毡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排穗褂賈母問道下雪呢寶玉道天陰着還未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烏云豹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孔雀金呢這是俄羅斯國拿孔

雀毛掐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復來至賈母處回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

穿別糟搨了他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糟搨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附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嬤嬤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着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着衣包拿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吩咐他六人些話六個　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鞭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籠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

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說老爺不在家書房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等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然不好說爺也勸兩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將起來笑携手說了幾句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話接着又見一個小厮帶着二三十個手拿掃帚簸箕的人進來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厮打千兒請了個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嵛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

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
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攢沙去了賠我病
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你們
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
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
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這裡
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
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晴雯便冷不防欠身
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亂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用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晴雯睡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閙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喚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

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又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他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

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要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

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况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他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体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來說就有人來問

你了有什麽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　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来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媽媽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别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怎麽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嗐歎嘆氣口不敢

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翻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嗐歎頓足麝月忙問緣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麽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

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繡匠並做女工的都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

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咲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裡又找哦囉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

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做出地子來然後依本紋來回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个枕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怎麽處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毬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

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咲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𢿙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𢿙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紅樓夢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

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歎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勞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是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㗇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

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賠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等語一一的也曾回過寶玉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嬸之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之日皆未有

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叅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倫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國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了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

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
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
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叫興兒將銀錁子快快交了進
來了環荅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
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
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
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
太見過辦了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
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

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禄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禄寺纔領了下來光禄寺官兒們都説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寔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

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个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氏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火爐内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璉二嬸子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

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犯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荅應去了過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磨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着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今兒纔來着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

背着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帖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罷了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鷄鴨鵞各二百隻風鷄鴨鵞

二百隻野鷄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秔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鷄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

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狠躭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為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赶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单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台來了烏進孝

忙前進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寔不好從三月下雨接接連連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直到八月纔放晴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粮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彀做什麽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到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擂台真真是叫别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一百多地誰竟知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

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已沒有什麽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廢些我受用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省些免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微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

聽聽他說可笑麼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賞銀子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了一千多兩銀子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

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然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錢先設出這个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个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

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件猞猁猻大裘命人在廳柱下石磯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曾給過你

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已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

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永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二叔說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

硃紅大高照點的兩条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毋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察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衍聖公孔繼宗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烝嘗之盛

亦衍聖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栢月台上設着青綠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九龍金匾寫道星輝補黼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勲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閙龍填青匾寫道是愼終追遠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邉燈燭輝煌錦幛綉幙雖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切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邉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

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賈蓉賈蓉便傳于他妻子又傳于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字旁之名者賈敬為首

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
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
五間大廳三間抱厦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
團錦簇塞的無隙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
玉佩微微搖曳之声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
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耑候與賈母行禮尤氏
上房早襲地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鰍泥流金
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猩紅毡設着大紅彩繡雲
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

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横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子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个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蓉妻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捧與衆姐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

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挽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似的那裡還擱得住我鬧况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坐夜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荅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厮們總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

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条街上東一邊合面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便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内焚着松栢香百合艸賈母歸了坐老嬷嬷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兩三个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

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了環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散押歲錢荷包金銀錁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

燈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嘈雜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絶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大妝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釵等姊妹赶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絶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

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工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命在花廳上面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佳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茹酒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便這幾日在家也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

席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透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瓔珞又有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三友玉棠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賈母于東邊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

一回又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說怨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我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箸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等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掛着聯三

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鏨花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甚至于有一等憎畏

鳳姐之為人而賭氣不来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
不敢来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来者不過賈藍之母婁
氏帶了賈藍来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
在鳳姐麾下辦事的来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
也算熱鬧的了當時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
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毡放着選淨一
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串着每二人搭一張共
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席
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

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偹下小笸籮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台說老祖

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台一
撒只聽豁啷啷的滿台錢响賈珍賈璉已命人抬大笸
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台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将一把新煖銀壺捧来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

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珍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又幫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

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演戲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了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歿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

些竟成了倒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炮最是躭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熙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况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

太太的怎麽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幼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寳玉與他魔了他這幾年他又不是偺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偺們什麽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老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

孝如今他兩處全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点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声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于是躡足潛踪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嬤嬤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

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声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殼看父母殯殮回了老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凈凈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寶玉

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笑說蹲下再觧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知是小觧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偹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至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什麼媳婦道外頭唱的是八義又沒唱混元盒那裡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

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
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
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
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
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好得狠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
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
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
酒鬥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
花廳後廊上只見兩個小了頭一個捧着小盆一個搭

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一試說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了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笑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滚水走來小了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去舀了罷那裡走大了脚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說殼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没見識誰不知

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
沒認出這位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了頭子拿小壺
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
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
嬸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兒讓他斟
去大家到要干過這盃說着便自己干了邢王二夫人
也忙乾了讓他斟薛李二人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
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
乾了寶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

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了環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後又接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

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進來放兩張杌
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
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
母便問近来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到
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
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
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
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
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

唤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說你說女先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麽你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見了大雨進到了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

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我已猜着了
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女先笑道老
祖宗原来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麽没聽見
過便没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都是一套子
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兒把人家女兒說得這
樣壞還說是佳人編得連影兒也没有了開口都是鄉
紳門第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
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的佳人只
見了一個清俊男子不顧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

來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如此男人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鄉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不少說妳媽了環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了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了環你們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

不荅後語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
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緣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
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汚䘮人家再一
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
以編出來取樂何常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别
說那書上那些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拏我們這中
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别要謊掉了下䏂子所以
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了頭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
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得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

他們一來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辯謊這一回就叫做辯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的話花開兩朶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杯酒看兩齣戲之後再從昨朝話言辯起如何他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

奶奶要說書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爺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便是大伯小嬸論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說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

路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盞剩酒吃了將杯遞與了環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一個上來于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了環拿了

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桌另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

上坐自已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

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到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給他們瞧瞧媳婦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忙至戲

房将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只留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来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来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好呢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了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

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們却比大班子還强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這也是的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伶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

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聽了踈意罷了若省了一點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主人講究罷了這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唱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

更如何眾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命家人媳婦來吩咐
文官等呌他們吹一套燈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
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
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咱們傳梅行一套春喜
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
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
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裡住了
鼓吃一杯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
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

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同賞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内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扶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們都忙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来聽二奶奶又說笑話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熱湯細菓賞與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女先兒們皆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亂馳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其鼓聲漫傳梅亦急遞至賈

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一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個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姐兒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房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曲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

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曲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為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在那裡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斛斗雲来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緣故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

一跺嘆一口氣道這緣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却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的為因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嬸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是個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咱們這裡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

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来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便說一個好的别太鬥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滴搭搭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

兒噯喲喲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
數貧嘴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
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　身　拍手笑道人家費力得
緊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麼
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
吃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便再
無別話怔怔的還等下說只覺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
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幾個人拿
着房子大的炮張往城上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

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只聽見噗哧一声衆人閧然一笑都散了這拾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捍的不結寔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這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声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那一個怎麽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棹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節也完我看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

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手怕捂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了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来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俱是各處進貢之物雖不大却甚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声賈母便摟他在懐内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尚愛自己放大

炮張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声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爆竹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台的錢那些孩子們滿台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

説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説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秔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説着已命撤去殘席内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幾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有高興坐等衆人散方回

的有興盡半日就回的諸親友来請或来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勝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人来請賈母可以自隨便之處方高興去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剛将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麽事来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将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

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鬬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直服藥到三月間纔漸漸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李紈

與探春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鬬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鬬牌我都知道的鳳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的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别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别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

因時氣所感亦卧病于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是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

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
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爲李紈素日
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
一個探春也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輕年小姐
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
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
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
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
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

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一日便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房中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整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

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已回過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辦事如何若辦得好大家則安個懼畏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

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家聽了忙答應了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麽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

到好呢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
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記
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記不得到來難我
你們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
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
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
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
別的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
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

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

娘現踹我我告訴誰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麽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麽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了探春笑道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麽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

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勻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有我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々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々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

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到先來作賤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滚下泪来趙姨娘沒了别話荅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力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别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来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

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尅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

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
省都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到素日按禮尊
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麽說每日環兒出去
為什麽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麽不會出
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
兩三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番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
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
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勸趙姨娘
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

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不成你主子真個巧吽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

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了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慍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頭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

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条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睁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到先說話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沒眼色來着姑娘雖是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没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别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道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匀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没見還有可笑

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别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弊小姐如今小姐是嬌

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傍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好了頭真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燃性子正

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領怎麼學裡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

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做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帮着妹妹扶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了鬟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

來探春聽説便高声説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
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
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你叫叫去平兒忙荅應了一
声出来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
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説一面用手帕担石磯
上説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裡且歇歇平兒便
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説石
頭冷這是極乾凈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
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

說這不是我們當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閙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姣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娘閙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

顛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就都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
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
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饒這麼着得
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声
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
不算不怕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
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横看
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单畏
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説着只見

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赶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了平

免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家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做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燻只拿着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也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声呢秋紋聽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燥一鼻子灰趂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

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扶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麽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响一時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子抬出茶房內有三个丫鬟捧着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

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了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漫漫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踈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偺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的說與他

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强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

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曲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趂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到也彀了寶玉

和林妹妹他二人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若不穀那裡省一抿子也就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再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偺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背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

這裡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
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
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个燎毛的小凍猫子只
等有熱灶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个娘肚子裏跑出
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来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
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
管偺們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
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
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裡嘴裡

都也來得又是偺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的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旣有這主意正該和他恊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這一個人帮着偺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論私心藏奸上論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偺們兩个纔四个眼睛兩个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趂

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恨偺們的心
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
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
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
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
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
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
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
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

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裡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兒纔罷看我病的這樣還來漚我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个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

来平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扶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来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鬟婆子諸内壼近人在牕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内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别的只想着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

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了頭們又另有月銀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說就没想到這个平兒笑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没有个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去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各人的姑娘們的至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

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要个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曲可知這个錢並不是買這些總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裡的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神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裡弄些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寔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两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若使官衆的家人去依然

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這買辦了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這項為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艸也少多呢探春

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誰知說這園子除他們戴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个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

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也可惜遲了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

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説道偺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也出脱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準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税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麽一則園子有耑定之人修理

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一面聽一面點頭聽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這麽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

我們奶奶雖有些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子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口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說他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相强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

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不淸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偺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

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来我細想我一个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泪来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泪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净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是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声

我們這裡㨂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声。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盪，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

錢粮這一个說那一片稲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
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還可以交錢粮探
春總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
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单你們有一百也不成个體統難
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
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
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
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
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个來與他三人看平兒

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稼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鋪裡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

別的单只春夏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晒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裡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个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到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閑着没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

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个人來怡紅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偺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个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于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狠呢探

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

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別的收着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總好寳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脂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撮簸担子並大小禽

烏鹿兔吃的粮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
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
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
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也能得着
了幾間薄地也可添幾畝雖然還有敷餘但他們既辛
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
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二三百兩銀子失了大
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裡少出四五百
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

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个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幾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个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

這些却日夜也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撑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兒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自已寬裕不分與他們些兒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寃還沒訴零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

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說愿意强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歡喜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錢粘補的我們怎好穩坐吃三注的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只要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

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們奶奶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个閒人便是个街坊隣居也要着力幫些何况是親姨娘托我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小分沽名吊譽那時酒醉博輸生出事来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

被那幾个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个額外的進益来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慎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行無為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狠是從

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
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
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
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
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
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
紬綾二十四疋李紈探春二人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
因又命人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
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収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

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人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

進京也不想到就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
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
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来就只太太帶了
三姑娘来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
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
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
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
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
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

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他也叫个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曾有一個的只是

近十来年没進京来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来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声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他們的寶玉叫了来給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来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来倘若别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赶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問長問短的寶玉也笑問个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糊

相彷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来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个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那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等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

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
奈一時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
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
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
人溺愛的也是他一則生得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數竟
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裏
所以纔縱得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裏沒外不與大
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
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

了客人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麽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来第一天生下来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

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
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个寶玉也都一般行景
衆人都為天下之世宦大家同名者甚多祖母溺愛孫
兒者古今所有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
是个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
詞後至蘅蕪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
還单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人對子鬧急了
再打狠了你好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寶玉道那裡
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

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而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荅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就昏昏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寶玉咤

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
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兒都是了鬟寶玉又咤異道除
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
了環笑道寶玉怎麽跑到這裡来寶玉只當是說他忙
来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
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了環都笑道原来不是偺們家的
寶玉他生得也還干净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
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个寶玉了環們忙道寶玉二字
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年消灾我

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来的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你的又一个了環笑道偺們快走罷别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厮說了話把偺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来没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様真亦有我這様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寶玉咤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个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内只見榻上有一个人卧着那邊有幾个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个少年嘆了一声

一个丫環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麽想必因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个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个夢兒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園子裡頭遇見幾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子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寶玉聽說忙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

夢真切又真切了一語未了只見人来説老爺叫寶玉唬得二人都慌了一个寶玉就走一个寶玉便忙叫快回来寶玉快回来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説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揉眼細瞧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了環捧過漱盂茶滷来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説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

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裡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得叫着自已的名字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来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

紅樓夢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的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

便不作聲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下手裡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弥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棉袄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著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

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揔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〻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那裡刨土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泪来直獃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揔不知如何是

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項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這裡做什麽春天凡有残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来蹲下笑道你在這裡做什麽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麽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尚

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
也歇中覺我所以等了這半日姐〻你听笑話兒我因等
太〻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〻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
姨奶〻招手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〻告
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
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袄兒我想他
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
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
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

裏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个小東西子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經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听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

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做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〻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

了總沒提起我正想著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麽要緊不過我想寶姐〻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太〻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一个風声只怕老太〻和鳳姐〻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来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〻怎麽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来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〻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

年家去那裡有這閒錢吃這个寶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个家去紫鵑道妹〻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獨是你們賈家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們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〻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

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里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寳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麽回答只不作声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已便走

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
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
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
覺兩个眼珠兒直直的起来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
覺給他个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
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来又不敢造
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嬤嬤来一時李嬤嬤來了
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
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之深竟

也不覺疼李嬤〻只說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
便摟頭放声大哭起来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
瞧〻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〻太〻去你老
人家怎麼先哭起来李嬤〻搥床搗枕說這可不中用
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
請他来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哭起来
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听了便忙到
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
走上来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些什麼話你

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泪痕舉止大變更也不免着了忙問怎麽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々說了些什麽話那个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々掐着也不疼了已死去大半个了連媽々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声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李媽々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声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

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听說忙下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illegible]

了紫鵑方噯呀一声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来
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來
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
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
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泪道我當有什麼要
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
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是个獃根子平白的哄
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
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个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

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〻的說一个去别說他是个寶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麽大病老太〻和姨太〻只嘗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来瞧〻寶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閙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来了快打出去罷賈母听說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絶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

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
出去了一面吩咐眾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
你們也別說林字孩子們你們便听了我這一句罷眾
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十錦槅子
上陳設的一双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
他們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慌
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
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
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

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

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　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躭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听了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听見賈母後来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藥﹅﹅来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来探消息這晚

問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来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奶媽等幾个老年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然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袪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寔後悔雖日夜辛苦並没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寔因

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這

獃子听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麽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

湘雲之症已愈天〻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

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

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

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麽唬我呢紫鵑

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

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

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

蘇州住流寓各省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〻也必不放
去的寶玉道便老太〻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
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
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
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道年裡頭我就聽見老
太〻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
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
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
我發誓賭咒砸這牢實骨子你都沒勸過我嗎我、、

剛ミ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摳我一面說一面咬去
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
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灰灰還
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還可疑衆人還看見須得
一陣大乱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
說一面又滚下泪来紫鵑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
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
來試你寳玉听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什麽急紫
鵑笑道你知道我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

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刻我們兩个離不開我如今却愁他倘或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去的我是合家都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个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躉話活着咱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來回說環爺蘭哥兒問候來

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總瞧了不必進來婆子荅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个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听了方打叠鋪盖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邊瞧著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听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

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緣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回去　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寔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荅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是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趂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着熱的人

趁早兒老太〻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説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〻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不過三天五夕也丢在頸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了頭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〻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〻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所以説拿主意要緊姑娘走个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説的萬兩黃金容

紅樓夢　第五十七回　十四

易得知心一个也難求黛玉听了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麽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〻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〻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麽好處說着竟自已睡下黛玉听了這話口内雖如此說心内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娘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

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个釵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躕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

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〻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淺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〻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

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才
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說道
我最愛管閑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
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整萬的銀子來
只怕不希罕但只是老太〻既然主親還得一位纔好
賈母笑道别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个
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〻緣
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
知的從沒有兩親家争禮争面的如今你筭替我在當

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命薦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邢岫烟去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个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〻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蚪岫

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共處閒話又兼湘雲是个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兒還不是那一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起時日相伴不離如今又做了親十分歡喜每見岫烟欝々不樂因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别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

是个有氣的死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體貼每相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與岫烟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倒

全換了來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語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了頭這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着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麽攢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个老寔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麽那些媽媽丫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

天我倒得拿些錢出来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𣆶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ㄱ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听了愁嘆道偏梅家又闔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ㄱ的事他也断不敢先娶親如今倒是一許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壞了等我和媽ㄱ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ㄱ給的寶釵點頭笑道他見人ㄱ皆

有獨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个這是他外
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〻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
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来我那裡悄〻
的取出来晚上再悄〻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
搧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恒舒典〻
鼓楼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
或知道了好説人没過來衣裳先到来了岫烟听説便
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荅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
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説閑話

紅楼夢　第五十七回　十九

寶釵笑道媽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這幾日連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想不到的怎麼想得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个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隅隔着國有姻緣的也終久有机會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

願意了或是年々在一處的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是
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
兩個的姻緣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
呢寶釵道惟獨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
在母親懷裡笑說偺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
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
薛姨媽摩弄着寶釵嘆向黛玉道你這姐々就和鳳哥
兒在老太々跟前一樣着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
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

不散開的黛玉听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来剌我的眼寶釵道媽瞧他自己輕狂到說我撒姣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摩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〻你傷心你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〻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〻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〻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来的你這裡人多口襍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為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〻疼你

我們也赴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旣這麼說我明丨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〻還没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〻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非也我哥〻已經相準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方纔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听了便一頭伏在薛

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他笑道你別要信你姐〻的話他是頑你的寶釵道真个媽明日和老太〻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来更抓他口内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女我還怕你哥〻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〻要把你妹〻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門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〻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家的人誰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

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已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〻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〻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〻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〻的聽後來見說到他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〻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〻說去薛姨媽

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尋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鵑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駡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聽見這樣也笑道阿弥陀佛該該該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環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个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忙摺了起來

薛姨媽忙説那必是那个媽〻的當票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个是獃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且別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看了也都成了獃了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説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為此人

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舖裡也有這个嗎衆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々過來請姨太々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篆兒悄々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

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〻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〻見問不好隱瞞他两个便将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史湘雲听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〻去我罵他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〻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

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听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窻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来忙将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巳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

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這陵離都来往得十來日工夫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也少不得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来協理榮寧兩府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内照管他姊妹了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中来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

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託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亦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也只不過照管他姐妹禁約的了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管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

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
所需飲食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
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
或有朝外料理下處事的又有先跴踏下處的也都各
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
隙結黨與暫權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
幾个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个人已去雖有另
委的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
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

難偹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
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要遣發十二
个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
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
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
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
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
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
有幾个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

以總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去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去的也

有説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
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
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
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暫令其乾娘領
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
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
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
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
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

紅樓夢　第五十八回　四

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知事的愁着将来無應時之技亦将本技丢開便學起針黹績紡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点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々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静王府便賃了西院太 妃少妃每日晏

急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〻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了環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扶侍的眾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本分者甚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在

各房名下不敢來厠侵可　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去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班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听說只得拄了支杖靸着鞋步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頭

們都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
了他來忙取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
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面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
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道你病也比人家另
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着
衆人忙乱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
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
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
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

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日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壻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个雀兒飛來落于枝上乱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

亂啼這声韻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治長不在眼前不
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个雀兒可還記得飛到
這裡來與杏花一會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
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大驚又听外邊有
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麽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〻
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听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
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泪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着火
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
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

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
只不做声寶玉数問不荅忽見一婆子悪狠ゝ的走来
拉藕官口内說道我已經回了奶ゝ們奶ゝ們氣得了
不得藕官听了終是孩氣怕辱没了没臉便不肯去婆
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
頭隨心乱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寶玉道連我們的
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麽阿物兒跑来胡鬧怕也不中
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没燒紙錢原是林妹妹
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没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没

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遮掩心内得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狠看真了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湾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内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據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曳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煩他來替我燒了所

以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〻都是你冲了他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見了他們就依這話說藕官听了越得主意反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〻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知他是自已一流的人物况再難

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並寶姑
娘的蕋官並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他撞見這
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
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
知道了說畢佯長而去寶玉听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
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
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
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
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

襲人芳官一齊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
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
親女兒洗過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
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
拿着沾我的光不筭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
惱变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
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什麽好人一入這行都學壞
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騾
子似的娘兒兩个吵起来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吵嚷

聒着老太〻不在家一個〻連句安静話兒都不許了
睛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麽也不過是
會两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来的襲人道一个
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悪些寳玉
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
這裡没人照看賺了他的钱反作践他如何怪得又向
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钱已後不如你收了過来照
曾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
要他那幾个钱纔照看他没的討人罵去說着便起身

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不自燥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排揚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

要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過來
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
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就是你的親女兒既
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
姐們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
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
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來跟
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个病那个病再老太〻又不
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

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况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石心腸也是第一件大奇事不能照看倒折挫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用的那婆子羞愧難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棉襖底下絲

洒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
得泪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〻小姐反弄成纔拷
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着寶玉
他本來面目極好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
手巾擰乾鬆〻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
這邊來接着司內廚的婆子来問晚飯有了可送不〻
小丫頭听了進来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
也沒留心听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
麽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再略等

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攛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淸淡菜吃這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寳玉跟前寳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掌面餓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

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扶侍
一味獃憨獃睡口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
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
裡忙跑進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
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
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槅子来了一面又罵
小了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了
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
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只一半

一半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筭又去伸手動嘴的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个等空傢伙的婆子見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私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一口可好了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

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
芳官本是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疼不
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在這屋裡作伴兒把粥留下
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
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
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面含笑又嘆一口氣說道這事
說來可笑可嘆寶玉忙問如何芳官笑道他祭的就是
死的菂官寶玉道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裡
是友誼竟是瘋傻的想頭說他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

做夫妻雖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
体貼故此二人就瘋魔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居兩
個竟是你恩我愛葯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
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一般溫存
也問他得新棄舊他說有个大道理譬如男子喪了妻
或有必當續絃者也要續絃只是不把死的丢過不
便是情深意重你說可是好笑寶玉听了這獃話獨
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
樣人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污世界又拉芳官囑道

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他不能對講須得你告訴已後断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誠虔感應了我那案上亦只設一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常焚香隨便禱告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可再燒紙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来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听說賈母等回来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前邊来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期不遠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子媳婦男

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一下處鋪陳安揷等候臨日賈母帶了蓉妻坐一乘馱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了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

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閉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閉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閉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門因在裡院不必閉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晚間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的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惟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

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些来因今年並無發癢就忘了因今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来因見柳葉纔吐浅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

兒道什麼編不的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帶
這葉子編一个花籃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纔是好頑
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
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
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来翠葉滿佈
花放上却也別緻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〻給了
罷鶯兒道這一個偺們送林姑娘回来偺們再多採
編幾个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
了這籃子便笑說這个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

編了送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〻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别緻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要出去逛〻你回去說與姐〻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吃飯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葢官〻見葢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听

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个去也算一遭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徑順着柳堤走来鶯兒便又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来又命蕋官先送了去再来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快回来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女兒春燕走来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蕋藕二人也到

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表媽看見了要告你去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大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良心麼春燕笑道他是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

了分明一个人怎麽变出三樣来這話雖是混話倒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真了先是老姐兒兩个在家裡抱怨沒个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个人的費用筭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寔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筭撤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

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个没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没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人叫怎麽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个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他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已辛苦了還不筭每日着我們来照看生恐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如今我們進来了老姑嫂兩个照看得謹々慎々一根草也不許人乱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嫩柳他們即刻就来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别人折掐使不

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
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艸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
各房裡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
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
你們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
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
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折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
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
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

就不去了倘或叫起来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来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来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面不曾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兩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强嘴兒呢你媽恨的牙癢要撕你的

肉吃呢你還和我擲子似的呢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
哭道鶯兒姐〻頑話你老就認真打我〻媽為什麼恨
我又沒燒胡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
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〻
老人家打他我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
事難道為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听
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
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
老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擲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来

我喊呌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呢這婆子便接声兒道你来瞧〻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〻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〻你女兒這麼大孩子頑的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来打耳聒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去了幾年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

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已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已凡有房中大些的丫環都比他們有些体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妹的冤家四處湊成

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
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来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
着来喊道你回来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来急
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之
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
人又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于河中自回房〻
這裡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從掐小蹄子遭塌
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都說
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

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来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来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来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听得如此喊鬧便說姐〻别管看他怎樣一面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

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个情還討不出来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别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麽連親戚也都得起来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算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去把平兒給我叫来平兒不得閑

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了頭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
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平姑娘來了可
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个平姑娘來了也要評
个理没有見个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
當是那个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姑娘他有
麼你說兩句他一番臉嫂子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
那个小了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
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
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如此說了嚇得泪

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念一心在裡頭扶侍姑娘們我這一去又要自己生火將來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乱打人那裡弄你這个不曉事的人來天〻閙也叫人笑話瞔耍等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誰禁他去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為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我如今人

受了罪你好歹替我求〻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那婆子一一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罷但只聽得各房大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一處的是襲人說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紅樓夢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来了来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

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听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来一邊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閙出没趣来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

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絕當下来至蘅蕪苑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鶯兒忙笑讓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来忽見蕋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畧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箇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

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與他巴巴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不用去他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琮環可

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听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内掏出一張紙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與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與别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别動這個我另拿些来寶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个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得啟奩看時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

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那裡看得出来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内方作辭而去原来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来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

外頭的銀硝强且和潤你看看可是這个彩雲打開一
看喔的一聲笑了說道你是和誰要来的賈環便將方
纔之事說了彩雲哄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
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带〻
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哄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〻
擦罷是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〻
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要你依我拿
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
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成

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个渣兒來問你不成便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不成賈環听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来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快休管横竪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給那浪淫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崽子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到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撴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

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甚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捧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来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了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他這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說我腸子爬出来的我再怕起来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

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碩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来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来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又說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様掂人分量放小菜兒了若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夏婆子听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何趙姨娘悉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箇地方他們私自

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拏進个什麽兇來
就說使不得不干不净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
你老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老你老自己掌不
起但凡掌起来的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乘這
幾个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
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箇筏子我可帮着作証據你
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争别的便是奶奶姑娘們
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這話
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却細細告訴我夏

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老人家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吒趙姨娘听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吃飯有什麽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荅話上来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来手指芳官罵道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来學戲的不過唱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

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
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
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个給他的若說
沒了又恐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
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子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
奶犯不著来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
子都是奴才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
怔便上来打了两耳刮子襲人等忙上来拉勸說姨奶
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

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滚撒潑的哭閙起來口內便說你打得我麽你照照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我還活著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閙去看怎麽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麽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這樣起来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来的一干人听見如此中各各稱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愿當下藕官蕋官等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个聞了

此信忙找着他两個説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没趣須
得大家破着大閙一場方争過氣来四人終是小孩子
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别的一齊跑入怡
紅院中荳官先便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跌
那三个也便擁上来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个趙姨娘
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
個又跑了那個口内只説你們要死有委曲只好説這
様没理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
藕官两人一邊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

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将来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麽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来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来偺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

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别听那說瞎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

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体統耳縣又軟心裡又沒有計筭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的調唆作弄出个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們只得答應着出来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尋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来盤詰都說不知道眾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来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

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言生事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玉自已應了他總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總走開了探春听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党本皆淘氣異常便只荅應也不肯據此為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是探春處當役的時常與房中了環們買東西呼喚人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出去叫

小么兒買糕去蟬姐便笑說我纔掃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罷翠墨咲說我又叫誰去你趂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蟬姐听說忙接了錢道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来至後門邉只見厨房内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堦砌上說閑話呢夏婆亦在内蟬姐便命一个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之話告訴與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氣又怕便欲去

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寃蟬姐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日怎遣你來告訴這一句要緊的話你不嫌髒進來逛逛芳官纔進来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糕來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蟬姐一手接了道

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个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這箇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不曾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没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出来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頓口好茶来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拿着那糕支到蟬姐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兒我也不吃說着便把手内的糕一塊掰了擲着雀兒頑口内笑說道柳嫂子你不要心疼我回来買二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

公老爺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人衆媳婦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對了口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開當下蝉姐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嘟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二日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問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来給他就是了原来這

柳家的有个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紫鴛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近因柳家的見寳玉房中了環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寳玉將来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扶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别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亦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寳玉說寳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

回復了寶玉寶玉正聽見趙姨娘厮吵心中自是不悅
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
他去後方從他處回來勸了芳官一陣方大家安妥今
見他回来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
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吃罷說着命襲人取
了出来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携
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来散悶在那邊
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脚
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

裡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鏇子燙滚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听說方知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日精神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緻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認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携帶他有了房頭怕沒有人帶著逛

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麽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来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粘着手五了頭送送五兒便送出来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听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紅玉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来一個是㜸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的和襲人說凡

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著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老了倒難再轉回不如等冷冷場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來了頭一則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則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則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

官說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别過芳官自去不提單
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
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个珍貴物兒却是多吃了也
動熱竟把這個到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
他娘道送你舅舅的兒子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
吃如今我倒半盞與他去五兒听了半日没言語隨他
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厨内五兒冷
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
又是一場事了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

辛〻苦〻的裡頭賺些〻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賊偷的不成說着不听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〻家中他侄兒正躺着一見這个他哥嫂侄男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一暢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覆著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侄兒素日相好走来候他的內中有一小夥名喚錢槐者乃趙姨娘之內侄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

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家的見如此也就罷了争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来瞧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忽見一羣人来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麽不吃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閑了出来瞧

侄子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咲道這是你哥〻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道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個外財没發只有昨日有粤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两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〻分了這些那地方千年松栢最多所以單取了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麽弄出這怪俊白的霜兒来說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上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萬不得滚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

女兒吃得的原是上半日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甚差使跑些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的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来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輌叫人傳呢我們三四個人都找你老去了還沒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到疑心起

來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休胡說回來問你要知端的說些下回再見

紅樓夢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寃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麽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榪子蓋似的几根毛兒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厮且不推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

紅樓夢　第六十一回

應你隨你乾吽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顧兩眼就像那黨鷄似的還動他的菓子昨日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你那舅母就見了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鳥聲浪嗓子喊起來說又是還沒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倒像誰害了饞勞病等李子出汗呢吽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他一頓可是你舅母

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
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
倒有小厮笑道嗳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
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
將來更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
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箇小猴精又搗鬼弔白的你姐
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不要笑我早已知
道了單是你們有内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内牽不成我
雖在這裡听差裡頭都也有兩個姐姐成箇体統的什

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听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illegible]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裡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了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破鷄蛋頓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

年這鷄蛋短得很十個錢一箇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
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總湊了
二千个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
前日要吃荳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
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沒
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个走來揭起菜
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鷄蛋說道這不是你就
這樣利害吃的是主子分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
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

許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渾嚳你娘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箇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開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不要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面觔醬蘿蔔炸兒倒是好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

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紅了臉喊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却為什麼前日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得還問肉炒雞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面觔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

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有的名聲好聽我单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只管兩隻雞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筭殼做什麽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撑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筭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議了要

吃箇油鹽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
來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
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預備
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
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
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
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
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
姨奶奶听見了又氣不忿反說大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

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倒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頃

亂嚷亂擲慌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
不要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
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
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
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
語方將氣勸得漸平小了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
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
的只好摔碗去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
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趂黃昏人稀之時自已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眞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竪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麽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

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總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

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扯慌五兒听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鬼唧唧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

是昨日玉釧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又少了好
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
玫現露誰知也少了鑵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
花兒笑道這我沒听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
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
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
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
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
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贓証我只呈報了

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厨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别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鬟們都在院内納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听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

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釘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小事就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

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做不上來又弄个賊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愿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忿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

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
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清早上都悄悄的
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
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
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
芳官給他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
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唬天跳
地忙應自已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
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

听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陥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露正没主兒如今有賍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道這個原故但今玉到

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个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我唬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

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

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个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白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体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是還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

不要寃屈了人彩雲听了不覺了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就説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寃屈好人也不要帶累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時有的我原説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寃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听了這話一個個都咤異他竟這樣有肝胆只見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説我悄悄的偷的嚇你

們須如今閙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听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

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穀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有伺候姑娘們飯的人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去了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

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邊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貼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巳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听見帶累了别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

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戴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

若信了將來若有大事也是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總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無縫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

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巳又三灾八難的好容易懐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道由你去罷我不管如何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紅樓夢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觧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不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乱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題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

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兒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炭一担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侄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

乱着忽有人來説你看碩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旂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得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説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听如此説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

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若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瞀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咒賭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得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孽障氣得彩雲哭个淚干腸断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得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

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頃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個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宫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這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

銀絲掛麪薛姨娘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韈鳳姐兒是一个宮製四面扣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个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

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娘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箇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頭咭咭呱呱一群

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鸞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氊笑着進來說是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了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

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説讓我我那裡承當得起所以特地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承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福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下了一福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得忙作下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芳誕平兒還福不迭湘雲拉寶琴岫烟説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

拜一天總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一分禮與琹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的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几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老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

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沒人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是怎麽了寶玉笑指襲人他倒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總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職分可吵閙什麽可不悄悄的過去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

生日我心緦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分子過生日呢了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麽吃只不要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麫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僣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僣們裡頭辦何如一面進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

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回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麪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

了花園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包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麪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酧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

要了自巳拿着寳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麽豈不費事寳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邉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邉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總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邉的人了寳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邉近日丢了東西寳玉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

却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稿了自有頭緒就究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着來倒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個人

都在那裡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
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芍藥欄中
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連尤氏也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
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
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
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
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
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麪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
園就有几個了嬛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

鬧我瑁碍設笑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往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麽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碍并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

媽槌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媽吃了就賞他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探鴛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

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娘去寶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个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座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

中間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大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偺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戰史湘雲笑着說這个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个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

他乱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个三寶釵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

圃三個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
射不着衆人擊皷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説藥字
黛玉偏看見了説快罰他又在那裡私相傳遞呢閙得
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
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
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寶釵笑道這个人字泛得很
探春笑道添一个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説着便又説
了一个窓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鷄便覆着他是用
鷄窓鷄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

了鷄栖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豁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豁拳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都聽了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

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听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

一枝折足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

賓

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穰

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壽字不

須多贅大家輪流亂轄了一陣上面湘雲又和寶琴

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猜了一个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个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攬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又吃塊鴨肉呷酒忽見碗內有半个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

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

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

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

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

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

又怕罣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

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

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寶玉的就忘了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个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自巳所佩通靈玉而有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别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歇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个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的湘雲

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
載並無筭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
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義山七
言絶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个
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
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轄拳這些人
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唱
四喊七吽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
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

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個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了鬟們年輕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别躭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

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
們怕有事來打听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
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襍東西如今吃一
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們說
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嬛們
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
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
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
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

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别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僧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櫈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石櫈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

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嘈嘈唧唧說泉香而酒冽玉碗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卻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凉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嬝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同着衆人來至紅香圃中洗過手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

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廳只到堦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有聲探春因一塊碁受敵算來算去終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兩眼只𥄫着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内只管抓弄碁子作

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听見了問着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了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

紅樓夢　第六十二回　十八

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折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禁別人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只乖而已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咱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他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

笑道憑他怎麽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們兩個人的黛
玉听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
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个小連環洋漆茶盤裡
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兩
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
那不是他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
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
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
嗽嗽就是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

黛玉手內襲人說笑道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彀了难為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几个人鬬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寶玉听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咱們外頭頑去一會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咱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

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个麪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總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吽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也没聞見乘今日我是開齋了寳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

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説油膩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寳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有勝些似的就吃了一個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寳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彀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彀了方纔麝月姐

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个捲酥說這个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痛喝一陣我知道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鬧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總想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小燕道我都知道不用操心但這五兒怎麼樣寶玉道你

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呌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倒是正經事小燕又呌兩个小丫頭進來扶侍洗手倒茶自巳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作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說笑着將方總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飯鍋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

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偶打偶撞的遇見說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樣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殼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是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个什麼把你懶得橫針不拈豎

線不動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竪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緣故你倒底說話不要只佯憨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都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

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
這一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一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
又說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枇
杷果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說的香菱便說我
有夫妻蕙荳官說沒听見一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
爲蘭一箭數花爲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爲兄弟蕙有並
頭結花者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麽不是荳官說
不害羞若是兩枝一大一小說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
面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便

扯上蕙也是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拧他笑駡道我把你這个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勾起來怎肯容他便忙連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帮着我拧他這張嘴兩個人滚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哄咲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看見那裙上猶滴

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為什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汚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聲說怎麼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菱最不經染香菱道

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身寶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糟搨這一件也不值什麽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好的你的先髒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麽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糟搨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却礙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裙子却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

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拖髒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个一模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个來何如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听見了倒不好寶玉道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难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曾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你的心我等着你

好歹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听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麼一個人没父母連自已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个覇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胡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慢的況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着香菱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

个故事來繞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
起促掐鬼使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着
自己的一様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觧下來將
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髒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
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
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个不要他
了襲人道你倒大方得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
了髒裙便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繞夫妻蕙與
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

紅樓夢　第六十二回　二十六

將這菱蕙安放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復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麽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麽香菱只管笑因那邊他的小了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

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
詳下回分觧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紅樓夢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麽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大

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单替你做生日寶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难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了寶玉听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架橋撥火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越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

去小燕一个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
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得狠
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
得只等好了罷寶玉听了未免後悔長歎因又問這事
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
不曾寶玉道我却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
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听得院門前
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
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

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咱們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方起得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个讀書上學的公

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罷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説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麪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説笑該鬧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説泡了一杯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説着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听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

總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已謙越尊重别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得這纔是受過調

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揚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

來兩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咱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只管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妝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紅棉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脚繫着一條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花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花新枕頭芳官

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脚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個白菓大小的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比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个倒像一對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轄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裡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

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圍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偺們也該行个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以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个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

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户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麽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麽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个去請只怕寶林兩个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

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臉面略坐坐再來襲人听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拼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个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聚飲賭今日我

們自已也如此以後怎麽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這到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裡面装着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内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点数至寳釵寳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麽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
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
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
官唱一枝 我們听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
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
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
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枝賞花時翠鳳毛翎紮帚
叉閑踏天門掃落花纔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內
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這曲子眼看着芳

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个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个什麽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丟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原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壻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說是什麽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

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強活灌下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个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个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
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着便吃酒將骰
子與黛玉一擲是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
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
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兩个字衆人便知他打趣
白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
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話了衆人都笑

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寳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寳玉先飲了半杯瞧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子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数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眉忙將籤藏了說咱們且喝酒說着大家都飲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个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翠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邊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點該着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紅桃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壻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個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壻反捱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

了襲人寶玉芳還要留着衆人李紈探春芳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燈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関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鍾用盤子攢了各樣菓菜與地下的老嬷嬷們彼此有了三分酒了便豁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嬷嬷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顋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

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
笑道誰叫你儘力灌着來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
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咱們且胡亂歇一歇
自已便就那紅香枕身子一歪睡着了襲人見芳官
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
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
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
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脈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
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

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笑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偺們也算會吃酒的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

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燥也妄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夜裡你們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頑一罈酒

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得把燥都丢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緣横三竪四的打了一個肫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自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听了赶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朶尖听得真平兒笑道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眼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

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蕭恭遥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喝酒就忘

了衆人听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巳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笑着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听了咤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姐可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

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時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听了恍如听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要請教別

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别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麽理數寶玉听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麽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听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

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他既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已乃世上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

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菴去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陰堂中擺了幾席美酒佳殽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

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丫嬛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閒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

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殯天了衆人听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麽就沒了衆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餙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倒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揔屬虛誕更至叅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

等妄作虛為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
一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
說係玄教中春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慌的回道原是
秘裂的丹砂吃壞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成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
便昇仙去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
也不便听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报信
一面看視裡面窄狹不能停放橫竪也不能進城的忙
裝裹好了用軟輪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

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几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芸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个未出嫁的女兒帶來一並起居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

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
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更隆重功臣之裔一
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
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病常養靜于都城之外
玄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
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
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
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
畢扶柩回籍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

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見了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麽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哥和侄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吽我們兩个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𢼂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毋和兩个姨子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媽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

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了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俛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數少不得藏了些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與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飛來至家

中忙命前所收桌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蓬牌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个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已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体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个熨斗來摟頭就打

賈蓉便抱着頭滚倒懷裡告饒尤二娘便撕嘴又說等姐姐來家咱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两个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娘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两个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了丫頭們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咱們饞他两个丫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

紅樓夢　第六十三回　二十二

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様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咱們這邊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况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别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哩鳳姑娘那様剛強瑞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合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难為两位姨娘

這几年總沒揀得人家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老尤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尤家姊妹丢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媽别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雷要緊說着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觧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于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炫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止數萬人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礼與其奢易莫若儉戚

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母舅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礼法所拘不免在靈傍籍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空乘尋他小姨娘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体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打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

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內只見院中寂静無人有几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頍的寳玉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几乎與寳玉撞個滿懷一見寳玉方含笑站住説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咭溜吐嚕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駡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寳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寳玉連

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巳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都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寶

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独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悄悄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牕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

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須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麽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好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

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彼即

來通稟若無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于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莫非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麽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麽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

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已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听叫紫鵑將屋内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放在桌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把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内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难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

臭了要拿香燻燻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如說畢便連忙的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底頭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已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欝結于心

若竟不去又恐他過于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是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附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甚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纔好再者彼處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到來了寶玉笑道

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個未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叫他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体

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過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炉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体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麼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在淚痕如何還說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

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倒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难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從小兒與黛玉一處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間造次得罪了黛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已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

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
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將身上好些
寶二爺又來嘔氣了倒底是怎麽樣寶玉一面拭泪笑
道誰敢嘔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閑步只見硯臺底
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
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
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
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
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

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適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里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我㴞他是不是寫了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

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樣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

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方自懷内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詩曰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宫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紗　西施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宫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衣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聽了贊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

二藝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說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之句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

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着賈母王夫
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
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
相見已畢因听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
身体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
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
是遠歸遂大家别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
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
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

紅樓夢　第六十四回　十

人過寧府中來只听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赦政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柩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哥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

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
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
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
須發了些汗脉靜身凉大家放心了次日仍服藥調理
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
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
賈政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鉄檻寺
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
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

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姊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机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几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

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有剩的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時不能發給

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内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四五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

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
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睄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
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
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
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
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
向人借去昨日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
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
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

這几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阿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几个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侄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

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
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事賈蓉揣知其意便笑
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
賈璉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
娘不願意況且我听見你說二姨已有了人家了賈蓉
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
老娘帶了來的听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
姨許與王庄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遣了官司敗落
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

信不通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数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数兩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門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嬸子那裡却难賈璉听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几個錢

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快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家伙什物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扶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听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夠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了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

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
璉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説我和你一同來的賈
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
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难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説你快
去罷我在這裡等你于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
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
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
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入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
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于是

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壁坐了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麽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頭只含一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

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裡摸了摸
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
吃二姐道檳榔是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
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
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
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將
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
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
佩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了過去

二姐亦不去拿只粧着不見坐了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都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巾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于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珍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

老娘听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了

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爹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

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到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的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赶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所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拿去一面自己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

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趂便將路上賈璉要取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事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到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呌你老娘問準了你二姨再作定奪于是又教

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罷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

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和姐夫不安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姊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

子不盡于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几日早將諸事辦妥已于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來逼勒着與尤老娘寫退婚書

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

不過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兩家退親不提了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叫連理起戈矛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紅楼夢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説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叫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将二姐抬来各色香燭紙馬並鋪盖以及酒飯早已

紅楼夢　第六十五回　一

偺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了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鮑二等人不准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

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
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来時他母女
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来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
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
来與二姐收著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裡
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聽了自
是愿意當下十来個人倒也過起日子来十分豐足眼
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鉄檻寺做完佛事晚間
回家時與他妹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命小厮去打聽

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来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厮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叫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関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个有良心的

既已吽你來扶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點頭道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丫頭子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做些什麼勾

紅樓夢　第六十五回　三

些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上頭扶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了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甚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竪洒不着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跡的近日越發虧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家的陪着這

些丫嬛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高興忽听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听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乏了尤二姐忙忙來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得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

分了一個過來扶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已
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
厨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来
了也都意會故笑道你這會子来得巧我們因趕不上
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来借宿一宵的隆兒便笑道
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
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
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听馬棚内閙將起来原來二
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

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家的笑
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
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
関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
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
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
了要有一個充正經人我痛把你媽一肏隆兒壽兒見
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听
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

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着了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整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說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問如何說這話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筭是有靠將來我

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知你不必驚慌你因姐夫是這麽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羞得無話只得站起來讓坐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

還求大哥如肯這麼着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絶後也不敢到此處来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乾這鍾說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麪你吃我也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别戳破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个臭錢你們哥兒兩拿着我

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
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
做了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
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
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
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娘
喝酒怕什麽偺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〻一杯
自己先喝了半盞摟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
哥哥已經吃過了偺們來相親相親嚇得賈璉酒都醒

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倒尤三姐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說要樂偺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偺們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說要一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沒半

刻斯文兩個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點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餳澁淫浪不獨將他二姊壓倒那珍璉二人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的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流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別說沒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二人並

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了媬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个潑聲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厮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伏着自己風流標緻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得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

為樂他母妹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
金玉一般的人白呌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
能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
咱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
塲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
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
見不听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
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
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

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到還知疼着癢若論溫柔和順事必商議不敢恃才自專寔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凴他甚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説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

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
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了頭聘了罷留着他不
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也曾
回過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好塊肥羊肉只是燙的
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偺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
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
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勸三了頭他肯了讓
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

請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過三巡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淚泣道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禮要說但妹子不是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凴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凴

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財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原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與尤老听了亦已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子了不成衆人听了都咤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

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起麼興兒說小的回奶奶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个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太太多大年紀姑娘

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就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

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倒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

不曾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那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奶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捱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答應奶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肏的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就嚇得那樣起來你

們做什麼來我還要我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臉笑脚下使絆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用着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意兒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

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二年之間兩
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過子呢氣得平
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
逼着我我原不願意你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
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謊這
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
說的天下挑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兒原是他自幼
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這個心腹
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

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妻竊夫的到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總容下了尤二姐笑說原來如此但我听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得興兒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責任前日因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搂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説是好的了二姑娘的混名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玫瑰花尤氏姊妹笑他這是何意興

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親妹子太太抱來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個是我們姑太太女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女兒姓薛兩位姑娘俱是美人一樣又是滿腹文章或出門上車或園子暫見我們不敢出氣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小姐原該遠遠的藏躲興兒搖手道不是那个不敢出氣是生怕這

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燄了吹化了姓薛的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了興兒一下子咲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些混話越發沒了細兒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寶玉那邊的了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咲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咲道姨娘別問他說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

到二爺誰不是寒窓十載偏他不喜讀書是老太太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內濁的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呢沒上沒下大家乱頑一陣不喜歡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

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咲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咱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黨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

和尚們髒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着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了再斟来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什麽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咲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咲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倒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故

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説話只見隆兒又来了説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娘奶奶早和三姨定了那事明日爺来好做定奪説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来了尤二姐因勸他説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别為我悮事賈璉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

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咲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纔來也難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咲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

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做小生的叫做柳湘蓮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說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没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厮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

年總來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麽是什麽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扶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

着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我必是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妹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謹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食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

家一齊相見說些别後寒溫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咲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觧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强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

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位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教我們懸了幾日心因又聽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已娶尤氏如今有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定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姨表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留滯不歸家豈不悞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何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

裡現成就倫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帛之禮
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帶去取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
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
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
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
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
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
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

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丁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且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一事說了出來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將把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

上面鏨一鴛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母之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相遇了相知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

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卧室相見薛姨媽他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辦妥當只䒭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咲道我听見茗烟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說璉二哥哥着寔問你不知有何說話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寶玉寶玉咲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

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于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說不知他要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

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作不得
了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只怕連猫
兒狗兒都不干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
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
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說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
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已一時忘情
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
作揖告辭出來細思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
浮燥不如去索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

璉正在新房中閒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
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
生賈璉听了咤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
誰知家姑母于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
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
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
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
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湘蓮咲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
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

紅樓夢　第六十六回　十

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得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説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来便説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慧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唬的衆人

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點點自想方纔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

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佩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感今既耻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蹤無影

去了湘蓮驚覺似夢非夢睁眼看時那裡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来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覺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賈珍尤氏並賈蓉賈璉等聞之不勝悲痛傷感自不必說却說柳湘蓮見尤三姐身死亦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戀被道人數句偈言打破迷關竟自削髮出家跟瘋道飄然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柳湘蓮

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是喜歡正自高興要替他買房屋置器用辦粧奩擇吉日迎娶過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見薛姨媽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柳湘蓮出家的信息心甚嘆息正爲猜疑是爲什麽緣故只見寶釵從園子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没有你珍大嫂的妹妹尤三姐他不是已經許定了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的這也狠好不知爲什麽尤三姐自刎了柳湘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竟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

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處故諄諄感嘆如果他二人齊齊全全的媽自然該替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了依我說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己的身子自從哥哥起江南回來了一二十天販了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回來幾個月媽同哥哥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總是不然到叫他們看着咱們無禮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自外

而入眼中尚有淚痕未乾一進門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正在這裡纔向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事可奇薛姨媽說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聰明的人怎麼說跟道士去了呢我想他前世必有夙緣有根基的人所以纔容易聽得進這些度化他的話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一找纔是靠那跏足道士瘋瘋顛顛的能往那裡遠去總不過在這方前後的廟裡寺裡躲藏著罷咧薛蟠說何嘗不

是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沒法惟有望着西北哭了一場回來了說着說着眼圈兒紅了薛姨媽說既然尋了沒有把你作朋友的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好處去了呢你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理料理咱們家裡沒人手兒竟是笨鳥兒先飛省得臨期丟三忘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子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

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做買賣的夥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請他們酬酬勞乏總是他們固然是咱家約請來吃工食勞金的人到底筭是外客又陪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驚怕沉重薛蟠聞聽說媽說的狠是妹妹想的周到我也想着來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渾又為柳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就定明兒後兒下帖子請請罷薛姨媽說由你辦

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回說張管總的夥計着人送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的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未得拿昨日貨物發動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的大棕箱子來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一步田地特特的給媽和妹子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帶來的還是這樣放了一二十日纔送來若不是特特帶來的必定放到年底下纔拿

進來呢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未歸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小子說東西收下了叫他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是什麼好東西這樣捆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却是些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裡除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粉胭脂頭油等物還有虎坵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筋斗的小小子沙子燈一出一出的泥人兒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

以及許多碎小頑意兒的東西寶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叫自已使的了頭來吩咐你將我的這個箱子與我送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從那裡送送人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辞母親往園子裡來了這薛姨媽將自已的這個箱子裡頭的東西取出來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了頭同喜兒送往賈母並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寶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已房中將東西逐件件過了目除將自已留用之外遂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紙筆墨硯也有送香袋扇子扇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單送頑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五

惹兒的酌量其人分辦只有黛玉的與別人不同比衆人加厚一倍打點完畢使鶯兒同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其李紈寶玉等以及諸房不過收東西賞賜來使皆說些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林黛玉他見了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的父母來了便對這些東西揮淚自嘆暗想我乃江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弟兄隻身一人可憐寄居外祖母家中而且又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看問之外那裡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來看望看望給我帶些土物兒來使我送

送人也好可見人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沒趣味的想到這裡就不覺大傷起心來了紫鵑他乃扶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他的心腸為見江南故土之物因傷動心懷追思親人的原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傍勸說姑娘身子多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看着不過比那些日子料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日寶姑娘送來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麼反到傷感這寶姑娘送東西為

的是叫姑娘歡喜這到反是招姑娘添煩惱了不成若今寶姑娘知道了怎麼臉上下得來呢再姑娘也要想一想老太太太太們為姑娘的病症千方百計請好大夫診脈配藥調治所為的是望姑娘的病急好如今剛好了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踐身子不能叫老太太看着喜歡難道說姑娘不是素日憂慮過度上傷的氣血多了得的麽姑娘千金貴體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黛玉只聽得小了頭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快請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

黛玉讓坐畢宝玉見黛玉淚痕滿面因問道妹妹又是
誰得罪了你了兩眼都哭得紅了是為什麽黛玉不回
答紫鵑將嘴向上一扭宝玉會意便望床裡一看見堆
許多東西就知是宝釵送來的便笑着取笑說道好東西
想是妹妹要開雜貨鋪麽擺着這些東西作什麽黛玉
只是不理紫鵑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宝姑娘那邊送
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這裡
好勸歹勸不住呢而且是纔吃了飯若只是哭大發了
再吐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太罵死我們了麽到是二

爺來的狠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他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為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強不落人後因見人家哥哥自江南帶了東西來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勿想起別的痛腸來是以傷感是寔這是宝玉他心裡揣摹黛玉心病宝玉却不肯明明說出來若說出來黛玉越發動情宝玉乃笑道我知道你們姑娘的原故不為別的為的是宝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江南去與你多多帶兩船來省的你淌眼摸

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不由他噗的一聲笑了忙說道我憑他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一步田地上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也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特把人看的平常小器了我有的原故你那裡知道說着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移至床上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看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子那是怎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作什麼使用妹妹你瞧這件可以擺在書隔兒上作陳設那件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

將這些沒要緊的話來支吾答訕了一會黛玉見寶玉那些欵樣子問東問西招人可笑稍將煩惱丟開略有些喜笑之意寶玉見他有些喜色便說道寶姐姐給送東西來咱們也該到他那裡道個謝去纔是不知妹妹可去不去黛玉想道為送些東西就特特的道謝去說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得有理難以推托無法只得同寶玉去了這且不題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至次日三四位夥計俱各到齊未免說了些店內發貨賬目之事列席讓坐

薛蟠與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
已畢內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中怎麼少柳大哥不來想是
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道休題
休題想來列位不知渠情若說起此人真真可嘆于二日前他
忽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去了衆人聽說因道我們前日聽見
說有個外路人被個瘋道士度化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刮了去
了又說駕着一片彩雲去了紛紛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真
賬事忙那裡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沒去細問細打聽到如今還
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柳大哥麼

早知是他我們也該勸解勸解任他怎樣也不容他去喚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寔寔在在的可惜可嘆也怨不得東家你心裡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柳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麽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故意假跟了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誰知道果能如此好罷咧世上也少個妖言惑衆的人了衆人說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沒尋找他去不成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你們笑話

我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頑笑諫酒暢飲席上雖設了些雞鵞魚鴨仙珍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愁眉嘆氣衆夥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鍾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題且說宝玉拉了黛玉至宝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各說幾句客言套語黛玉便對宝釵說道大哥辛辛苦苦能帶了多少東西來擱的住送我們這些處你還剩什麼呢宝玉說可是這話呢宝釵笑說道東西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

兒大家看着略覺新鮮些我剩不剩什麼要緊我如果
喚什麼今年雖然不剩明年我哥哥去時再叫他給我帶
些來有什麼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說明年再帶些什
麼來我們還要姐姐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
你要你只管說你要不必拉扯上我們不我們的字樣
姐姐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明
年的東西了寶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說沒有你一分
兒不成你不知道帮着說反到說起這散話來了大家
聽了笑了一陣寶釵問道你二人來的如何這樣巧

是誰會誰去的宝玉道休題我因姐姐送我東西林妹妹也有我想要來道謝想來林妹妹也必來道謝故此我到他房裡會了他一同往這裡來誰知到了他家他正在房裡傷心落泪也不知為什麼這樣愛哭宝玉剛說到落泪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怕他往下還說宝玉會意隨即換過口来說道林妹妹這幾日因身上又有些不爽快恐怕又病故此着急落泪我勸解一會子纔扯了他来了一則道謝二則省得叫他一個人在房裡坐着只是發悶宝釵說妹妹怕病固然是正理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十七

也不過是在那飲食起居穿脫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為什麼傷起心來了呢妹妹難道不知道一傷心難免不傷氣血精神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妹妹你細想想黛玉說姐姐說的狠是我何常自己不知道呢只因我這幾年姐姐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我怕怕的了藥無論見效不效一聞見先就頭疼發惡心怎麼不叫我怕呢宝釵說雖然如此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着身子不爽快反自己免強扎挣着出来各處走走曠曠把心鬆鬆散散比在屋裡悶坐着

還強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那二日不時覺着發懶渾身乏倦只是要歪着心裡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扭着他尋些事情作作一般里也混過去了妹妹別惱我說越怕越有鬼寶玉聽說忙問道寶姐姐鬼在那里呢我怎麽看不見一個兒惹得衆人開聲大笑寶釵說道獃小爺這是比如說的話那里真有鬼呢認真的若有鬼你又該駭哭了黛玉因笑道姐姐說的狠該誰叫他嘴快寶玉道有人說我不是你就樂了你這一會子心裡也不懊惱了咱們也該走罷于是彼

此又說笑了一會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自己回家這也不題且說趙姨媽因見寶釵送環哥之物忙忙接下心中甚喜滿口誇奬人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家送到他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厚誰薄連我們這搭拉嘴子他都想到寔在的可敬若是那林姑娘也罷了麼也没人給他送東西帶什麼来即或有人帶了來他也只是揀着那有勢利有體面的人頭兒跟前纔送去那裡還臨的到

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的真真露着另別另樣的好趙姨娘因环哥得了東西深為得意不住的坐在床上擺弄瞧着了一會想宝釵乃係王夫人兩姨外甥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便自己疊疊歇歇拿着那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一傍說道這是宝姑娘纔給环哥兄弟送來的他年輕的人想的週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了頭二百錢聽見說姨太太也給太太送來了不知是什麼東西你們瞧瞧這一個門裡頭就是兩分子能有多少呢怪不得老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

招人愛一面說着將手內的東西都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內說了一聲好給环哥兒頑罷並沒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腹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勞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閑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己咕嘟着嘴一邊子坐着可見趙姨娘這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許多令人不入耳生厭的閒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看不起他閑話休題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了頭回來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

的所給巧姐兒送的那一分兒仍舊拿回來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什麼這一分兒沒送去呢還是送了沒收呢鶯兒說我方纔給環哥兒送東西去的時候見璉二奶奶往老太太房裡去了我想璉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呢所以沒送寶釵說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在家難道平兒豐兒也不在家不成只管交給他們收下等二奶奶回來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定要你當面交給纔算麼鶯兒聽了復又拿着東西出了園子往鳳姐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拿東西的老婆子

說早知道一就事兒送去不完了省得又跑這麼一盪老婆子說閑着也是白閑着借此出來逛逛也好只是姑娘你今日來回各處走了好些路兒想是不慣之了咱們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兒再歇着二人說着話兒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來見宝釵宝釵問道你見了二奶奶沒有鶯兒說我沒有見宝釵說想是二奶奶還沒有回來麼了頭說回是回來了因豐兒對我說二奶奶自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一臉的怒氣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說話也不叫人聽見連

我都撵出来了你也不必去見等我替你回一聲兒就是了因此就着豐兒拿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奶給你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錢我就回來了寶釵聽見了自已納了一會子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回來便問你怎麼不逛就回來了你原說是約着林姑娘你們兩個同到寶姑娘處道謝去了沒有寶玉說你别問我原說的是要會着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林姑娘家他在屋裡頭守着東西狠狠的不自在呢我也知道林姑娘那些原原故故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主

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我只裝不知道答訕着說別的寬解他一會子纔好了然後方拉了他同到了宝姑娘那裡道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散了我又送他到家我纔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姑娘的東西比送你的東西是多是少還一樣呢宝玉道比送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纔是明白人會行事宝姑娘他想別的姐妹都有親的熱的有人送東西惟有林姑娘離家二三千里遠又無有一個親人在這裡那有送東西呢况且他們兩個不但是親戚還是乾姐妹難道你不

知道林姑娘去年曾認過薛姨太太作乾媽論理多給他些也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兒一面說話一面便叫小丫頭去取了拐枕來要在床上歪着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寶玉便問什麼話襲人道素日璉二奶奶待我很好你是知道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場之後我並沒得去如今好了我早就想着要到那裡看看去只因爲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終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裡去而且初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看二奶奶盡個禮看得日後

見了受他的數落二則借此也要逛一逛你同他們看着家我去就來晴雯說這却是該的難得這個巧空兒寶玉道我纔爲議論寶姑娘誇他是個公道之人這件事行的又是個周到人了襲人笑道好小爺也不用誇人你只在家同他們好生頑好歹別要賭覺睡出病來又是我担沉重寶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遂到自房裡拿着鏡兒照着抿了抿頭勻了勻臉上的脂粉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步出房來復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立住望四下

觀看那園中景致時至秋令秋蟬鳴于樹草虫鳴于野
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將殘上来了到是芙蓉
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鋪的咕都子襯着碧紗綠的葉
兒到令人可愛一壁裡瞧着一壁裡下了橋走了不遠
迎見李紈房裡使喚的了頭素雲跟着一個老婆子手
裡捧着一個洋漆盒兒走来襲人便問往那裡去送的
是什麽東西素雲說這是我們奶奶給三姑娘送去的
菱角鷄頭襲人說這個東西還是咱們園子裡河内採
的不知是外頭買来的呢素雲說這是我們房裡使喚

的劉媽媽他告假瞧親戚去帶來孝敬奶奶的因三姑娘在我們那裡坐着看見了我們奶奶叫人剩了他吃他說總喝了熱茶了不吃一會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分路去了襲人遠遠的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個人拿著担子在那裡動手動脚的因迎着日光看不親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的姑娘今日怎麼得工夫出來閑逛往那裡去襲人說我那裡還得工夫逛我往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作什麼呢那祝老婆說

我在這裡趕螞蜂呢今年三伏裡的雨水少不知怎麼這些菓木樹上長了虫子把菓子吃的巴拉眼睛的掉了好些下來可惜了兒的白掷了就是這葡萄剛成了珠兒怪好看的那螞蜂蜜蜂兒滿滿的圍著來㖓都咬破了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來吃這個葡萄還有這樣一個毛病無論雀兒虫兒一嘟嚕上只咬破了三五個那破的水淌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這雀兒螞蜂可惡故此我在這裡趕呢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㖓了許多上來了襲人說你就是

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剛趕了這裡那邊又来到是告許買辦吽他們多多的做些冷布口袋来一嘟嚕一嘟嚕套上免得翎禽草虫蹧踐而且又透風握不壞婆子笑道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里就知道這些巧法兒呢襲人說如今園子裡這些菓品有好些種到是那樣先熟的快些老祝婆子說如今方入七月的門菓子都紅上来了要是好吃還得月盡頭兒纔熟透了呢姑娘不信我給姑娘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說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

了一則没有供鮮二則主子們尚然未吃咱們如何先
吃得呢你是這府裡的陳人難道連這個規矩也不知
道麼老婆子笑道姑娘說的有理我因爲姑娘問我我
纔這樣說心內暗說道彀了我方纔幸虧是在這裡趕
螞蜂若是順手兒摘一個嚐嚐叫他看見了還了得襲
人說我方纔告訴你要口袋的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
叫管事的快作去罷言畢遂一直的出了園子的門就
到鳳姐這邊来了正是鳳姐與平兒議論賈璉之事因
見襲人他是輕易不来的人又不知是有什麼事情便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十九

連忙止住話語勉強帶笑說道貴人從那陣風兒刮了我們這個賤地來了襲人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心定是要先取樂我一塲的我有什麼說的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裡墊着要過來請請安頭一件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又怕厭煩故未敢來想奶奶素日疼愛我那個分兒上自然是體諒我的再不肯惱我的鳳姐笑道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兒照看也是寔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墊着常問我我聽見就喜歡的今日見了你

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捨得冒犯你麼我的姑娘襲人說奶奶若是這樣說這就是真疼我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襲人那裡肯坐讓之再三方在炕沿脚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茶來襲人說你叫小人兒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不安一面站立接過茶來吃着回頭看見床沿上放着一個活計簸籮兒內裝着一個大紅洋錦的小兜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有工夫作活計麼鳳姐說我本來就不會作什麼如今病了總好又兼着家務事鬧一清早那裡還有

工夫作這些呢要緊要緊的我都丢開了這是我往老太太屋裡請安去遇見薛姨媽送老太太這個錦老太太說這個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了們做小衣小裳兒內穿着到好頑呢因此我同老祖宗討了來了還惹得老祖宗說了些頑話說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麽要什麽見什麽拿什麽惹得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臉皮兒厚不怕說的人老祖宗只管說我只管裝聽不見拿着就走所以纔交給平兒先給巧姐兒做件小兜肚穿着剩下的等消閒有工夫再做别的襲人

聽畢笑道也就是奶奶纔能彀謳的老祖宗喜歡罷伸手拿起來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顏色都有好材料也須得這樣巧手的人作纔對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鳳姐因問道巧姐兒那裡去了我怎麽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纔寶姑娘那裡送了些頑意兒東西來他一見狠喜罕就擺着頑了一會他奶媽兒纔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睏覺去了襲人問道巧姐兒如今自然比先頑的好了平兒道小臉旦子吃的銀盆似的見了人就趕着笑再不得罪人真是我們

奶奶的觧悶宝貝疙疸鳳姐纔問宝兄弟在家作什麼呢襲人道我是求他同睛雯他們看家我纔告了假来了可是呢只顧説話我也来了好半天了也要回去了別叫他在家抱怨説我屁股沉到那裡就坐住了説着便立身告辤回怡紅院來這也不題且説鳳姐兒見平兒送了襲人回來復又把平兒叫入房中追問前事越説越氣説二爺在外偷娶了老婆你説你是聽見二門上的小厮説的到底是那個説的呢平兒説是旺兒説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叫来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

奚你知道麼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聽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這是聽見興兒告訴的鳳姐道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起身的頭裡告訴的鳳姐又問興兒在那裡呢旺兒說興兒在新奶奶那屋裡呢鳳姐聞聽滿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崽子什麼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私自封了二奶奶了滿口裡胡說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人他怎麼不跟二爺去呢旺兒說特留下他在家裡照看尤二姐故此沒跟了去鳳姐聽說忙的一迭聲命旺兒快

把興兒呌了來旺兒忙忙的跑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說二奶奶呌你呢興兒正在外面同小人們頑笑聽見呌他也不問旺兒二奶奶呌我做什麽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來至二門前回明進去見了鳳姐兒請了安傍邊侍立鳳姐一見便瞪着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外頭趕的好事你們打諒我是獃瓜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必是深知根由你須細細對我寔說稍有一些隱瞞撒謊我將你腿打折了興兒忙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麽事是奴才同幹的鳳姐兒罵道好

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麽就說了
尤二姐怎麽買房子置家伙怎麽娶過來的一五一十
從頭至尾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興兒聽說仔細想了
一想此事二府皆知就是瞞着老爺太太同二奶奶不
知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苦來瞞着不如告
訴了他們省得現前受打委曲再興兒一則年幼不知
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姐是個烈口子連二爺
還懼怕他五分此事原是二爺同珍大爺蓉哥他們叔
姪兄弟商量着辦的與自已無干故把主意想定壯着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三十三

胆子跪下說道奶奶別生氣等奴才回稟奶奶聽說只因那府裡大老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麼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看中了動了要說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先替二爺從中調停辦理作個媒人說合事成之後還許下酬謝的禮物蓉哥滿應將此話告訴了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大奶奶合姥姥商議尤老娘很愿意但說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婦如何又許璉二爺呢恐張姓知道生出事来不妥當珍大爺便說這筭什麼大事交給我那張家小子本是

個窮苦破落户那裡見得多給他幾兩銀子叫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來果然找了姓張的来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就放心大胆說定了又恐怕奶奶知道攔擋不依所以在外邊咱們府的後身兒買了幾間房子置了東西就娶過来了珍大爺還給兩口人使喚二爺時常推說給老爺辦事又說替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着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着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尤老娘

跟着尤二姐住着作伴兒呢這一件從前的寔話並不敢隱瞞着一句說畢後又磕頭鳳姐聽了這一篇言語只氣得痴呆了半天面如金紙兩支吊梢子眼越發直立起來了渾身亂戰半晌連話說不上來只是發証猛低頭見興兒在地下跪着便說道這也没你的大不是但只是二爺在外邊行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纔是却狠該打因你肯寔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次興兒說未能早回奶奶奴才該死又叩頭有聲鳳姐說你去罷興兒纔立起身要走鳳姐又說叫時須快來不可

遠去興兒連連答應了幾個是就出去了到外面伸了伸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沒有挨一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回來怎麽見二爺各自害怕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興兒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纔興兒說的話你都聽見沒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般沒見世面的男人吃着碗裡的看着鍋裡見一個愛一個真成了喂不飽的狗寔在是個棄舊迎新的壞貨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他別想着俗說的家花那有野花香他要信了這話可

就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個沒臉親戚朋友見不得的時他纔罷手呢平兒一傍勸道奶奶生氣却是該的但奶奶身子纔好了也不可過于氣惱看二爺自從鮑二女人那件事之後到狠收了心了如今為什麼又行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固然不是也總因咱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饞人家纔引誘他罷咧俗語說的牛不吃水也強按頭麼平兒道珍大爺做這樣事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一個妹子要許幾家子弟纔好先許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家的

男人都死絕了都嫁到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飯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二姐知道好歹早早兒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寶玉就是嫁環哥兒呢總也不給他妹子留一些兒體面叫妹子日後怎麼抬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原是個渾張爛桃難道珍大奶奶現作着命婦家中有這樣一個打嘴限世的妹子也不知道羞臊躲避着些反到大面兒上揚名打鼓的在這門裡丟醜也不怕人笑話麼鳳姐道珍大爺也是做官的人別的

律例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妾停妻再娶使不得的規矩也不知道不成你替他想一想他幹的這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只眼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輕重干係鳳姐冷笑道這什麽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毒藥吃呢若論親叔伯弟兄中他年紀又大他又居長不知道教兄弟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担罪名兒日後鬧出事他在一邊站釭沿看熱鬧真真我要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邊府裡的醜事壞名兒已經叫人聽不上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纔好顯

不出他的醜事這什麼作哥哥的道理到不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到罷咧活着作什麼呢瞧東府大老爺那樣厚德每日吃齋念佛行善怎麼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概好風水都是他老人家一人拔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不然怎麼這樣差着隔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太太老爺太太不知道倘或吹到耳躲裡去不但咱們那沒出息二爺受打受罵就是珍大爺和珍大奶奶也保不住吃不了要兜着走呢連說代罵直鬧了半天連晚飯沒吃推頭疼也沒過賈母王

夫人那邊去平兒看此光景越說越氣勸道奶奶且煞一煞氣事從緩來等二爺回來慢慢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兒聞聽此言便從鼻孔內哼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二爺回來再說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的苦勸安慰了一畨鳳姐總略消些氣惱喝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要拐枕歪在床上閉着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滲着方退出去偏又不懂眼的一起子回事的人來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着瑪瑙來問二奶奶為什麼不吃飯老太太不放心看我瞧來鳳姐知

是賈母處打發人來了遂免強起來說我自有些頭疼並沒別的病老太太放心我竟淌了一淌兒好了言畢打發來人去後却自己一個人將前事從頭至尾細細盤算了多時得了一個一計害三賢的主意出來自已暗想須得如此如此方妥主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作出嘻笑自若無事的光景並不露出惱恨嫉妒之意于是叫了頭傳了旺兒來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裱糊鋪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為何緣故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終

紅樓夢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遇見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心下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已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

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話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于是忙整衣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

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倉促之罪說著便福了下来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攜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命了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扶侍姐姐說著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以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重不可在外眠

花宿柳恐累父母躭憂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間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已備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妬忌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寃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恐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姐下体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事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奴

在内雖愚蠢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二爺之名也是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姐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姐在外若別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

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同親妹和比骨月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做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做妹子每日扶侍姐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著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

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咱們的了頭已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内全是自怨自悔說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做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禮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

認爲知已又見周瑞家的及旺兒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姐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浅也不曾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

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太太一槩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个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

預先說明的如今不走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

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唤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筭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拿

些來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麽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勸你能着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

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

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个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細底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化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

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著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細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彀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

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兒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名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著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咲道起動衆位哥哥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着

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寔有此事但
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扳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
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聽告
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
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凴是主子也要說出来張
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
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出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
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警唬而已又拿
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

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都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防了這一著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倒

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著兄弟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待著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了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

窮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个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脚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咱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咱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姑娘嬸嬸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雷霹腦子五鬼分尸

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罵着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磕頭說道嬸嬸別動氣仔細了手讓我自己打嬸嬸別生氣說着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要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閒事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嬸的話了衆人又要勸又要咲又不敢咲鳳姐兒滚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哭聲只

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恨爲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咱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旣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卽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著收什房子和我的一樣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

的什麽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丢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尤氏道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搬著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麽你

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了怎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聽你說著啐了幾口尤氏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烏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

奶最聖明的雖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賤穀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臉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訓子姪的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爺爺正要出殯嬸嬸若鬧了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嬸責罰兒子兒子謹領

這官司還求嬸嬸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嬸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嬸嬸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嬸費心費力將外頭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嬸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番形容言語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

方纔怎麽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諒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嬸放心橫竪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嬸嬸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了五百兩銀子與嬸嬸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教嬸嬸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嬸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著我替你

們過全我雖然是個獃子也獃不至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赶著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听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状我聽見了嚇

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
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
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咲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
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
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
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
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著父母私娶一層
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
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著

這滿禮不告等誰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妥當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枉告不實之罪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哄道

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這些事出來原來
你竟糊塗若依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
人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個人既是無賴之徒銀
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來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來
這事咱們雖不怕也終躭心擱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
什麼反給他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
此一說便咲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
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
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要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

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好姪兒你若疼我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中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一片
痴心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顧
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
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
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
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槩死了
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業寔難
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什了出來暫且
住著等滿了服再圓房仗著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

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母子二人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到底是嬸嬸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了頭們扶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夾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摘開這魚頭大家纔好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别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睛說這是誰家的孩

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倒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等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麽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帯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〻肉皮兒衆人都抿嘴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

手来我瞧〻鴛鴦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笑說道竟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〻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麽不是你既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声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

樂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ミ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對詞那人原說的是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嫁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没打重又調唆張華

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無和那家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是你妹子曾與人從小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

銀子都収了怎麼没凖鳳姐在傍又説張華的口供上現説不曾見銀子也没見人去他老子又説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没應凖親家死了你們又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没有對証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没圓房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説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十両銀子退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

原沒辦錯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了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麽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肯依遠遠的去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得了也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

稽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也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来再花幾个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已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来翻案豈不是自已害了自已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悔之不迭因此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来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訛他做賊

和他打官司　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
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来回家細
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関天非同兒戲
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来告訴
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
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
唬死在店裡在那裡驗屍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
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過不究
鳳姐合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親妹還勝幾倍那

賈璉一日事畢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静悄々的関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有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来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来叙了寒温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

了忙命两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剌未除
又平空添了一剌說不得且吞声忍氣將好顏面換
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
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々的納罕那日已是臘月
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來辭拜賈母
等人合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
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心治家二人只是
答應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了只
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illegible]々的声明

狠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些手脚沒人要的了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了這話氣了個倒仰察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擇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也要來強我鳳姐聽了暗樂尤二姐

聽了暗愧暗怒鳳姐既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茶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菜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内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〻名声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倒只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己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躭

心雖都不敢多言都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

屢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声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

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〻的成天喪声嚎
氣背地裡咒二奶〻和我早死了好合二爺一心一計
的這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
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个賤
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
往上踐踏起来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
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
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
了一月的暗氣便懨〻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

漸次黃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
寶劍前来說姐々你為人一生心癡意軟吃了這虧
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恨
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来即進
来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数應然你我前生淫奔不
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
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々
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々我一生品行既
虧今日之報即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寃隨我去忍

紅樓夢　第六十九回　九

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〻你終
是个癡人自古天網恢〻踈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
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
安生尤二姐又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
無怨小妹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
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
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或天見憐生了
下来還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况于他賈璉亦泣
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来醫治于是出去即刻請醫生

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蔭封的下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的進來胗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一露金面醫生畧看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飛天外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

璉陪他出来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淤血凝結如今只以下淤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辞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尤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来血氣虧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悮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

保就愈煎丸二薬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胡姓的来一時查出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偏遇見這樣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作湯作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說係屬兔的陰人沖犯了大

家算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駡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聽見如此說是他冲了鳳姐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個月再来秋桐便氣得哭駡道理那起瞎㕷的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了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来了就冲了白眉赤眼那裡来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个棉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〻希罕那樣𠎝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

半載巻一个倒還是一點攙襍没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告邢夫人知道說二爺奶〻要攆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處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数落了鳳姐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没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户根底下大罵起来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来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

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病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必不能好了況胎已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人說吞了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那上吊自刎的又干淨些想畢扎挣起来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幾次恨命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来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

看不過說了頭們只就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个樣兒来別太過餘了墻倒衆人推了鬟聽了便急推房門進来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衆人纔唬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時不禁大哭衆人雖然素昔惧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寬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强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来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去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

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蓋了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来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了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来陪哭一場衆族人也都来了賈璉慌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

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鬧吊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了出去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鬟來請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麼咱們的月例一月趕不

上一個月昨兒我把金項圈當了三百兩銀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想着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来拿自己提着来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来悄遞與賈璉說你

别做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来
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
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
念心平兒只得掩了自己収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
板進来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
進去只在這裡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楼夢　第六十九回　十五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紅樓夢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梅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合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概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蝟集不筭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單子来

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
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
母合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
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
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
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合
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合李紈房中
粗使的大了頭發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
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

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出来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怎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逼死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〻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一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房内咭呱笑声不斷襲人因笑説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合麝月两个按住温都里那膈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綠院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乱登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便笑說道两个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寶玉對抓雄奴趁勢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倒好笑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〻在這裡把塊手帕子忘了不

知可在這裡小燕說有ミ有我在這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總洗了剛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滚因笑道倒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ミ呱ミ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ミ不頑把兩个姨奶ミ和姑娘也米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寂寞了兩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更寂寞呢你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

快出去看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卻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寶玉聽着點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

一壁走一壁看寫着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乱紛々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々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焼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来　春泉飲醺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
落下淚来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
麼得来寶琴笑道你猜是誰的寶玉道自然是瀟湘子
稿了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声
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
首〻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
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
此但我知道姐〻斷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本

有此才是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〻曾經離喪作此
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興李紈看
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
月初二日就起社他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黛玉就為社
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
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
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
着人回舅太太来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
前頭来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

中来遊玩了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準進京等語其餘家

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合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了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合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乗机見景勸他収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了一算

説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二件到那時縂然你有了書
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
好些難道都沒収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
家我拿出来共筭数了一数纔有五百六十篇這三四
年的工夫難道就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説明日起
把别的心都収了起来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
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
親檢了一遍寔在搪塞不去便説明日為始一天寫一
百字纔好説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

窓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便十分歡喜便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〻寫〻念〻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探春寶釵等都笑說道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

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肯分心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不耐煩把詩社便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了許多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得過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包去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與紫鵑作了一个揖又親自来道謝

接着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〻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塲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冬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来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說道咱們這幾社總没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是極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附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幾个調来寫了粘在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

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時黛玉
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
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麽這樣快我纔有了
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
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這算
輸了蕉丫頭快做探春聽說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上
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負不肯勉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倒反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對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

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捨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　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
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隄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
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
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雄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

無根又無絆的東西 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来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這一首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匀

湘雲先笑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匀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團蝶陣乱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

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湘妃了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麽罰李紈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一跳丫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鬟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丫鬟笑道好一个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繩拿

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紫鵑也太小器了你們一般有的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偺們的拿出來偺們也放晦氣了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脚都忙拿着出來也有美人的也有砂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

在院外廠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个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个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也拏了來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个小了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个大魚取來小了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蠏拿來罷了了頭去了同了幾个人扛了一个美人並籰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蠏給了三爺了這一个是林大娘纔送來

的放這一个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也取了來了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了頭放起一个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个一連七个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來寶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日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汗出衆人又笑起來寶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个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再取一个來放罷寶玉等大

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个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人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將籰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罷于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颻颻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又一回頭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了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下回端的

再聽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覆命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晏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

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二府齊開筵宴寧府中單請官客榮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內閣都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

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
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个帑銀五百兩
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楠珠
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
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
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
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
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姐
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懸灯結彩屏

鬧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國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中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誥命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

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个丫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叅了場台下十二个一色未留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小廝捧了戲單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静

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人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叫他們姐妹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

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
正吃菓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
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
問好等事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
都齊声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的南安太妃因笑道
你在這裡聽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
叔叔筭賬因一手拉着寶釵一手拉着探春問幾歲了
又連声誇讚因又鬆了他兩个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
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

个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个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强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

都是邢夫人等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上等禮物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扶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到鳳姐兒房裡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尤

氏因問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去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的這樣我園裡和他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俱未關好猶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環走入班房中竟沒一个人影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答應

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東府裡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菜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

倷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了頭揭着短處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不用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什麼清水下雜麵你吃我也見的是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們還早些呢了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好好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

尤氏早已入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琹湘雲三人同看地藏菴的兩个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出來尤氏冷笑道這是兩个什麼人兩个姑子傍邊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孩子好氣性那糊塗老嬤嬤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咱們奶奶萬金之軀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咱們哄他歡喜一回還不得一半兒呢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

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个婆子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兒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个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釵湘雲也都笑勸尤氏道若不為老太太的千秋我斷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个丫頭去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周瑞家的他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

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献勤討好所以各房主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慌忙跑入怡紅院來一面飛走一面說氣壞奶奶了可了不得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几个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日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个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襍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灯關門誰知一个人芽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个纔好尤氏又說小

紅樓夢　第七十一回　八

了頭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个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户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正乱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个餑餑請你奶奶自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个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細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麽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的一声素日因與這幾个不睦出來了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

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个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丫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環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意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盪不大的事已經撒開手了林之孝

家的也笑因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些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个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

有纔兩个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求却只管纏我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个那一个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

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个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个不大安靜的便隔墻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鬪了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細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声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令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

誚唆得邢夫人着實惡憎鳳姐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中子姪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兩个

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環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

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个母親素日承鳳姐兒照顧願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綑了兩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先倒折磨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衆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腦逼得臉

紫鵑回頭向賴大家的等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為這府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做一件事情去說王

夫人道你太太說得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个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心灰轉悲淚下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吒異道好好兒的這是什麼緣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

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你的眼腫腫的所以我纔咤異只管看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着鳳姐笑道纔覺得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别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

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
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个在這裡幫
着兩个師父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他姊
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心偏說
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个姑子吃了然後擺上葷的
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賈母又叫把
喜鸞四姐兒二人也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
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个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个
一个的揀在一个笸籮內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

結壽綠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哭的還是為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日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眾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

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
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
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
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
問了環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
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道
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下鴛鴦笑道
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告訴了一遍李紈忙
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來令他們

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个也赶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脚踪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為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呢總而言之為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寔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損一如今咱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

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道要怎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点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多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這裡頭說

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濁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点後事也不慮寶玉道我能勾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麽是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你胡說了就算你是个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个胎子

究竟是个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哄誰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

掩猶未上栓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灯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灯獨自一个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生要便因下了甬路尋微草處行至一山石後大桂樹陰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个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口後藏躱鴛鴦眼尖趁月色見准一个穿紅裙子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的藏躱嚇着頑要

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丫頭也沒个黑夜白日只是頑不彀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已親厚不比别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双膝跪下只説好姐姐千萬别嚷鴛鴦反不知因甚忙拉他起來笑問道這是怎麼説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泪來鴛鴦再瞧一回又有一个人影恍惚像个小厮心下便猜疑了八九自已反羞的

面紅耳赤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个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這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着姐姐已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放心我横豎不告訴一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脱身聽見如此說便接声道我在這裡有

事且略住手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

紅樓夢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强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覇成親

話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了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要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

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有無限的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个婆子來悄告訴道

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氣个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來也該死在一處自是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大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个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料想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不去指着來望司棋把房中人支出去反倒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个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塌了小命司棋

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〻偺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的一日我若病好之後把你立个長生牌位我天〻焚香禮拜保佑你一生福壽双全我若死了時变驢变狗報荅你倘或偺們散了以後遇見我又怎樣報你的德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正是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壞你的名声我白献勤况且這事我自己也

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
已再不許胡行乱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頭不絕鴛鴦又
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
日鳳姐兒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因順路來問
候因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
他進去鴛鴦剛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間出來見了他來
便忙上來悄声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你且這屋
裡略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
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

近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又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声身上覺怎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巳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

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个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哎喲依這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我媽和親家

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个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僧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个帖子來賴死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閒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吽喚平兒答應着忙迎出來賈璉已到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

道鴛鴦姐姐今兒貴腳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
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
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扶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
那裡還敢勞動來看我們正說巧得狠我纔要找姐姐
去因為穿着這袍子熱來先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
姐去不想天可憐的省我走這一遭一面說一面在椅
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
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
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來孝敬一个臘油凍的佛手因

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何方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了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奶已經打

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已忘了倒說我昧下了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這會子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胡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不大像先。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襍你再喝上兩杯酒那裡清楚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

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麽不沏好茶來快拿干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前日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个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

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裡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裡沒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

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已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手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是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麽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麽就是什麽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要別的只說要

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个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〻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就差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你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

王家的地縫子掃掃就彀你們過一輩子了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可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的賈璉道何苦來不犯着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个墳燒張紙

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个男女留下也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眼總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為你想得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个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得女人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就沒有計較前日太太

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壻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

試他心裡沒有甚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个老東西太
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
此且不做一声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
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
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麽大事
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做媒打發兩个
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
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
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

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也霸道了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到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槩赶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个錢也不依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个還等錢做什麽不

過為的是日用出得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个了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裡去了如今到落了一个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个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拿了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

禮兒擄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墳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变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做了一个夢說來也可笑夢見一个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

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个小内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够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

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

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
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个金項圈拿出
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个
錦盒子來裡面兩个錦包袱包着打開時一个金累絲攢
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个點翠嵌寶石的兩個
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
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
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
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

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應慢了些他便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个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咱們寧可疏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常不是只是一時

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个不知賈璉道横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再去打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説閑話因又説起家道艱難便趂勢説人口太重了不如揀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粮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説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説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曲些該使八个的使六个

使四个的使兩个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許多的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孳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的到這个上頭前兒官媒拿了个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兒子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他昨

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声去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别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脫得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一个人賈璉道他小子原來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

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回房命人喚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合他說何等体面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嘗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的意呢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然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嘗教他就是了這裡

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準如今又見旺兒每每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个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个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唆賈環去討一則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个了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好的遂遷延住不說意思便

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丫頭一个與寶玉一个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〻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窓屜不曾扣好榻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丫環上好方進来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寳玉正纔睡下丫環們方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擊着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

小鵲不答直往房内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麽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麽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這般如此在老爺前説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説話着寔留神説着回身就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寶玉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内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别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

半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籌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于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

隨忘未曾下若功夫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燥自己讀書不知緊

要却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給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

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心且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金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

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脫此難正好忽逢此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箇機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謅屁你們查得不嚴怕躭不是還拏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个人見的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

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眾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眾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圍花園墻外各班房上夜的小厮們于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細看查訪賈母鬧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

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鬥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為熬困起見遞來漸次放蕩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

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為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除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畧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黙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

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狗私忙至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内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

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媽媽素日原不顧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

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會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閑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就往園內散散心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

手內拿著个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著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痴丫頭又得了个什麽狗不識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的只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綉香囊上面綉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

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便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打架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是以笑嘻嘻走回忽見了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个說的巧真个是狗不識呢太太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石後拾的邢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總是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

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自己便塞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于聲色且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無法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

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小姐
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
共知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
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
週接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
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這般
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丫頭是
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
十分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

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淨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就是你哥哥嫂子也不顧恤一點兒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了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累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

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迎春道何用問是他拿去暫過一肩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放上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性格所以總這樣如今我有个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綉橘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

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為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一進院門就聽見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綉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

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先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纔連寳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况是我一個人我自已愧還愧不來反去討燥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說又鋒利無可回荅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

向綉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大張勢了你滿家子筭一筭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偺們就這様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个少了那个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筭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綉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

我且和你算算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你不能拿了金鳳來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道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免強

過來帮着綉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几個人較口探春從紗窻内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内不勸而自止了遂趂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纔剛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道沒有什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

探春笑道我總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綉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同怨姐姐一樣偺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

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累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不好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裡大声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

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名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曲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快吩咐我那玉柱兒媳婦方荒

了手脚遂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又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

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妙筭威逼着去討情和這
兩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
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
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
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
日就說這話出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
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脣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
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嫂姑
娘怎麼樣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

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麽法子他們的不是了乃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沒有个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个决斷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使太太們生氣任凴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堦陛尚談因果

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許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况我哉一語未了只見又有一人走来不知是那个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人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錢兩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

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獨去單爲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你病的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此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

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罣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閑一時心

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你的話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了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病好了我也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

管那裡先挪對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使用我回沒處還挪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唐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可巧來送漿

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幾个小丫頭来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身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别委曲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偺們短些又别討没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来送去完事賈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偺

們也要使喚鳳姐道銀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偺們過失正在猜疑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吒異不知何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已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忙應了一声帶

着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台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泪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來説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泪如雨下顫聲説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

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輕年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拾得倘或丫頭們拾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拾着出去說是園內拾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

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理這香袋是外頭做女工綉的帶這穗子一槩是市賣貨我雖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肯要這劳什子自然是有好的再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有也只好在家裡焉肯在身常帶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雖年輕不尊重亦不能糊塗

至此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筭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他們也常到園裡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四則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个小姨娘來如嫣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他不筭甚老也常帶過佩鳳等人來又焉知不是他們的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不成焉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

可知不但我没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如今却怎麽處你婆婆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个死鳳姐道太太快别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氣暗暗訪察纔得確實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做胳膊折在袖裡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

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
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
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
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
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
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
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
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餘者竟是
小鬼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

依雖然艱難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還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服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

曾照曾比別人强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耽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王善保家

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机他就立起兩隻騷眼睛來罵人妖妖嬈嬈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的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

對了檻兒這个了頭想来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了頭們共揔比起来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對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況且又出來這个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

麝月扶侍寶玉不必来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来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

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个聰敏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對只說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情問襲人麝月兩个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扶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

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這話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閒了大家頑一回子就散了至于寶玉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个人我閑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寔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房裡睡覺等我

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

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个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个猛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了頭們房裡搜尋想来誰有這个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别的那時翻出别的来自然這个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荅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入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

從上夜的婆子處来抄揀起不過抄揀些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賍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来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来問是何故鳳姐道丢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

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往別處去鳳姐道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

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𠀋𠀋寶玉的舊物沒甚闗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别處去說着一逕出来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断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个自然豈有抄起親戚来的理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舘内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来不知為甚事纔要起来只見鳳姐已走進来忙按住他不叫起来只說睡着我們就走這邉且說些閑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

到了鬟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副寶玉常換下來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善

保家的聽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嬛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丢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嬛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

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何必生氣因命了鬟們快快關上了平兒豐兒等先忙着同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了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麽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

曾議論甄家自望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泪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們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

紅樓夢　第七十四回　十五

果然到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趂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承筭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自為衆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他自恃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別

个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咱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會生事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着你

們欺負他就錯了主意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着便親自觧衣卸裙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看省得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翻賊贓了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麽我就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个沒意思在窓外只說罷

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
娘家罷這个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嬛道你
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對嘴去不成侍書等聽說
便出去說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的造化了只
怕你捨不得去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
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
還算侔的背地裡只不會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
姐直侍扶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春塢來彼

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㜕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麽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麽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畫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

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个可以傳的怕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扯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

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次方可這裡人多若不拿一個人作筏子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可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肯和這了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

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于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丫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手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閤箱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什麼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

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摠遞與鳳姐鳳姐看時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个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

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个賬竟筭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免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

又氣又燥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着他道你老可聽見了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如今據你該怎麼樣這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可鑽鳳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你老娘操一點心兒他鴉雀不聞給你們弄个好女壻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息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俱笑个不住又半氣半瘋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

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个婆子監守且
帶了人拿了賍証回来且自歇息等明日料理誰知
夜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来遂
掌不住請醫胗視畢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嬷嬷
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
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来看鳳姐坐了一
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
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
一槩要来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

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要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扶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

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
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
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總
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
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
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何況你我二人之
間我只道保住自己就彀了以後你們有事別累我尤
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
這四丫頭年輕糊塗只我不信你們聽這一夕話無原

無故又沒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獃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个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你們更不能悟的了尤氏笑道你倒好總是才子這會又做大和尚又講起悟來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心冷口冷的人惜春道古人曾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

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麽叫你們帶累壞了我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麽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到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的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净尤氏也不答

應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見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紅樓夢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个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个女人氣色

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

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趂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已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个奶奶不嫌髒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了頭只灣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麽沒規矩那了頭赶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彀使了李紈聽如此說便知

他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声

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沐已畢大家吃麪茶李紈聽說這話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别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麽不是呢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

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算好偺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鷄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悔氣偏是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灶來了因問

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四丫頭也不犯囉唣你
却是誰况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
因笑道你别粧老寔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
的你不必畏頭畏尾寔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
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著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
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
探春道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
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
道這是他的偏僻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的又告

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著我
就打發媽媽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
我說王善保家的捱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
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做且
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佔着前頭用
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
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
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不自在
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

娌兩个病著今日怎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咱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凉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箸捧飯賈母見自已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吩咐過幾次蠲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

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麵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賈母咲道我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畧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

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
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有稀飯吃些罷了尤氏早捧過一
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
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狸給平兒吃去
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待
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閑話行食
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
吃的仍是白秔飯因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
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

鴦道如今可都是科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可着吃的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来衆人都笑起来鴛鴦道既這樣你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来添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个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来

走至大門前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来帶着小丫頭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嬛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来赴賭之人向銀蝶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个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帶了丫嬛媳婦也都秉燭接了出来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就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扶侍的小厮們

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耍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声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遊玩曠朗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个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个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来射鵠子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

些且都在少年正是鬪鷄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于是天天宰猪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厨役好烹庖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悮矣武事當習况在武蔭之属遂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来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為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而已至後漸次加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

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𨚫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皆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新快又有幾个在當

地下大桌子上打么番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扶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孌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得粉妝錦飾今日薛蟠又輸了一賬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賬完了算來除了番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打么番的未清先擺下一棹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邢傻舅傻舅輸家沒心緒吃了兩

碗便有些醉意嗔着兩個孌童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兎子這是怎麽的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狠是狠是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喚命快敬酒陪罪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勢就親敬如活神仙一時沒了錢勢也不許去理他況且我們年輕又居這个行次求舅太爺饒恕我

們就過去了說着便舉着酒俯膝跪下邢大舅心內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不理衆人又勸道這孩子是寔情若不喝這酒叫他怎樣起来舅太爺已掌不住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再不理他說着方接過來一喝就乾迫邢大舅酒後勾起往事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賭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為錢這件東西混賬利害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裡我母親去世時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他把家私都攀住

帶了去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甚艱窘三家姐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是要賈府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我沒錢賈璣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打么番的也歇住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老舅我們竟不曾

聽明白且告訴我評評理邢德全把兩個孌童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少年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且問你這舅太爺是輸了幾個錢並沒有輸掉了𣬈𣬠怎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小挨刀的再肏攮了黃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麽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

着送罷我還有別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偺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尤氏道我倒不愿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鳳了頭又睡倒了我再不去越發沒个人了佩鳳道爺說若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旣這樣快些吃了飯跟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倒不知

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
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偹了桌菜菓品在
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作
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
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豁拳
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便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
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化唱曲喉清韻雅真令人
魄散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
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

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竦然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裡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颯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撑持得住些其心裡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來勉强又坐了一會也就

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
侄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内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
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
舊閉上門看著鎖禁起来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
府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與賈母
取笑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来了都
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珍方在近門小杌子上告
了坐警身側坐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
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樣式好而且弓

也長了一个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賈珍忙答應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說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知今年怎麽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已上了偺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掛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菓月餅

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
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
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
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
忙著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
閑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
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
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于
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子秉著兩把

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至主山之峯脊上便是這座敞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于廳前平台上列下椅棹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半棹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偺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

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出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倒要聽是何笑話賈政見賈母喜歡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

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願罰賈母道你且說來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多吃一杯賈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說道這个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个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

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
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
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脚髒只因昨兒喝多了
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
母與衆人都笑了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
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
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
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自踧踖不安今花偏又在他手中
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

正經的不會只慣油嘴貧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别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若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氷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意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麽樣賈

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
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巳後越發上心了
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个老嬤嬤出去吩咐小厮們把
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忙拜謝
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
一首呈與賈政看時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
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于是大家歸
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
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

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个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鉄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甚遠怎麽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賈母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裏住了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

今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
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與賈政
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
意遂不悅道可見弟兄相像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
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又是一个難字却
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
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得賈赦等都笑道拿
詩來我瞧便連聲贊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
來僧們這樣人家原不必那寒窻螢火只要讀些書

紅樓夢　第七十五回　十八

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偺們侯門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侯着你們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賈政等聽

了方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侄們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紅樓夢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悽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並而為一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家去圓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

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鬧熱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二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

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我總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總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毡毯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勾了說畢剛總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

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團圓圓如何為我担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

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别送竟陪着我罷你教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荅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来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趂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静真令人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默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賛不已于是

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胷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荅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兜巾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

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
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戴
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
陰裡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
寂然而坐夜静月明衆人不禁傷感忙轉身陪笑發語
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
說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强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
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
個眼睛二兒子只一个耳朶三兒子只一个鼻子眼四

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个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方住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寔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

你也去罷我也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
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
下這裡衆媳婦收什杯盤却少了个細茶杯各處尋覓
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拏了
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
有打碎只怕跟姑娘們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
問問他們去一語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
得是翠縷拿着的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到了
甬道就遇見紫鵑和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

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一个
茶鍾那裡去了你們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
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
太總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
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裡
走了一走如今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
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
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麽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
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家伙這裡

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睡去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泪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

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已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横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咱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不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

這凸凹二字歷來用得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

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了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他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蓬底下賞這水月何如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罝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

影上下爭輝如　身于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鄰鄰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舡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咱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箇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

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韵湘雲笑道這倒別緻于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个作排律的少只怕牽强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咱們誰强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得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

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寔寔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了出来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躭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

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强對个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會拏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道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思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

一想笑道彀了幸而想出一个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

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个字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明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

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兎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壺漏聲猶滴
晦朔魄空存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个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个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个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的一聲却飛起一个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个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窓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麽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河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撈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个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于淒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得推砌牽强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咤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

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我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于頹敗淒楚此亦関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个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个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

起來現去烹茶忽聽扣門之聲小螺忙去開門看時却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个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个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後頭到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个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个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了環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却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

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總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若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

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閑屏投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寞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性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丫嬛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

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擇席之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

躺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却是你病的原故下文什麽再詳分明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紅樓夢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

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听就隨手混擱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來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个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得這个請太太自看除這个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芦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用呢王夫人听

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
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
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所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
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稱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
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
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記上記號來一
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包都各包好記上
名字但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連三十換也
不能得這樣的了但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

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已成了灰了如今這个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个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倒好王夫人听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向周瑞家的道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

三段鑲嵌上芦泡須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
鋪子裡常與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
托个夥計道去和参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咱們
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
難為你親自走一盪明白于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
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
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
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已用反倒各處尋去說
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

濟衆散人總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識面的人家得了這个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這話極是一時實斂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傍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撿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已是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雖驚且怒却又思司棋係迎春丫頭乃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个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粧个忘了日

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
似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證與
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个了頭來豈
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該說
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呢豈不糊躭擱
了倘或那了頭臊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
三天都有个偷懶的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
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
的那些妖嬈周瑞家的听說會齊了那邊幾个媳婦先

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听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难捨但事関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漫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难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々家体面些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大不是我

還十分說情留下豈不連我完了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个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與姑娘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說个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个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拏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

面也擦着泪一面遞與司棋一个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个與你做个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得更哭起來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嬸大娘們好歹略徇个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大樣如今那裡工夫去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

經事呢誰是你一个衣包裡爬出來的辞他們做什麼
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筭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
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往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奈
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而入
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
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
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
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
玉素昔行為又恐勞叨悞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

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遵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做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却怎麼的好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統那幾个媳

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去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麽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

紅樓夢　　第七十七回　　七

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趣愿的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丫頭們

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做粗活了頭們个个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嬤嬤指道這一个叫蕙香又叫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个不怕燥的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得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

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个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了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耶律雄奴老嬷嬷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總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王夫人冷笑道你還强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丫頭五兒了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

來了你們又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裡的人你連你乾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撿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

事我一概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總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撿搜撿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又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下自不敢多言一直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听如此說方回來一路打算誰這

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第一件大事乃推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〻漫漫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听了人的誹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

紅樓夢　第七十七回　十

些在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也似的人心不安靜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粗夯夯的倒是寶玉道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忌諱的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听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畱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

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不可不防寶玉笑道你是頭一个出了名止善止賢之人他兩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孟浪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于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人未免奪占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得比人強也沒甚妨碍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悞說畢復又哭

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熱娘只有一个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灯我們偶說一句妨碍的話你說不利

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寶玉道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好的一棵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說又笑起來說我待不言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檜墳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墳前之松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

千百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治則榮凡千百年了枯而復生者幾次這不是兆應小題比就有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端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个什麼東西就用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越不過我次序去便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摀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

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起這事別弄得去了三个又饒上一个襲人听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寶玉道從此休提只當他們三个死了如今且說現在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的悄悄送還他去再或有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听了笑道你太把我看的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總把他的衣裳各物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襍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

錢也給他去寶玉听了感謝不盡襲人笑道我原是从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玉听了他方纔的話忙陪笑撫慰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出了角門央一个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無奈寶玉死活央求又許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去這晴雯當日係賴大買的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家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後來給了寶玉

晴雯也不記得家鄉父母不知有个姑舅哥哥因賴家
收買厨役纔得進來方知是覿賴家的給他成了房豈
知他一朝身安任意吃酒賭錢不顧家小人人都叫他
是多渾虫他這妻子就是燈姑娘生得幾分水色淫浪
不堪那灯姑娘吃了飯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
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草簾
進來一眼就看見了晴雯睡在芦席上幸而衾褥還是
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已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
手輕輕拉他悄喚兩声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

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双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杯我喝渴了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寶玉听說忙拭泪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炉台上寶玉看時雖有个黑砂吊子却不像个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茶碗未到手内先聞得油羶之味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用些水

洗了兩次後又用水汕過方提砂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大不成茶晴雯伏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寶玉听說先自嘗了一口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了下去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不如意今日這等看來古人說得好惜福得養身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一面想一面流淚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

橫竪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密約勾引你如何怎麽一口死咬定我是個狐狸精我大不服今日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總在一處的罷了不想憑空生出這一節事來有寃無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手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泣道且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可惜這几個指甲好容易養二寸多

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摸了一把剪子將左手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往被窩裡將貼身穿着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巳後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躺着也就像在怡紅院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只是擔了虛名我也無可如何了寶玉聽說忙寬衣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旣擔了虛名越發如此也不過這樣了一語未了只見他

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个的話我已都听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麽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麽寶玉听見嚇得忙陪笑央道好姐姐快別高声他伏侍我一塲我私自來瞧瞧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不叫我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在炕沿上却緊緊的將寶玉摟在懷中寶玉那裡見過這个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灯姑娘乜斜了眼笑道呸成日家听

見你風月場中慣做工夫的怎今日就反赸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放手有話咱們好說外頭有老媽媽听見什麼意思灯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已叫那婆子去到園門等着呢我等什麼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个好模樣兒竟是沒藥性的炮灶好粧幌子去罷了倒比我還發赸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槩听不得的就譬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你們素日偷雞盜狗的我進來一會子在窗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的誰知

你兩个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曲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且放心已後你只管來我也不囉唣你寶玉听說纔放下心方起身整衣央道好姐姐你千萬照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出來又告訴晴雯二人只是依依不捨也少不得一別晴雯知寶玉難行遂用被幪頭總不理他寶玉方出來意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天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即進園來了明日再作計較因仍入後角門小厮正抱鋪蓋裡邊嬤嬤們正查人若

再遲了一步也就關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
到了自己房中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
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
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
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
寶玉狎暱較先小時反倒疎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
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
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邇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
房寶玉夜間常醒又極膽小每醒必喚人因為晴雯睡

叫警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于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獃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的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連声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一衣來時你也曾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如今晴雯

雖去了這兩个字只怕不能去的說着大家又卧下寶玉又翻轉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朦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别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你就知道胡鬧被人听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听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

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要帶了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一句別傳錯了你們快飛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麪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飛再叫一个人去叫蘭哥兒去也要這樣說裡面的婆子听一句答應一句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門分頭去叫襲人听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已已起來了听得這話忙促人舀了臉水催宝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服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新鮮衣服來了只

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〻前來
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忙行定省之禮
賈環賈蘭都見過了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說道
寶玉讀書不及你兩个若論題和詩句這種聰明你們
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强你們做詩寶玉須听便助
他們兩个王夫人自來不曾听見這等考語具是意外
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
芳官等三个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
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

蕊官三个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
當是小孩子家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
了誰知他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
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頃賞
給別人做女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听了道胡說
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入進去的麼每人
打一頃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
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送供尖來因曾留下水月庵
的智通地藏庵的圓信下未回听得此信就想要

拐両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
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
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入也要知佛法平等我佛立
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這兩三个姑娘既然無父母家
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
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
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
人原是个善人起先听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之談
恐將來熬不住清淨反致獲罪今听了這兩个拐子的

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那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倫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兩个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一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个姑子

叩了頭又拜辭了〻〻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强了反到傷〻怜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个女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D60 124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个晴雯那个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个

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會戲的口裡又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使再挑上幾个來也是一樣賈母听了點頭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个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

代
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体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

且不明說者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爲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誤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省晨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

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
了　、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
等事又說寶了頭怎麼私自回家睡了你們都不知道
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个新進來
的奶子也十分妖喬我甚不喜歡他已說與你大嫂子
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了頭
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
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
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必是有人

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个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去必為着前夜搜撿衆丫頭的原故他自然爲信汶園裡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

我們又不安　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个心
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
已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
的事以觧他疑竇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
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
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家裡兩个靠得的女人又病
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明講
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
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是休為沒要緊的

事反疏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不好了。並沒為什麼事要出去。我為的是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二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親了，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料理。姨娘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裡來睡

原不　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皆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共相頑笑針線皆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故那園子裡也有太太一時照顧不到皆有關係惟有少幾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也不為失了大家的体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

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因說他父親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个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个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个檀香小護身佛

來說這是慶國公单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計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不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的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疎散疎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听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个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辞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着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

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襖内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不听、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丢了你不成因命兩个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个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

房四寶一个捧着冠袍帶履成个什麼樣子寶玉听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个小丫頭到一石後也未怎樣只問他二人道我自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个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来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來小丫頭道沒有听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听真

傍邊那一个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怎麽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所以我拚着挨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也應[illegible]着那些兒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目養神見我去

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
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
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
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勅命我去
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寶玉須待未正三
刻纔回家只少得一刻工夫就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
死之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拘人魂魄若要
遲延一刻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水那鬼只顧搶
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少待个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

的神仙來名請豈可捱得時刻我听了這話竟不大信
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
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
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
个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单管
一樣花神這了頭听了一時謅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
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
已曾問他是管什麽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
的他說天機不可洩漏你既這樣虔誠我只告訴你你

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了天机五雷就來轟頂他若問受何几他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听了這話不但不以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來正值麝月秋紋找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來往前次之處去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

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僱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為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未回寶玉走來撲個空立了半天別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鬟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苑中

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撇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忽見幾个婆子出來究問原故婆子回說寶姑娘出去了這裡叫我們收拾看着從此你老人家省跑些路寶玉聽了怔怔了半天因看那様光景不覺傷感如今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个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了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

紅樓夢　第七十八回　十

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衆幕賓听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以戰攻鬭法之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藝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

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謂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衆詭譎智術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衆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

棠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难我意亦當殞身于王爾等有愿隨者即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各散衆女將听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个首賊後來大家見不過是幾个女人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个不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驚駭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

衆位听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寔在可羨可奇
寔是个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總是說着早有人取了
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个字便成了一
篇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奬
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
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礼部備請恩奬所以他
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听了這新文所以都要
做一首姽嫿詞以誌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

談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說了竟應在本朝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已到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絶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鐵為腸
捐身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

還不大甚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奬了只是不肯讀書過失因問寶玉怎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似不稱近体這个題目必須得古体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听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毎一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体式或

擬溫八义挐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
恨歌或擬詠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
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
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捶你的肉誰許你
先大言不慚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
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体賈政道休謬加奬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听了這兩句便多吁妙好个不見塵沙起又續了一句俏影紅灯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难舉

衆人听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

也在座見共姣而且聞其香不然何体貼至此寶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姣怯之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蕩而且這句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姣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這些堆砌貨來唐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

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乎寶玉听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著再續寶玉道使得的我便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

D61

發塗了我再想别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听了便喝道多々話不好了再做 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听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々怯　脂痕粉漬汚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个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道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是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濃桃臨戰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声夜氣凉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寔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悲傷
天子驚慌下殿走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猶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環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比俗人去靈前祭奠不更覺妙麽」想畢便欲行礼忽又止道雖如此

非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齊整奠儀周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彼此相投之懷若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竟也還別當有一派的情場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蘋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辭也須另有己見亦必須洒淚泣血一字一句一悲一咽寧可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切況且古人多有大言招魂離騷九辨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何不以言誌痛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

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掛于芙蓉枝上涕泣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群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思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

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栖息晏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初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体則氷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仰咸恵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妬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尔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咏

謠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既懷幽沉
于不盡復含罔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
沙直烈遭危巾幗慘于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
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却死之香海
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
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
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
之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鳷鵲徒
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

屬節自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
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
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
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
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促迷屏
後蓮亦無聲鬥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
綵袖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illegible]熨昨承嚴命既
趨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遣拋孤柩
及聞慧棺被燹慚違共穴之情石椁成災愧遠同

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煙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淚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之有妬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

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月以臨

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闚馥郁而飄
然兮紉蘅杜以為佩耶眩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
以為璫耶藉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蘭膏
耶文瓟瓠以為觶斝兮漉醽醁以浮桂醑耶瞻雲
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
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際兮捐棄予于塵埃
耶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
心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寢
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

而又奚乾耶悲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
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
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烟蘿而為步障列鎗蒲而
森行伍警柳眠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
桂岩宓妃迎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徵嵩嶽
之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
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
筥發軔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
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

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怏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頭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嬛回頭看時却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個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人声到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内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荅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過于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麽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

在那裡倒要細細一讀長篇大論不知說些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窗槅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愚人蠢子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但你若居此可以我寔不敢

當說着又接連說了一二百句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牕即可為你之牕何必分晰如此生疎古人異姓陌路尚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這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到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牕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環薄命如此一改雖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

我的了頭何用作此語況且小姐丫環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箅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窻下我本無緣黄土壠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雖有無限的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来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兒那家人家来拜

允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来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咱們只顧獃站在這裡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嬤嬤們来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来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来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

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来亦係至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壯弓馬嫺熟應酬權便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有室賈赦見是世家子侄且人品家當相稱遂擇為東床姣壻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十分願意但想来攔阻他亦未必肯聽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父親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悪孫

家雖是世交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才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去了興頭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

牕寂寞屏帳倏然不過只有几个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之可比既領略得如此寥落悽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声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况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〻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〻香菱拍手笑嘻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〻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奶〻使人找你鳳姐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〻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

个晴雯姐〻也沒了到底是什麽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〻這地方好空落〻的寶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〻說完了正經事再来寶玉道什麽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為你哥〻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麽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人家了

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〻上次出門貿易時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户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户先前日説起来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等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单有幾十頃地獨種桂花凡至長安那城裡城外的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

没了只有老奶〻帶着一个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没有哥兒兄弟可惜他這一門竟絕了後寶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麽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来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通家來往從小兒都一處厮混過敘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〻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〻出落得這樣又是哭〻〻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

字所以你哥々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裡老朝奉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々一進門就咕々唧々求我們奶々去求親我們奶々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乱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个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到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什麼話咱們素日都是斯抬斯敬今日

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〻都說你是个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〻的站了半日思前想後不覺下起淚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来一夜不曾安穩種〻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体發熱此皆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故成一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〻親来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

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来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
漸〻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方可
出門行走這一百日内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
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狗的火星乱迸那裡忍耐的住
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
因此和這些丫環們無所不至姿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
裡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
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寳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
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寳玉思及當時姊妹耳

髫廝磨從今一別總得相逢也不得似先前那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惶迫切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些丫環們廝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也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為寶玉有意唐突于他從此倒要遠避着些免幾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

靜些二則又得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裡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小心扶侍原来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个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个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

性在家和丫環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以為要做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拏出威風來纔彈壓的住又且見薛蟠的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灶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立旂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

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个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个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兒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己行了金桂便哭如酒醉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

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花朵還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總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ミ氣ミ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ミ如此說越發得意更裝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軟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總漸ミ的哄轉

過金桂的心来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起来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来倚嬌作媚将及薛姨媽後将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隨机應变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荅忘記金桂便不悦說有意欺瞞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荅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个名

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噯喲〻奶〻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話說金桂听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味〻兩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来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多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芦

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環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請罪說一時順了嘴奶〻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麽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〻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体俱屬奶〻何碍

换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〻說那一个字姑就用那一个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我香菱笑道奶〻有所不知當日買了我来時原是老奶〻使喚的故此姑娘起的名後来自扶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〻益發不與姑娘相干况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許多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〻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

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環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如今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他疎遠之時便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這日晚間薛蟠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

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拏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个人的腔調兒都彀使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饞癆病似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麽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盖臉便趁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来給你金桂笑

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越發放大胆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个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〻扯〻的起来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来原来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兒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

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
我屋裡將我的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
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子忘記在屋
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
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
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
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為
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
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

說嘴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变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赶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尸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恨得只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

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来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扶侍又罵說你那沒見識面的主子見一个愛一个把我的霸佔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了罷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黄了寶蟾之事忙又赶来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無奈之際秋菱只得依

命剛聽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概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漫漫的擺佈了來那時可别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来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閙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内抖出个紙人来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肢骨縫等處于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

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何敢進我房來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〻肯認依我說竟糊涂个不知道大家丢開手罷了横竪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个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

来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来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来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走来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来了這了頭扶侍這幾年那一件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个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他婆々這樣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声喪氣大哭起来說這半个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

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

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

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

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

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

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

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事公婆難斷床幃事了因

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

体面些兒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

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听了這話便隔着牕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賣人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个拉着一个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

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環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听說氣的身戰氣噎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牕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家听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人我到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拏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

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到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唉声嘆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笑話哥々嫂々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干凈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

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
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
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到園去了把前面
路逕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
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
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竟釀成乾血之症日
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
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胆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毆
那金桂便遞身教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頸項薛

蟠也寔不能下手只得乱了一陣罷了如此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長起威風来又漸次尋嗔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服低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来金桂氣急甚至于罵再至于打他雖不敢還手便大撒潑打滚尋死覔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于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来鬥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

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
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
樂的我爲什麽不樂薛家母女揔不去理他惟暗地裡
落泪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我
一時沒了主意于是寧榮二府之人上〻下〻無有不
知無有不歎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
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
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之至極因
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乃正遇見迎春奶

娘来家請安説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在背地裡淌眼泪只要接了来家散誕幾日王夫人因説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来也曾説過的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説時賈母打發人来找寶玉説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〻听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个老嬤〻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于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生性怯懦不

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〻的焚過紙馬錢粮便退
至道院歇息一時飯畢衆嬤〻和李貴等圍隨着寶玉
到各處散誕頑耍了一會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
歇衆嬤〻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
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
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〻俱備
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熟慣都與他起了一个混號喚
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
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來得

好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古記的說一个與我們小爺听〻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别𢯱仔細肚子裡麪觔作怪說着滿屋裡的人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茗烟道我們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話喇〻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哥兒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醺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〻只听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麽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底細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

味君臣相際溫凉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到有一種病可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灾無不立效若不效哥兒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听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因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

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茗烟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茗烟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方子沒有王一貼听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有方子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漫些兒不能立刻見影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

湯用極好的秋梨一个氷糖二錢陳皮一錢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吃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竪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横竪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著寶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睡罷了有什麼関係說着你們笑了就值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

的我有真的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紙錢散福功課已完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了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〻啼〻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三四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

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〻在時希異上我們的富貴赶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強壓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到沒的叫人看着赶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〻咽〻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泪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〻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

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嬸〻這邊
又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个結果王夫
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〻
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
子還在園裡住得一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
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
輕的夫妻鬥牙鬥齒亦是泛〻人之常事何必說這些
喪話仍命人忙〻的〻什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
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〻跟前走漏一些風

以下據《蒙古王府本石頭記》補

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娥妹了環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了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别更覺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懶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强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雜只面情塞責而已且聽下回分解